



畢倚虹著
黑暗上海

卷之三

第六集
上海畫報館出版
上海報行

上海畫報

本報爲畫報三日刊
 之鼻祖撰述者有寒
 雲林屋天笑紅蕉丹
 翁秋蟲漱六山房瘦
 鵲梅生吉誠炯炯諸
 君價直可見彩色道
 林紙精印定價外埠
 全年五元半年二元
 五角三分一個月一元二
 角五分本埠全年四角
 四角半年二元二角
 三個月一元一角一
 個月四角
 總事務所上海同孚
 路大中里五百號
 訂閱諸君皆可按照
 所交報費之多寡取
 閣出版部各種書籍
 不取分文一舉兩得

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黑暗上海第六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畢 倚 虹

總發行

上海同孚路大中里五百號
 上海畫報出版部
 電話西三千八百三十五號

經售處

上海望平街七號
 上海畫報本埠發行所
 電話中七千七百六十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經中外各大律師保
 護版權幸勿翻印嘗試

外埠每冊郵費一分

黑暗上海第六集(回目)

第廿六回

一封書阿翁驚棒喝

三萬兩大婦嫁姘頭

第廿七回

販土揩油捕房破案

吞煙吃醋情海生波

第廿八回

朱寡婦三更迎豔女

疝將軍半夜鑿春冰

第廿九回

春夢一場重落卑田院

威風八面裝點縣衙門

第三十回

老祖宗壓倒小流氓

紅戲子鬨動全上海

社會
小說 黑暗上海（第六集）

（江紅蕉賡續）

第二十六回 一封書阿翁驚棒喝 三萬兩大婦嫁姘頭

話說金五少奶奶要同金五官離婚請了弗岡黎律師一面托黃子材弄錢租房子黃子材同他開好了英球旅館三十八號房間他這天夜裏回去齊了些衣服首飾到明天一早八點鐘摸樣拾了皮包出來剛走到大門前却看了一人正要上汽車金五少奶奶不禁一嚇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金五官的老子金曉仁的便是金曉仁因爲今天有件要緊案子在早晨開審所以他早一些到衙門有件事體還要同當事人商量當事人是個婦人家裏沒有人了只因他的丈夫是個浪蕩的人物在外

間弄上了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就要同他離婚離婚的理由是說他的妻子來了幾年不曾生過孩子而且想把妻子的錢財首飾一齊吞沒原來那個婦人因為家裏沒有人財產都歸他一人嫁的時候帶過去的產業很多如今他的丈夫同他離婚想把許多產業全都吞沒那個婦人嚇得沒法所以尋到金曉仁那裏金曉仁在上海灘上中國律師淘裏是數一數二有名人物他接了這件案子已經開過庭對方的律師實在不是他的對手今天開了庭大約就可以判決形勢上是對方輸定的了心裏很是得意所以老早就乘汽車到衙門了剛正要踏上汽車的當兒却看見他的媳婦提了一只皮包從裏面走出來他覺得很是奇怪心想他從來也不會起過這樣的早起又看

見他手裏提了一只皮包心裏更是納罕便想問他一問對金五少奶奶道你今天起了早起到那裏去啊金五少奶奶立刻回答道我今天到杭州燒香去阿伯你到衙門裏出庭嗎金曉仁道是的這時金曉仁便坐進汽車風馳電掣的走了但是金曉仁是個何等老練的人在汽車裏想他從來也不會燒過香不要說杭州去便是虹廟也從沒聽見他去過怎麼今天突如其來的到杭州燒香呢而且看他神色很是倉皇到杭州去燒香一定是托詞他想到了這層便想到他的兒子老五時常不回家讓妻子外面亂跑總不是個道理今天回去非得把老五尋回來不可他正在這樣想那汽車已到了衙門口金曉仁下車走進去只見那婦人已經在那裏等候了那婦人看見了金

曉仁連忙走過來問他。金曉仁對那婦人道：「今天開了這庭大約是判決了。那婦人道：「看上去可以贏嗎？」金曉仁道：「十份裏九份是贏定了。他們提出的理由都不充足。都被我駁脫了。你等候着吧。停一回恐怕就要開庭了。那婦人聽了，很是歡喜。面上露出一種安慰神情。金曉仁便到律師休息裏坐定。因爲辰光還早，律師休息室裏祇有他一個律師。金曉仁很閑適的吸着香煙。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走進一個人來。金曉仁一瞧並不認識，便也不去管他。但是那進來的人，却走近金曉仁那邊來。輕輕的對金曉仁道：「金先生，我有件事情同你商量，你能够答應我嗎？」金曉仁覺得非常奇怪，打量了那人一回，瞧上去也不像是個下等人模樣。便問道：「是什麼事？」那人道：「就是今天開庭。」

的離婚案子。這件事金曉仁想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知道今天的離婚案子。心裏不禁暗稱奇怪。遂又問道。這件案子有什麼商量呢。那個人頓了一頓。又道。我就是汪崇寶的朋友。今天他托我來想請金先生在開庭的時候。幫一幫忙。他預備重重的謝金。先生不知金先生肯答應不肯答應。金曉仁這時已經明白了。原來是叫自己臨時倒戈的。他想今天已是末一庭了。看上去當然是他們輸定。但是偷使真的答應他倒戈。似乎良心上說不過去。當然的一口便回絕了。那個人豈知那個人還是嘮嘮叨叨的要金曉仁答應。還說道。金先生。你要多少謝儀。儘你開口好了。金曉仁起初倒也很堅決。後來聽那人口口聲聲的謝儀不計不禁也動了心想倒戈。是容易於我無。

損。但是總要合算。須得重重的敲他一下。便對那個人道。那麼你預備多少呢。那人忙道。金先生。你先說一個數目吧。金曉仁便狠命的咬一口道。五萬塊錢吧。那人聽了。躊躇了一下道。金先生。這個數目似乎太大了。能够減少一些嗎。金曉仁道。你要我壞良心。總要這個數目。少了我也不上算。那個人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汪崇寶預備一個最多的盤子。是二萬兩銀子。合起來也差。不多了。金先生。能否商量。就是這個盤子吧。金曉仁想三萬兩銀子。合起來。也有四萬塊多錢。這筆臨時倒戈費。不可謂不大。便就答應了。那個人道。三萬兩銀子。我們分三起交現。在先付金先生一萬兩銀子。還有二萬兩等退了庭。送到府上。再有一萬兩到案子了。結我們贏了。然後送上說着。向身邊掏。

出一個皮夾子。取出一張一萬兩銀子的卽期莊票。交去金曉仁。便藏在袋裏。心裏雖然覺得不安。但是爲了這三萬兩銀子。祇可作一回虧心的事了。不一刻便開庭了。金曉仁因爲受了賄賂。對於對方律師提出的理由。他一句也不駁。本來這一庭就可以辯論終結。這樣一來。形勢上起了變化。就不能早早判決退了。庭那婦人急得哭喪了臉。同金曉仁說。怎麼他們的理由。你先生不駁呢。金曉仁道。他們今天所提出的新理由。很是充足。我一時沒有預備。不能反駁。駁差了。反是不好。那婦人道。咦。他們這幾個理由。就是從前的前天開庭。都被先生駁脫了。怎麼說他們理由充足呢。金曉仁一時倒也說不出什麼話。祇可騙着那婦人道。今天的形勢變了。事情瞧上去。很是棘手。讓

我。回。去。研。究。研。究。有。沒。有。別。的。法。子。說。罷。便。走。出。來。忽。然。想。起。有。個。北。京。朋。友。昨。天。到。了。上。海。住。在。遠。東。旅。館。想。去。請。他。吃。飯。便。分。付。汽。車。天。開。到。遠。東。旅。館。去。看。朋。友。不。提。且。說。金。五。少。奶。奶。在。門。口。碰。着。了。他。的。公。公。他。雖。然。應。付。的。好。賊。人。心。虛。終。究。心。裏。有。些。跳。盪。看。見。金。曉。仁。的。汽。車。去。遠。了。他。便。定。了。一。定。心。坐。黃。包。車。到。英。球。旅。館。裏。開。到。三。十。八。號。裏。放。去。了。皮。包。再。坐。車。子。到。弗。岡。黎。律。師。的。寫。字。間。來。到。了。寫。字。間。臧。魯。仁。已。經。在。那。裏。了。臧。魯。仁。見。了。金。五。少。奶。奶。便。道。你。來。了。很。好。一。壁。便。取。出。一。張。紙。來。說。道。這。是。委。任。狀。我。已。經。代。你。寫。好。你。祇。要。在。下。面。簽。一。個。字。好。了。金。五。少。奶。奶。瞧。上。面。都。是。些。外。國。字。金。五。少。奶。奶。也。不。懂。臧。魯。仁。叫。他。簽。名。他。便。在。角。上。簽。了。一。個。名。字。交。

給。臧。魯。仁。臧。魯。仁。道。你。公。費。先。付。多。少。金。五。少。奶。奶。道。五。百。兩。
吧。臧。魯。仁。道。好。的。金。五。少。奶。奶。便。給。了。一。張。五。百。兩。的。銀。票。臧。
魯。仁。接。了。道。那。麼。信。就。可。以。發。了。便。在。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
給。金。五。少。奶。奶。瞧。金。五。少。奶。奶。瞧。了。一。遍。意。想。不。差。交。還。臧。魯。
仁。臧。魯。仁。道。今。天。就。可。以。發。了。有。了。回。音。我。就。可。以。通。知。你。但。
是。你。現。在。住。在。那。裏。倒。要。告。訴。我。們。不。然。豈。不。是。有。了。回。音。也。
沒。處。送。嗎。金。五。少。奶。奶。不。禁。猶。豫。了。一。下。臧。魯。仁。道。你。放。心。好。
了。我。們。做。律。師。生。意。的。第。一。要。同。人。家。守。秘。密。你。的。住。址。一。定。
不。會。給。人。家。知。道。金。五。少。奶。奶。想。他。們。律。師。總。不。會。告。訴。人。家。
的。便。老。實。對。臧。魯。仁。說。了。臧。魯。仁。道。那。麼。你。可。以。回。去。了。一。有。
回。音。就。通。知。你。好。了。金。五。少。奶。奶。也。就。出。了。寫。字。間。回。到。英。球。

旅館關上房門。打電話到黃子材家裏。是一個。姑娘。來接的。金
五少奶奶。祇得說。是一個朋友。看你家少爺起來了。嗎。那。姑娘。
問道。你是那個。金五少奶奶。道。我是。姑娘。我家少爺。看你家少
爺。請他來接電話。姑娘便去喊了。黃子材。黃子材。一聽。是金五
少奶奶。口音。便問。有。沒有。什麼。事情。金五少奶奶。道。你。現在。就
到。英球。旅館。來。好。嗎。黃子材。答應。了。不。一。刻。黃子材。果然。已。到。
英球。旅館。金五少奶奶。便。同。他。說。律師。委任。狀。已。經。簽。好。了。律
師。的。信。今。天。就。可。以。發。出。但。是。我。的。許。多。首。飾。放。在。皮。包。裏。總
歸。不。放。心。托。你。同。我。押。在。銀。行。裏。吧。或。者。就。算。抵。押。昨。天。的。二
千。兩。銀。子。也。好。黃子材。道。那。是。不。必。的。況。且。你。的。首。飾。就。拿。出
去。被。別。人。知。道。了。要。有。說。話。放。在。你。自。己。身。邊。好。了。不。要。交。給。

我金五少奶奶道：「終究不妥，當我想交給你的好，就是昨天的二千兩銀子，說是你朋友的，總要一些抵押品，不然豈不是你對於朋友面前也不好說？」黃子材道：「既然這樣，也不必把他做抵押品，我同你存到銀行裏的保管庫裏去吧。」昨天的二千兩銀子，我可以來捐一捐。」金五少奶奶這時真是很感激黃子材，覺着他對於自己很是忠誠，便開了皮包的鎖，拿出一只小匣子來，授給黃子材。黃子材接了道：「一共幾件？」金五少奶奶道：「十六件。」又談了些別的話。黃子材道：「我要到行裏去了，讓我先把這件要緊的事兒辦好了，你沒事也不要出來，恐怕有熟人瞧見，立起身來就走了。」金五少奶奶却獨自很無聊的，關住了。趁他在無聊的時候，回轉來叙叙金家的情形。金曉仁在衙門裏。

幹了件虧心事進賬了。一萬兩銀子出來。到遠東旅館去看個北京來的朋友請他吃了飯。又談了一回。兩點鐘模樣回家了。回到家裏便問家裏人道有人送過信來嗎。都回答說沒有。他覺得奇怪。見了他的夫人。又問道有人家送過信同錢來嗎。他的夫人道錢是沒有。有一封信是送給五官的金曉仁。想這封信不會送給五官。這上了他們的當了。不要弄錯了。便道讓我看。看是怎樣的一封信呢。他的夫人便在抽斗裏取了。授給金曉仁。金曉仁一瞧信面上印着弗岡黎律師字樣。一想弗岡黎是個外國律師寫信給五官做什麼。難道有交涉的事嗎。他便拆開來。祇見是一封英文信。如果照着華文的語氣上面便是寫着道。

逕啓者。茲據敝當事人韓貞芸。聲稱自與台端結褵以來。素極和諧。相安無事。忽於去年三月份起。台端遊蕩不務正業。不顧家用。且染惡疾。時常虐待妻子。爲特提出離婚等情。前來請明。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駕臨本大律師公館。協議簽字離婚。幸勿遲延。否則卽行依法進行訴訟。並希台洽爲荷。此上。

金百盾先生

弗岡黎律師啓

金曉仁看完了信。便想起早晨在門口碰着他的媳婦。一種慌張之態。原來是這個道理。不由得大怒起來。對他夫人道。你知道這封信是什麼。却是五少奶奶同五官離婚。這信是律師寫來的。信金曉仁的夫人金老太太聽了。弄得莫名其妙。說道什

麼我昨天還看見五少奶在家裏咧。金曉仁道：「不錯，我今天早晨看見他，拾了一只皮包，走出門去。我問他到那裏，他對我說：『是到杭州燒香。』我就覺得奇怪。原來他出去寫信來離婚，好的這樣一個潑辣的婦人。我就報告捕房，說他捲逃。金老太太道：『這都是五官的不好，自己成日成夜的在外面胡鬧。家裏的妻也管不好，弄得請律師離婚。』我說：『先把他找回來。』金曉仁這時沒了主意，見妻子這樣說，想也不錯，便一疊連聲的叫：『娘，快去喊汽車。』夫阿四、阿四來了。金曉仁道：『你快去把五少爺找回來。』阿四道：『老爺五少爺到的地方多來。』這是不尋處的金曉仁，這時火冒在頭頂上，把檯子一拍，道：『怎麼？我！你去尋你不去嗎？快去！快去！快去！嚇得阿四響也不敢響一聲，出去四面。

打聽金五官的蹤跡。金曉仁因爲一萬兩銀子沒有送來，先已
不開心，却還接到了這封信，倒似乎受了當頭棒喝。他想虧心
錢究竟要不得，如今竟報在眼前，他越想越氣，便去喊阿水問
他，他知道五少奶奶是到裏去了，阿水裝出了希奇的神氣道：
「什麼？五少奶奶不見了嗎？我那裏知道到那裏去呢？」金曉仁道：
「你們都是死人，都不知道。」金老太太看見他丈夫火冒得八丈高，
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便吵。遂道：「老爺，你也不要怎樣火冒，等
五官回來了，大家商量商量。」金曉仁道：「同他商量嗎？都是他自
己胡鬧得太厲害了，所以弄出這種事來。這時汽車夫阿四已
經回來，對金曉仁道：『五少爺尋是尋着了，但是他不肯回來。』金
曉仁聽了，更覺勃然大怒，道：『混賬！他在什麼地方？立刻喊他回

來。阿四道他在牯嶺路佳勝里。金曉仁道他住在那裏幹什麼。阿四道是五少爺租的房子。金曉仁心裏明白。又問道他一個。人住還是別人同住。這時阿四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來。金曉仁。怒道快說你同他包瞞嗎。快說快說。阿四沒奈何祇得說道。五少爺同一個做影戲的一起住着。金曉仁知道一定是做影戲。的女人了。便道快些叫他馬上就來。遲一刻我就叫你滾蛋。阿四不敢多響。祇得再到牯嶺路來。原來阿四同金五官是通同一氣的。平常金五官的事一句都不告訴金曉仁。今天阿四看見金曉仁動了氣。恐怕敲碎了飯碗。只得說了出來。起初以為說了五少爺不肯來就完了。那知金曉仁就要叫他喊來。弄得沒法。祇得到牯嶺路金五官的小房子裏來。金五官的小房子。

眞租在佳勝里原來就是同那個電影女明星羅妙華住着。金
五官怎樣會認識了羅妙華呢？羅妙華在新支那公司裏主演
了一齣「孽海情波」的影片，聲譽鵲起，看了銀幕上羅妙華
曼妙之態而風魔的不知多少人。金五官便是其中的一個。因
此便想認識羅妙華。有一天金五官在卡爾登舞場看見了羅
妙華，恰巧羅妙華這天獨自一個人來的，正在那裏找舞伴。金
五官想機會不可錯過，便做了毛遂自薦。本來金五官的跳舞
是很有功夫的，與羅妙華一跳之後，當然不必說就此認識，由
認識而成爲知交，另租了一間小房子與羅妙華住着，好得羅
妙華是無可無不可的，祇要你肯給錢用，他就跟你秘密住在
小房子裏，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今天忽然看見阿四匆匆的趕

來。面。上。露。着。驚。慌。之。色。金。五。官。知。道。有。些。不。妙。阿。四。道。五。少。爺。
 老。爺。已。經。知。道。了。你。的。地。方。叫。你。快。些。回。去。聽。說。五。少。奶。走。掉。
 咧。金。五。官。弄。得。莫。名。其。妙。想。要。問。個。究。竟。阿。四。道。快。些。回。去。罷。
 老。爺。說。不。定。要。趕。來。咧。聽。說。還。有。封。律。師。的。信。咧。金。五。官。想。上。
 去。總。是。出。了。什。麼。事。故。祇。得。回。去。一。趟。再。說。便。叫。阿。四。先。去。自。
 己。隨。後。就。來。阿。四。答。應。去。了。羅。妙。華。道。什。麼。事。這。樣。急。煞。的。神。
 氣。看。了。叫。人。吃。了。一。嚇。呢。金。五。官。道。諒。來。沒。有。什。麼。大。事。值。得。
 這。樣。大。驚。小。怪。讓。我。回。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事。情。羅。妙。華。道。你。
 就。來。嗎。金。五。官。道。自。然。就。來。的。羅。妙。華。撒。嬌。道。你。騙。我。你。不。來。
 怎。樣。金。五。官。道。那。裏。會。放。生。掉。不。落。你。啊。羅。妙。華。道。你。不。來。我。
 也。有。法。子。想。金。五。官。也。不。去。管。他。自。己。出。來。喚。部。黃。包。車。回。到。

家裏金曉仁看見兒子回來了。把那封弗岡黎的信對金五官面前一擲道：你自己去看吧。整日整夜的在外邊胡鬧，自己的妻子跑了，請律師同你離婚，叫我坍得下這個台嗎？一個老婆也看不好，還有面孔嗎？外面同什麼狐狸精住在一起，這樣的胡鬧，真是不成樣子了。你自己想想這種事怎樣弄法。金五官一面看信，一聲不響，儘他的父親嘮嘮叨叨的說。金曉仁把他兒子罵了一頓，只奈他兒子一句也不回答，他也漸漸的不嘮叨了。金老太太道：你儘是罵他，也沒有用。我說還是想個法子。我們是好好的，人家這種事情說出去不好聽。金曉仁道：問他自己，他也不說有什麼別的法子。今天不許再走，開下半天。我同你一齊到弗岡黎那裏去。金五官聽了，嚇了一跳，想別的不

打緊今天不讓我出去。羅妙華不要怨我嗎？但是又不敢反抗。祇得住在家裏。羅妙華本來今天夜裏想同了金五官到卡爾登去跳舞。等到了下午三點鐘，却還不曾來。心裏不免惱恨，便打電話到金家。金五官接了，羅妙華道：「你是老五嗎？怎麼這時候還沒有來？我等得心焦來，等你回來吃飯呢？」金五官道：「我實在有些事情不能立刻回來，你先吃罷。」羅妙華道：「啊，你出去的時候不是對我說就來嗎？怎麼騙我？」金五官道：「實在生出了意外的事情了。」羅妙華道：「如此說來，卡爾登是不能去了。好的，你專門騙人。」金五官道：「不是騙你……」剛正說了一句，想要再說，不想他的父親在隔壁房裏，句句都聽見，知道同金五官打。電話的不是好路道，便走過來。金五官看見父親來了，嚇得，以

下。的。話。說。不。出。來。金。曉。仁。連。忙。搶。了。金。五。官。手。裏。的。聽。筒。問。道。
 你。是。那。個。聲。音。很。是。嚴。厲。那。邊。的。羅。妙。華。聽。見。換。了。聲。音。知。道。
 不。妙。忙。把。聽。筒。擱。起。了。金。曉。仁。聽。見。沒。有。了。聲。息。遂。也。擱。了。聽。
 筒。回。轉。來。對。金。五。官。道。天。天。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從。來。沒。
 幹。些。正。當。的。事。情。現。在。弄。得。自。己。妻。子。都。走。了。趁。時。光。還。早。我。
 們。趕。快。到。弗。岡。黎。那。裏。但。是。你。的。意。思。究。竟。怎。樣。自。己。先。要。定。
 定。主。意。金。五。官。道。他。既。然。要。走。讓。他。走。好。了。金。曉。仁。道。讓。他。走。
 嗎。倒。讓。他。安。安。逸。逸。的。走。嗎。金。老。太。太。在。旁。邊。道。他。既。然。叫。律。
 師。寫。信。來。當。然。是。走。定。了。我。們。倒。也。不。必。留。他。讓。他。走。好。了。金。
 曉。仁。見。他。們。母。子。的。意。思。這。樣。便。道。既。然。讓。他。走。我。們。就。此。去。
 吧。立。刻。催。金。五。官。同。去。金。五。官。祇。得。隨。着。金。曉。仁。出。發。到。了。弗。

岡黎寫字間臧魯仁這時還沒有回去看見金曉仁忽然來到非常奇怪想他來同兒子出場倒有些難辦便立起來招呼了金曉仁道同金百眉離婚的那封信是貴律師出的嗎臧魯仁道是的金曉仁道臧先生你們究竟拿什麼理由出來離婚臧魯仁道這一層我也不曉得金曉仁道什麼信是你們律師出的怎麼說不曉得臧魯仁起先以爲金曉仁來同兒子開談判如今看見金曉仁其勢洶洶臧魯仁倒也有些不買帳便道我們的理由不能告訴你你們祇要承認不承認離婚好了不承認的我們當然可以法律解決到那時候自然有理由提出來承認的一切由我們律師代表大家條件議好就沒有問題了金曉仁道當事人自己爲什麼不出來臧魯仁道當事人嗎他

用不着出來。他一切事體已經託了我們律師。都由我們律師做主好了。金曉仁這時倒也沒有什麼可以反駁的說話。但是。一時就輒下來答應他離婚。倒也有些不好意思。祇得恨恨的。說道：好的好的。我自自有辦法對臧魯仁道：我們先回去商量了。再說。臧魯仁道：商量不商量。這是隨便你。金先生祇要不過二。十四個鐘頭好了。金曉仁這時心裏火冒得說不出。祇是對臧魯仁道：魯仁你倒厲害。叫你們試試我的手段呢。臧魯仁道：金先生。這不能怪我們。我們律師作主。我是不過他的繙譯罷了。這時金曉仁同金五官坐了車子回家。金老太太問他們怎樣。金曉仁道：我是沒有主意。那個外國律師的翻譯說話很厲害。依我的主張。反告他說他捲逃。金老太太生性是個和平的。

人物說道何必呢。他既然不願登在金家裏，讓他去就好了。金曉仁道：「你不知道，讓他走，他還不肯安安逸逸的走，咧說不定還有條件。」金老太太道：「那是自然，他既然走了，也就送他幾個錢，金五官也道：「給他幾個錢，讓他走了吧。」金曉仁道：「你們既然這樣，我也不來多管，但是送他多少錢，我們也打個底子。」他說出條件來，一定很大的。金老太太道：「這是隨你的主張，至多貼他幾個，便幾個好了。」金曉仁想了一想，道：「我想至多出他三四百塊錢。」金老太太道：「這是隨便你。」金曉仁這時費了許多嘴舌，弄得很是力疲神乏，便躺到榻上去吸煙。金老太太道：「你還要到那裏去嗎？」太辛苦了。我說你定了個數目，讓五官去了，結罷。你也不必去了。」金曉仁道：「他會幹嗎？他一點都不懂。」金老太太

道。你。說。得。他。這。一。點。點。事。也。不。會。幹。何。況。這。是。他。自。己。的。事。體。你。定。了。個。數。目。讓。他。去。講。定。了。這。件。事。就。算。數。了。何。必。你。自。己。再。去。呢。金。曉。仁。心。想。橫。豎。我。說。了。個。數。目。不。許。他。加。出。來。就。好。了。讓。他。去。一。趟。罷。便。道。准。其。兩。百。塊。錢。倘。使。他。們。答。應。的。同。他。們。簽。字。講。不。通。你。可。以。打。電。話。告。訴。我。千。萬。不。要。加。多。金。五。官。道。知。道。了。出。來。坐。了。汽。車。開。到。弗。岡。黎。律。師。那。裏。見。了。臧。魯。仁。臧。魯。仁。道。你。們。商。量。了。怎。樣。金。五。官。道。我。想。讓。他。走。罷。臧。魯。仁。道。那。自。然。最。好。你。本。人。既。已。答。應。讓。他。離。婚。我。們。現。在。議。一。議。條。件。罷。金。五。官。道。什。麼。條。件。呢。臧。魯。仁。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條。件。不。過。你。們。肯。出。多。少。瞻。養。費。金。五。官。道。他。的。意。思。想。怎。樣。臧。魯。仁。道。他。是。要。十。萬。兩。銀。子。你。的。意。思。怎。樣。金。五。官。一。聽。心。裏。

嚇。了。一。跳。想。他。開。口。就。是。十。萬。兩。我。們。的。兩。百。塊。錢。盤。子。不。是。相。差。太。遠。了。嗎。一。時。倒。也。回。答。不。出。臧。魯。仁。催。着。道。究。竟。怎。樣。金。五。官。道。數。目。似。乎。太。大。了。讓。我。打。個。電。話。商。量。一。下。再。說。臧。魯。仁。道。好。的。你。打。個。電。話。問。問。罷。金。五。官。遂。打。電。話。到。家。裏。對。他。父。親。金。曉。仁。道。他。們。開。口。是。要。十。萬。兩。這。件。事。怎。麼。弄。法。金。曉。仁。一。聽。十。萬。兩。厲。聲。道。放。屁。這。樣。的。獅。子。大。開。口。不。要。去。理。他。我。們。的。數。目。不。能。再。加。多。了。金。五。官。一。想。事。情。總。歸。弄。僵。了。搖。斷。了。電。話。道。臧。先。生。這。件。事。不。對。了。他。要。十。萬。兩。真。是。獅。子。大。開。口。數。目。似。乎。太。大。咧。臧。魯。仁。道。最。好。你。們。也。說。一。個。盤。子。大。家。湊。湊。看。金。五。官。道。數。目。太。相。遠。臧。魯。仁。道。你。說。出。來。大。家。可。以。商。量。金。五。官。道。我。們。預。備。一。兩。百。塊。錢。老。實。說。他。既。然。要。

離婚。我們就讓他走。這一兩百塊錢。大家真是免翻唇舌。臧魯仁道。幾百塊錢嗎。這是相去太遠了。這時臧魯仁心裏想。這件事情不欺騙他一下。是不會解決的了。好得如今他的老子不在這裏。非得掉他一個槍花。不可便道。你們至多的數目。可以出多少呢。金五官道。大約沒有什麼上下了。臧魯仁道。那麼你出了三百塊錢罷。再要少是不對的了。究竟離婚事體。你們出一筆贍養費。這三百塊錢總要的了。金五官一想。兩百塊同三百塊。祇加得一百塊多。這一些諒來不要緊。也算了。結了一樁事情。遂道。好的。準其三百塊錢吧。今天就簽字嗎。臧魯仁道。你既然答應了。馬上就可以簽字。請你等一等。我立刻填起草約來。臧魯仁便忙碌了一陣子。授給金五官。瞧金五官。瞧見贍養。

費三〇〇元。臧魯仁道：「不差了嗎？」金五官道：「準其這個樣子吧。」臧魯仁便向書記附耳說了兩句話。命他在打字機上打了兩張離婚證明書，授給金五官。金五官見上面都是外國字，以爲總不錯。糊裏糊塗的，在兩張上都簽了個自己的名字。簽好了道：「這中國字的也要簽嗎？」臧魯仁道：「中國字的不過是張譯文，用不着簽的。」這筆款子，你身邊帶來了嗎？」金五官道：「我身邊沒有帶來。最好到我家裏去拿。」臧魯仁道：「這樣吧，一面也送給韓貞芸女士去簽字。簽好了，我再通知你送銀子來。可好麼？」金五官平日遊蕩慣了，正事毫不注意，一心還在羅妙華身上。便問：「現在事情完了嗎？我要去了。」臧魯仁道：「沒有事了。」金五官便立起身來，就走。他急忽忽的，原來紀念着羅妙華。他想橫豎字已

簽了。不如到牯嶺路去灣灣，遂即到牯嶺路來。臧魯仁見金
五官走了心裏不禁暗笑。想他的老子金曉仁是何等厲害的
人物。今番却吃了虧。咧原來他在草約上數目的下面加了兩
個圈銀圓的號目，又改了個九八規元號目，變做了\$3
○○○就是銀子三萬兩。金五官於英文本來不大十分精
明，看見中國字的草約上明明寫着三百元那裏，知道臧魯仁
弄這個玄虛。當時臧魯仁立刻打電話到英球旅館三十八號
對金五少奶奶道：他們祇肯出二萬兩銀子，你的意思怎樣？金
五少奶奶當然說隨便你好了。我只要二萬兩，你要是辦得好
可以增加多少，就作為酬謝。臧魯仁這一個電話穩穩當當的
賺進了一萬兩銀子。他這時差了自己的車夫送信到愛文義

路金公館說明金百眉簽字認定贍養費三萬兩請於即日付清這封信送到金家金五官却還沒回來金曉仁接到手裏拆開來一看弄得莫名其妙心想這件事準定出了岔子但是金五官還沒回來祇得耐着性子等候他回來問明白了再說一面叫臧魯仁的車夫回去候了約摸半個鐘頭金五官方纔回來金曉仁把信擲給金五官道你怎樣簽的字怎麼變了三萬兩銀子金五官道什麼這是弄差了不會的我加他一百元是三百元金曉仁道我叫你不能加多怎麼你變了三百塊呢金五官道我想二百同三百加得一百元怎麼會弄錯金曉仁道你自己去看信吧金五官便把信箋抽出來一看急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金曉仁對金老太太道這件事出了大岔子都是

你的主張叫他一個人去弄得怎樣快些同你去弄清爽了。再說金老太太道這是不緊的你既簽的三百元怎麼會變三萬兩。我想是可以說得清的金曉仁道不要管他到弗岡黎那裏再說便催着金五官一同坐了汽車趕到弗岡黎那裏。見了臧魯仁金曉仁道他是簽的三百元怎樣變了三萬兩。不是弄差了。臧魯仁道不會弄差的。百眉兄自己親筆的簽字。請你瞧好了。說着便把那英文的草約給金曉仁瞧。金曉仁瞧見確是三萬兩銀子。沒有話說。便道你不應該用這種欺詐的手段。明明講定三百元。你掉槍花。臧魯仁道金先生三百元是律費。想另外介紹一個律師也在這離婚書上簽個字。比較妥當些。怎麼是欺騙你的令郎。也不是十幾歲的孩子。怎麼騙得。

動他。何況這是他自己親筆簽的字。金曉仁道：你用這種手段好的。我也有法子。臧魯仁道：金先生，這是不能怪我的。我們律師的主張，你們令郎親筆的簽字，我不過中間做個傳譯罷了。這筆款子，請你們就付吧。金曉仁這時知道徒吵也無益，祇得自認晦氣，同着金五官回去。還同他的妻子吵鬧，一定要控告臧魯仁，詐欺取財。但是一想毫無理由。證據並且那離婚書上羅馬字三萬兩之外，又明明還有英文三萬兩。This Three thousand only 字樣，真想不到怎樣掉的。鎗花只怪自己兒子。只知遊蕩，連英文數目字都弄不明白。太不掙氣了。這岔子。這事鬧出去，官司勝負是一個問題。丟臉是丟得不成樣子了。橫想豎想，總想不出好法子。挽回咬咬緊牙齒，只得忍痛付了。

三萬兩銀子。祇當那筆家產官司的虧心錢。沒有弄到。把離婚書拿回來。與韓貞芸一刀兩段。永遠脫離關係。老頭子氣得病了。半個多月。從此不許他的兒子金五官。再在外面胡調。這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臧魯仁。當時自己到英球旅館。叫韓貞芸。也在兩張離婚書。簽了字。又叫他簽了張允付四百兩律師費的單子。回去。與金曉仁交涉。完畢。收到款子。就另外打了二萬兩銀子。給韓貞芸。把離婚書也交他收執。韓貞芸另外又付一千兩銀子。算是謝他的翻譯費。此案就此了結。韓貞芸想現在。總算同金家。已經脫離關係。也要告訴一聲。匡六姨太太。想打個電話。給匡家。這時臧魯仁。還沒有走。韓貞芸便打電話。剛正說了一個號頭。還沒有來接線。臧魯仁道。你打給匡六姨太太。

嗎。韓芸貞道。是的。臧魯仁道。你不要打吧。他已經不住在家裏了。韓芸貞奇怪道。怎麼他爲什麼不住在家裏。臧魯仁道。我告訴。你。你。不要說出來。他也托我要脫離匡家了。現在另外住在別的地方。韓芸貞道。他是同姓胡的嗎。臧魯仁點頭。韓芸貞道。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臧魯仁搖頭道。我也不明白。韓芸貞道。那麼他如其到你那裏。托你關照他。一聲叫他到英球旅館來。一趨。臧魯仁道。知道了。我一定對他說。便了。說着便走了。韓芸貞又打電話給黃子材。黃子材來了。韓芸貞便把這件事完全告訴他。黃子材也摸出一個鑰匙。一張存單。交給韓芸貞道。你的首飾。我已經同你存在華東銀行的保管庫裏。你隨時可以去看。的。韓芸貞藏好了。存單鑰匙對黃子材道。現在總算事情。

弄舒齊了。常住在旅館總歸不便。我想租一宅房子最好。能够有兩上兩下一家獨用。可以够住了。黃子材道：「讓我慢慢的看起來。暫時先住幾天。旅館再說。」從此黃子材便時常也住到旅館裏來。隔了幾天。黃子材忽然向韓貞芸道：「銀行裏有事情。我要到北京去一趟。明天就要動身。」韓貞芸道：「大約幾天可以回來。」黃子材道：「一時倒也說不定。大約總要半個月呢。」韓貞芸也不疑心。這天下午。黃子材便出了旅館。夜裏也沒有來到了。明天韓貞芸想他同我存的首飾。是在華東銀行裏。今天沒有事。讓我去看看。雖然他不會拆爛污。但是我也要拿幾樣出來。可以日常戴戴。正想着。房間裏的電話却響起來了。接了一聽。原來是匡六姨太太的。匡六姨太太道：「我立刻就來。看你你不。」

要。出。去。韓。貞。芸。道。我。等。你。好。了。不。一。回。匡。六。姨。太。太。果。然。來。了。
韓。貞。芸。便。問。道。你。的。事。體。舒。齊。了。嗎。匡。六。姨。太。太。道。總。算。舒。齊。
了。你。怎。樣。會。曉。得。是。不。是。臧。魯。仁。告。訴。你。的。韓。貞。芸。點。點。頭。道。
是。的。你。現。在。是。不。是。住。在。小。胡。那。裏。匡。六。姨。太。太。道。是。另。外。租。
的。房。子。也。在。平。洋。路。韓。貞。芸。道。同。胡。家。離。開。不。多。遠。嗎。匡。六。姨。
太。太。道。隔。開。兩。條。弄。堂。是。均。壽。里。六。號。你。高。興。可。以。到。我。這。裏。
來。白。相。相。韓。貞。芸。道。要。來。的。但。是。你。同。匡。家。完。全。脫。離。了。嗎。匡。
六。姨。太。太。道。完。全。脫。離。了。其。實。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出。來。無。奈。
他。一。定。要。叫。我。脫。離。匡。家。所。以。祇。得。請。臧。魯。仁。幹。一。下。了。韓。貞。
芸。笑。了。一。笑。道。你。同。匡。家。有。條。件。嗎。匡。六。姨。太。太。道。現。在。是。都。
舒。齊。了。我。要。把。小。因。一。淘。帶。出。來。他。們。不。肯。所。以。他。們。貼。還。我。

十萬塊錢。金五少奶奶道：那是自然。這小因是匡家的骨血。他們那裏肯讓你帶出來。如今他們既然貼還你十萬元，也可以將就了。匡六姨太太道：你的事情，臧魯仁雖蠢，也告訴過我。但是有些不詳細。究竟他們拿了幾個錢出來。韓貞芸道：算是算三萬兩。其實我淨到手只有二萬兩銀子。總算事情了結。咧一個人可以自由些。匡六姨太太道：了結了蠻好。小黃這兩天常來嗎。韓貞芸道：前幾天來過。現在他說爲了銀行裏的事要到北京去一趟了。二人談了一回。匡六姨太太道：我要回去了。你有工夫到平洋路來談談。心好在沒有別人。韓貞芸道：我也想租房。子常住在旅館裏。總不是道理。隔兩天我到你府上來談談。你白天不到外邊去麼。匡六姨太太道：你有空就來。我白天

不。出。去。真。是。悶。得。很。說。着。二。人。便。分。別。韓。貞。芸。便。喚。了。一。部。黃。包。車。到。華。東。銀。行。來。說。明。要。取。兩。件。首。飾。華。東。銀。行。裏。的。行。員。看。看。他。的。存。單。說。道。你。存。的。首。飾。要。原。人。簽。字。然。後。可。以。開。鎖。韓。貞。芸。道。這。是。我。存。在。你。們。銀。行。裏。的。啊。華。東。銀。行。裏。的。人。道。不。相。干。我。們。要。對。了。原。存。時。的。簽。字。可。以。讓。你。開。鎖。這。是。銀。行。保。管。庫。的。規。矩。韓。貞。芸。道。當。時。還。有。簽。字。麼。阿。能。給。我。看。看。行。員。道。那。是。不。能。的。韓。貞。芸。也。沒。有。話。說。想。黃。子。材。回。來。了。再。來。取。吧。好。在。首。飾。總。在。銀。行。裏。不。會。失。掉。倒。也。很。覺。放。心。依。舊。回。英。球。旅。館。去。暫。且。不。提。且。說。黃。子。材。並。不。是。到。甚。麼。北。京。去。只。把。一。小。部。份。首。飾。存。在。華。東。銀。行。保。管。庫。裏。其。餘。的。存。在。自。己。身。邊。活。動。去。了。原。來。黃。子。材。本。來。是。個。滑。頭。朋。友。並。不。在。什。麼。

華東銀行裏辦事一向哄騙着韓貞芸如今得了這一大批首飾去押了五萬塊錢華東銀行的祇押得四千兩銀子原是想不要弄穿他拿了五萬塊錢同幾個朋友到漢口去做販賣黑飯的生意了因爲他的幾個滑頭朋友都是做這項生意的很有機會發財他一向沒有整萬的本錢所以不敢嘗試現在有了五萬塊錢到漢口去冒險試一下咧誰知韓貞芸等候黃子材等了約有一月之久還不見回來連信息也沒有心裏很是焦灼有一天實在無聊已極想去看匡六姨太太談談解解悶坐了黃包車到平洋路尋着了均壽里問了好幾個信纔看見六號門牌門上却貼着一張召租的條子韓貞芸想他們有房子多嗎如其合式我不妨就租在這裏罷便敲門進去出來開

門的是一個老太太模樣的人。便問此地有家姓胡的嗎？那老太太道：你尋姓胡的嗎？是不是年輕的一男一女？韓貞芸道：是那老太太道：他們已經不在這裏了。房子也早已退租。咧韓貞芸覺得很奇怪。問道：他們現在到了那裏去了呢？老太太道：不知道。聽說那男的出了事。體女的就走了。韓貞芸又問道：他們房間裏東西都搬去嗎？那老太太道：他們用的東西大半是租來的。如今木器店家都已搬回去了。韓貞芸這時也不便再問。心裏奇怪。想小胡出了不知什麼變故。所以要逃走。覺得非常不快樂。沒精打采的回英球旅館。因為不能放心時時刻刻想着他們的念頭。趁他時常想他們的時候。我來表明。白匡六姨太太同小胡的事情。原來小胡慫恿匡六姨太太請了臧

魯仁同匡家脫離敲了。匡家十萬塊錢。小胡便同他在平洋路均壽里租了房子一齊住着。小胡本來是個拆白黨。而且生性歡喜賭博。自從吊上了匡六姨太太。匡六姨太太身邊有了十萬塊錢。小胡一交好像跌到了青雲裏。就此遊蕩賭博。整日整夜的胡調沒了。錢便向匡六姨太太要。匡六姨太太起先很情願給他。後來天天要錢。匡六姨太太不給他。他便哄嚇詐騙掉。匡六姨太太的槍花可憐。小胡雖也胡調已久。却還前世不知被人串通了。做了他幾次。小胡從匡六姨太太身邊取來的錢。沒有一個不是輸到別人手裏。輸了。想翻本。越輸越大。把匡六姨太太敲來的十萬塊錢。弄得一千二淨。這時匡六姨太太知道看差了人。却也沒有法子。小胡見匡六姨太太的銅錢完了。

便同匡六姨太太商量匡六姨太太沒有法想到那裏去弄錢呢。可惡的小胡又生了壞念頭知道匡六姨太太的兒子匡老太太養着是匡家門裏的一線香火便想去綁票。但是他自己不會出手同朋友淘裏商量遂認識了幾個大名件。你道是那一個原來就是黑麻老大賽狐狸張三歪頭老大小辮子阿根陸樸生幾個惡徒黑麻老大賽狐狸張三陸樸生幾個本來專門營幹拆白黨同販賣女人的勾當就是第一集書裏把黃八小姐騙到了哈爾濱賣掉的歪頭老大同小辮子阿根專靠做仙人跳的在第二集書裏做了李鬍子一票。近來他們這一班人因爲販賣女人這種生意碼頭上查得很緊便是陸樸生做的拆白生涯也漸漸有些拆穿上當的女人少慢慢的都改了行。

業歪頭老大同小辮子阿根因爲仙人跳漸漸有些靠不住。上海灘上瘟生少了不免也。因此換生意。這班人換的生意原來就是綁票的生涯。把人家的要人綁了寫信去要幾萬幾千。所綁的人叫做肉票不來贖就結果了。性命叫做撕票。揀有銅錢的也不管大人小孩綁了再說做着。一注生意至少總要四五萬合夥拆拆每人也至少分着幾千資格淺一點的祇得少拆些。但是這種生意不常有的。幾個月難得到一二回。如今小胡認識了他們這班人報告他們匡家有個小孩是匡家的一線香火。這一票如其弄到至少可以抵幾樁生意。大家便商量定了。小胡是個報告的功臣。當然作個大份。陸樸生便做了打探匡家小孩的探子。這一天陸樸生瞧見匡家裏開出一部汽

車來。陸樸生眼快，瞧見汽車裏祇有兩個人。一個便是匡家的孩子，旁邊坐着的，瞧上去像領孩子的奶媽。一般還有一個汽車夫開車。陸樸生立刻也叫了一部汽車，自己開車，追在匡家汽車的背後，漸漸開到靜安寺路一帶，在一家門口停了。只見那家門口有紮的彩綢，陸樸生料上去是有喜事。匡家的老媽子領得來吃喜酒的。陸樸生便候在附近。匡家的汽車這時已經開去。到傍晚五六點鐘模樣，還不見匡家的小孩出來。陸樸生便心生一計，從那喜事人家出出進進的，車夫口裏打聽着了那家的姓。他便在電話簿子上一查，假打一個電話給匡家的老媽子，冒充匡家叫他立刻回去。那匡家的奶媽得了電話，預備一同回家。這時汽車還沒來，那奶媽遂雇黃包車，拖了十

幾步。陸樸生奔過來一把拖住黃包車夫。一陣混亂，抱了匡家的小孩就逃。跳到汽車裏把小孩放在坐墊上。自己趕快的開車。那老媽子見孩子被人抱去了，急得哭出來。幸虧這地方不算冷靜時候，也還早。旁邊的過路人代他報告了捕房，指引了陸樸生的去路。幾部汽車追上去，也是那許多惡徒。惡貫盈滿，陸樸生的汽車在路上拋了錨，被捕房的汽車趕着了。把陸樸生捉住。後來捕房又叫陸樸生做了眼線，破獲了機關，把歪頭老大小辮子、阿根、黑麻、老大、賽狐狸、張三等等一輩惡人一網打盡。一個個都請他坐西牢，領略鐵窗風味。解到內地官廳審明。鎗斃當時這輩綁匪到了公堂，都招出是小胡起意的。可憐小胡那裏知道。等到稍有風聲，想要逃走，已經來不及也。一起

進了牢獄。匡六姨太太瞧見小胡被捕房捉去了。知道這件事。出了毛病。恐怕連累自己。當夜退了房租。逃得不知去向。所以今天韓貞芸到平洋路來看他。却已是人去樓空。杳無蹤跡。他不會瞧着匡六姨太太。祇得怏怏地回轉英球旅館。靜候黃子材回來。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心裏覺得非常焦急。只得耐着性子。約摸過了半月光景。韓貞芸忽然接到一封快信。是漢口寄來的。韓貞芸拆開來一瞧。只驚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不知韓貞芸接到的信。是何人所寄。他看了爲什麼要驚得目瞪口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販土揩油捕房破案 吞煙吃醋情海生波
話說韓貞芸在英球旅館裏等候。黃子材不來。心裏十分焦急。

這天忽然接到一封快信是漢口寄來的韓貞芸便拆開來看驚得目瞪口呆原來是黃子材寄給他的信上說你的一筆首飾我因爲經商暫時借用倘使得利可以加利奉回現在暫時不能回上海信裏還附着一張簽字的單紙說這張簽字單就是華東銀行裏開保管庫的憑據韓貞芸知道了黃子材的當但是也無法可想祇得拿了那張簽字單到華東銀行開保管庫一瞧却祇有零星的幾件小東西值錢的物件已經沒有心裏懊喪得了不得遂把他取了出來沒精打采的回旅館想黃子材一時不能來呢祇得暫時仍舊住着旅館且自盤算長久之計按下慢表再說黃子材拿了韓貞芸的首飾押了一票款子到漢口去做黑飯生意他同去的朋友原來就是住在

他對門的李仲英以前第十一回書中李仲英的妹妹李清篁引誘他的同學李慧娟到自己家裏與他的哥哥李仲英相見。要想弄成婚姻這件事閱者諒還記得後來梁慧娟時時被李清篁拖着到他家裏走動得很熟被李仲英勾引上了時常聚在一起。至於那李清篁本來與黃子材有些不三不四。這次李仲英約了黃子材到漢口做土生意李清篁說明了同去。因爲販土這個賣買非得幾個婦女同走易掩耳目不可。其中有兩層利用一層是有了女人好讓人家不疑心一層是同女人在一起對於搜查方面不免寬一點。所以女人越多事情越好辦。如今李清篁雖然答應同去但是祇有一個女人似乎還嫌孤單些。李仲英便想叫梁慧娟也去。可是恐怕說明了梁慧娟不

肯去祇同他說是一起到漢口去白相一趟梁慧娟不肯一來因爲他的姑母已把他配了。一家人家吉期已近雖然他已與李仲英有了曖昧心裏不願出嫁但是總有些不好意思同着情人一處旅行二來因爲他的姑母同黃老太太看得他很緊學校裏又有功課一時難於抽身李仲英知道梁慧娟的苦衷便騙梁慧娟道說漢口去一趟就可以來至多不過十天也不妨害你的吉期你姑母面前可以說學校裏旅行到漢口經不得李仲英橫說豎說梁慧娟的心活動了便真的騙姑母同黃老太太學校裏旅行到漢口不能不去先起他的姑母因爲他吉期已近不放他去後來梁慧娟說祇有十天的耽擱而且還有許多先生同學一起去他的姑母一時被他瞞過便答應了

梁慧娟遂同李仲英黃子材李清篁一班人到了漢口。他們又把李清篁假作黃子材的新娘子。好叫人不疑心。但是黃子材倒乘此大揩其油。十分便宜。至於他們的運土組織。很是完密。同海上的土機關都通聲氣。他們運起來。先在各報上宣傳。說某銀行或某造幣廠要運一宗現洋到上海。到那時候。土上了岸。一箱一箱的都有封皮。外表看來都是一隻一隻的洋箱。居然也貼了銀行或造幣廠封條。堂堂皇皇的用汽車來裝運。還有用地痞等假丘八外國人護符。說是運來的子彈。或者軍用品箱。上都貼着某旅某師的封條。上岸運送。都有兵士彈壓。做這種運土的勾當。與有力量機關都通同一氣。就是輪船的買辦。他們也都買通黃子材李仲英一班人。與上海的一個大機

關。聯。絡。起。初。是。小。做。做。倒。很。得。利。因。此。膽。量。漸。漸。大。了。想。做。一。票。大。生。意。這。一。次。是。有。幾。百。只。土。分。做。了。六。箱。他。們。想。這。次。運。到。上。海。貨。色。脫。手。賺。得。已。很。可。觀。可。以。稍。微。停。一。停。手。看。機。會。再。做。所。以。他。們。一。輩。人。隨。着。貨。包。回。上。海。運。上。了。岸。便。運。到。那。機。關。裏。那。個。機。關。造。的。很。嚴。密。牆。頭。都。有。夾。壁。地。下。又。有。地。窟。從。屋。上。的。天。窗。裏。下。去。運。來。的。許。多。土。便。都。藏。在。那。夾。壁。同。地。窖。裏。那。知。這。一。次。在。路。上。走。漏。了。風。聲。被。人。報。告。了。捕。房。來。搜。查。破。獲。了。那。大。機。關。不。幸。黃。子。材。李。仲。英。李。清。篁。梁。慧。娟。四。個。人。都。在。那。機。關。裏。捕。房。當。然。把。他。們。一。齊。捉。了。去。當。時。閩。動。了。上。海。灘。上。捕。房。把。他。們。一。個。個。都。網。了。像。大。閘。蟹。般。的。一。串。帶。到。捕。房。裏。沿。馬。路。上。看。的。人。很。多。黃。子。材。李。仲。英。認。識。的。人。看。

見了。很覺慚愧。其中最難過的。要算梁慧娟。知道是上他們的。當但是這時懊悔已經來不及了。想起了騙他的姑母同黃老太太。不禁掩面啜泣。梁慧娟一路哭着。走到半路。却被一個人。看見了。原來是梁慧娟的先生東海樓。梁慧娟從前也曾。在東海樓辦的美術學校裏。讀過書。東海樓因為梁慧娟的成績很好。所以一向很看得起他。後來梁慧娟進了教會學堂。不免漸漸淡忘了。至於東海樓在第十六回書裏。不是同他妻子東師母鬧翻嗎。當時因為感情不睦。東海樓要叫他住到鄉下去。情願每月貼他五十塊錢。後來珍兒生了一場大病。僥幸沒有死。夫婦間感情上。倒漸漸和睦。隔了一年。東師母又養了一個男孩子。夫婦間的愛情。驟然的增高了許多。東海樓究竟是個有

感。情。的。美。術。家。當。時。因。爲。一。時。氣。憤。同。他。夫。人。吵。鬧。後。來。見。他。夫。人。待。他。很。好。他。也。覺。悟。了。以。前。的。錯。誤。夫。婦。間。因。此。非。常。恩。愛。這。一。天。因。爲。他。的。兒。子。將。要。剃。頭。想。樂。宴。賓。朋。東。師。母。要。做。件。旗。袍。同。他。出。來。翦。料。不。想。在。路。上。碰。着。了。土。機。關。裏。捉。出。來。的。一。串。大。鬚。蟹。只。見。內。中。有。兩。個。很。時。髦。的。女。子。覺。得。奇。怪。便。走。過。去。細。細。瞧。上。一。瞧。却。看。見。掩。面。嚶。啼。的。一。個。女。郎。很。有。些。面。熟。想。了。好。久。方。始。想。起。原。來。是。梁。慧。娟。怎。麼。會。同。這。輩。滑。頭。少。年。一。起。做。土。生。意。呢。想。起。從。前。在。自。己。學。校。的。時。候。真。是。全。校。的。冠。軍。不。想。數。年。不。見。會。墮。落。到。這。個。樣。子。但。是。他。的。姑。母。很。是。愛。他。這。時。不。知。道。曉。得。不。曉。得。我。既。然。知。道。這。件。事。不。管。他。們。曉。得。不。曉。得。總。應。該。報。告。他。姑。母。一。聲。東。海。樓。便。對。他。夫。

人說了東師母也主張寫封信到梁慧娟的姑母那裏因此東海樓這天晚上寫信寄去報告他的姑母梁慧娟的姑母接着了東海樓的信弄得莫名其妙差人四面打聽得了消息確是有個姓梁的女人在內遂與黃老太太商量幸虧黃老太太很有兩家親戚是場面上人四處托人證明梁慧娟是好人家的女兒受了歹人之騙在他自己也不知道做這種勾當好容易保了出來但是要娶梁慧娟的男家聽見了這種丟臉的事立刻退婚梁慧娟的姑母因爲自己姪女不爭氣幹了說不嘴響的事也只得任其退婚從此不許梁慧娟再上學堂關在家裏嚴加管束梁慧娟自己也深悔失足深居簡出暗自懺悔那黃子材李仲英李清篁等當然成立了販土的罪名這個消息傳

到了韓貞芸耳中知道黃子材也在其內祇得自認晦氣把這
個心思丟開但是他住了旅館已經好久身邊的現款也漸漸
少了首飾又被黃子材弄掉了大一半心裏懊惱自不必說想
要回轉自己娘家倒也有些不好意思正在悵悵無所之的當
兒他有家外婆家一個舅母從小就很愛他得了信悉正在訪
問他的蹤跡有一天在先施公司裏碰着了舅母家的一個梳
頭娘姨韓貞芸便告訴了住址那梳頭娘姨也說我們太太四
處打聽小姐的地址打聽不着小姐你快些來太太正很記念
你呢韓貞芸答應了隔了一天想橫豎百無聊賴不如去望望
舅母我雖然脫離了金家也不是我出了醜他們不要我是我
自己要求出來的況且這個舅母從小待我很好的他便坐了

黃包車到他舅母家裏他的舅母朱老太太忽然見他來了。很
 是快活問他爲什麼要出金家韓貞芸道實在受不下金百眉
 的氣了他自己外面弄了許多小房子家裏一夜也不回來。偶
 然白天回來了就同我尋是惹非的胡鬧所以我再也不願同
 他在一起了。朱老太太道那麼你如今住在那裏呢。韓貞芸道
 現在是住在旅館裏正想租房子呢。朱老太太道你何必租房
 子也用不着客氣就住到我家裏來吧。韓貞芸一想我幼年時
 候也住過這裏橫豎現在沒有家了老住着旅館究竟不好。當
 時就答應了談了一回。韓貞芸道我旅館裏還有些零星東西
 讓我去搬了來。但是來討厭舅舅同舅母了。朱老太太道你
 小時候就在這裏住過也用不着客氣你快些去搬來吧。韓貞

芸便回到英球旅館把零星東西一應搬到了他舅母家。朱老太太出清了一間房讓給他住。韓貞芸的舅父朱智軒是個清閑的人物。平時喝喝酒拍拍曲子。朱智軒是老年得子。歡喜得不得了。現在祇有十四歲。於課餘之暇便也教他唱曲子。但是朱智軒是個唱旦角的。據笛師說合於小生。朱智軒便想請一個崑曲名家來教他的兒子。這時上海灘上崑曲倒也很盛。一班風雅的人物都歡喜唱着玩。有時候還要上台客串。這時有個小生叫余廷飛。是老曲家余海庵的兒子。余廷飛生得一表人材。崑曲唱得很好。扮起來瞧不出是個客串。功夫十分純熟。老到曲淘裏說起來。總推余廷飛是個後起之秀。朱智軒一心要想請個小生來教他的兒子。便看中了余廷飛。想余廷飛能

够來教我的兒子將來唱得一定出色。遂把這個意思對余海庵說了。海庵道：「智老，你看得起他，當然沒有不答應的。」朱智軒非常快活，說：「不過每天請廷飛兄指導小兒一兩個鐘頭好了。」廷飛到上海來，也不必租房子，舍間倒還空閒，就請廷飛兄耽擱在舍間，就是兄弟有地方，也要叨教。咧海庵道：「這是笑話了。」至於能够住在府上，當然是求之不得。原來余家是在蘇州到上海來，總要住旅館。現在能够住在朱智軒那裏，倒也便利。海庵對他兒子廷飛說了。廷飛本來時常要到上海來，參與曲會。因此十分情願。朱智軒便收拾了書房臥室，非常優禮。余廷飛余廷飛每天等朱智軒的兒子放了學，教他兩個鐘頭曲子。倒也很覺清閑。後來漸漸的熟了，常常到裏邊來，同朱智軒談論。

些關於曲子上的事。朱老太太也時常看見韓貞芸住在朱家。余廷飛出出進進。當然也不必避面。起初倒大家沒有意思。後來見得多了。余廷飛覺得韓貞芸真是個美人。模樣韓貞芸也覺得余廷飛也是個翩翩佳公子。不覺大家心中存了念頭。講到余廷飛這個人。本是個風流人物。在蘇州也時常鬧着風流。豔史至於韓貞芸不用說。也是女界中出類拔萃的人物。本來他住到了舅家。不好意思。時常出外。久靜思動。不免有髒肉重生之感。與余廷飛好像磁石引鐵。有了關係。韓貞芸常常在半夜溜到書房。隔壁余廷飛臥室裏幽會。有時候竟到外面旅館。住夜。起初朱智軒夫妻糊裏糊塗。後來漸漸有些覺察。便留心他們二人的行動。却瞧了出來。智軒這個人對於男女禮教上。

思想。很。是。頑。固。託。辭。便。說。兒。子。要。往。學。堂。裏。了。不。能。再。學。曲。子。辭。去。了。余。廷。飛。這。時。余。廷。飛。正。與。韓。貞。芸。打。得。火。熱。驟。然。把。他。分。開。心。裏。也。明。白。事。情。穿。了。但。是。也。沒。有。法。想。祇。得。摒。擋。行。李。盪。返。蘇。垣。韓。貞。芸。聽。見。了。他。舅。父。把。余。廷。飛。辭。退。心。裏。明。白。可。是。正。在。火。熱。的。當。兒。把。他。們。硬。生。生。的。拆。開。一。時。的。難。過。比。了。甚。麼。都。厲。害。天。天。想。念。余。廷。飛。他。本。是。放。浪。慣。的。不。慣。受。人。家。的。束。縛。如。今。住。到。了。舅。家。非。常。覺。得。不。自。由。看。上。了。個。余。廷。飛。情。愛。正。在。濃。郁。的。當。兒。忽。然。拆。了。開。來。想。我。倘。使。不。住。在。這。裏。一。定。跟。着。他。走。了。朱。智。軒。在。平。時。本。有。些。瞧。不。起。韓。貞。芸。因。爲。他。名。譽。不。大。好。聽。現。在。又。因。爲。他。無。端。脫。離。了。金。家。更。覺。得。非。女。子。之。道。時。常。要。在。朱。老。太。太。面。前。講。起。說。韓。貞。芸。荒。唐。沒。有。

規矩。但是爲他妻子收留在家裏，不好意思有什麼閒話。如今忽然出了這樁事情，朱智軒背後痛罵韓貞芸，說他簡直是個蕩婦，無怪金家不能留他。韓貞芸也聽見了好幾回，便是朱老太太也，因爲韓貞芸荒唐不免待他也冷淡了許多。韓貞芸想我本是姓韓的人，何必住在這裏，瞧他們的嘴臉，便很想住出去。但是一時住到那裏去呢？再住旅館，總不是道理。倘使說租房子自己祇有一個人，種種爲難，決非一朝一夕之事。這時他想念余廷飛的念頭，仍舊很厲害，沒有丟開。後來他忽然想着我何不到蘇州去尋他呢？尋着了，他便可以住在蘇州，開銷也省一些。當時他決定了主意，想同舅父舅母說住到外邊去。但是後來一想，他們問我住到那裏去，我一時倒回答不出。

不告訴他們吧。便把自己的零星雜用的東西都齊在手提包裏好得衣服也不多行李稀少。便在一天的半夜裏捉一個空不別而行了。當夜尋了一家旅館住了。耽擱一宵。明天就可以趁火車到蘇州在旅館裏他遂寫了一封信寄給他的舅父舅母信上的說話都是誑語。說因爲覺悟以前的不是到別地方尼姑庵裏去出家了。朱智軒夫婦接着了韓貞芸的信。也不過嘆息一回。說他能够懺悔。尚不失爲一個好女兒。韓貞芸住了一夜旅館。明天早晨便上火車。不到四個鐘頭火車已經到了蘇州。他先落了旅館寫信叫茶房送到余宅。余家的地址他早已探聽得。余廷飛說過記在心上。信上只說剛從上海來。請你到旅館裏一談。下間寫一個韓字。余廷飛接到了那封信。一時。

倒猜不出是那。個後來細看字跡寫得很是歪斜。不正。句子也都費解。纔想了出來。他本來很是記念韓貞芸。當然立刻到旅館裏來一看。果是韓貞芸。大家非常快樂。後來就在蘇州租了房子作了余廷飛的外室。以後有沒有問題。只因是關於蘇州的事。與黑暗上海無涉。祇得從略。表明韓貞芸很心服情願的。做着余廷飛外室罷了。如今再表金五官。因爲韓貞芸同他離婚。被他輕輕一簽字。害得他老子平白地損失六萬兩銀子。金曉仁氣得說不出不許。兒子再到外面去胡鬧。監禁在家裏。金五官沒有法。想想起了牯嶺路的羅妙華。真是走頭無路。約摸在家裏悶了一個禮拜。金曉仁的一口氣漸漸有些平了。監禁他兒子也漸漸有些鬆了。而且金曉仁自己事體很忙。差不多。

在家裏的辰光很少也顧不到他兒子的行蹤。所以金五官等老子出去的時候也可以溜到牯嶺路來同羅妙華相會。羅妙華口裏怨得了不得。有時晚上不放金五官回家。可恨汽車夫阿四總要來喊。原來金曉仁一到家裏見晚上金五官還沒回來便要叫阿四去喊說。倘使他不肯回來。我明天就登報驅逐他。永遠不許回來。金五官知道他老子說得出。所以一見汽車夫阿四來喊不敢不回去。這樣的過了半月。羅妙華知道金五官被老子監禁着來的時候少。便是來也不能住夜。而且手邊也乾得很。從新又活動起來。進影戲公司拍戲去了。原來他自從同金五官勾搭上了。租了小房子。以後遂脫離了。新支那公司。如今見金五官不能常來。便也不在心上。自己又重。

入了新支那公司。從事銀幕生活。夜裏便住到牯嶺路。來好得。房子是金五官租好。開銷也是金五官貼的。他知道金五官夜裏不能來。有時候還要引兩個朋友來住。着算他的公館。這時他在公司裏交識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你道是那個。就是第十八回書裏的黃姐姐。黃姐姐這個人。樣樣事情都歡喜做。看見電影公司多。他也進了新支那公司。從前把薛珍珍的傢生。騙賣掉了。薛珍珍從北京回來。要同他打官司。托劉理球去請律師。劉理球就到臧魯仁那裏。想請弗岡黎律師。這件事諒讀者還記得。當時劉理球到臧魯仁那裏。正是臧魯仁辦匡六姨太太脫離匡家的事情。很忙。把薛珍珍的小事情攔了一禮拜。待到劉理球去催臧魯仁。要先請弗岡黎律師出封信。看有沒

有效驗。倘使沒效，再打官司。臧魯仁道：「請我們律師出信，當然可以。但是要攔一攔了。」劉理球道：「是什麼道理要攔一攔呢？」臧魯仁道：「我們律師因為上禮拜接了一個自己國裏家中的電報，有事情叫他回去，所以他不出三天便要回國去了。這兩天正在趕辦人家的案子，要想作一小結束，有一時不能了的，都要托別個律師代表了。」劉理球道：「弗岡黎律師回國去就要來的嗎？」臧魯仁道：「這是說不定，就此不來也說不定。」劉理球道：「既然如此，我去對薛珍珍說，看他如何吧。」劉理球便到一蕓香來看薛珍珍，把臧魯仁的話對薛珍珍說了。薛珍珍道：「請別個律師好嗎？」黃姐姐道：「這個人太可惡，非得辦他一辦，不可。難道吃了他的虧，就向肚裏嚥嗎？」劉理球道：「依我的意思，叫人通通風給。」

黃。姐。姐。說。要。同。你。打。官。司。了。看。他。如。何。如。其。他。置。之。不。理。再。想。法。子。薛。珍。珍。想。了。一。想。道。好。是。好。的。但。是。有。那。個。肯。同。我。通。風。給。黃。姐。姐。呢。劉。理。球。道。這。一。層。倒。容。易。黃。姐。姐。現。在。新。支。那。公。司。做。演。員。我。同。新。支。那。公。司。的。一。個。導。演。很。熟。不。妨。就。從。這。條。路。上。通。過。風。去。薛。珍。珍。道。那。麼。劉。四。少。我。就。托。你。吧。看。他。理。不。理。劉。理。球。道。知。道。了。我。有。機。會。總。同。你。通。風。薛。珍。珍。道。怎。麼。黃。姐。姐。做。了。拍。影。戲。的。嗎。劉。理。球。道。是。的。他。進。的。新。支。那。公。司。還。不。長。遠。聽。說。成。績。很。好。咧。當。時。又。談。了。一。回。閒。話。劉。理。球。道。我。要。去。了。薛。珍。珍。道。四。少。辰。光。還。早。再。坐。一。歇。劉。理。球。道。我。還。有。別。的。事。情。咧。薛。珍。珍。道。那。麼。你。有。空。可。以。來。談。談。黃。姐。姐。的。事。情。托。你。擺。在。心。上。劉。理。球。答。應。了。出。了。一。蘋。香。幹。他。自。己。的。事。

不提且說薛珍珍住在一蘋香盤算以後做生意的計策心裏又恨得黃姐姐了不得想我的傢生也着實值幾個錢倘使到生意上都可以用如今都被他賣了害我要從新買起來倒也要耗去一筆整款雖然北京去捲上一票但是要想自己舖房間做生意本錢也要消耗不少否則傢生現成着倒可以省去一筆款子咧原來薛珍珍到北京去一趟做過一任財政總長的姨太太這位財政總長名叫潘瓢愛上了薛珍珍把他討了做小老婆着實結交薛珍珍薛珍珍要什麼他便買什麼聽說現款也有四五萬光景後來潘總長又在堂子裏愛了一個妓女同薛珍珍淡了薛珍珍便要求下堂而去潘總長性子倒很豪大就讓他走了薛珍珍捲了一筆就此到上海來想同黃

姐姐打官司。他正在惱恨黃姐姐的當兒，不想黃姐姐却到一蘋香來了。黃姐姐怎樣會到一蘋香來看薛珍珍呢？原來是劉理球過的風，他聽見了薛珍珍要同他打官司，倒也有些嚇後來一想，這件事也沒有憑據，就是他同我打官司，我可以賴掉。起初想不去理他，漸漸聽得有些關於薛珍珍的消息，說他到了一趟北京，捲了不少大人物的錢財。黃姐姐便起了不良之心，想我現在軋了羅妙華，本來很窘，何不再騙他幾個錢呢？但是他這時候恐怕正很恨我去了，難免受他奚落。黃姐姐想了好久，究竟銅錢的念頭來得厲害，何況正是他窘的當兒。原來黃姐姐家裏本來也有些產業，雖不能算是富戶，也是可稱爲小康之家。無奈黃姐姐揮霍得太厲害，用場太大，家裏的錢不

够。他。用。漸。漸。把。產。業。變。賣。光。了。有。一。次。他。把。家。裏。的。田。產。賣。去。了。幾。十。畝。這。筆。銅。錢。拿。來。買。兩。部。汽。車。一。只。銅。牀。還。做。許。多。漂。亮。的。西。裝。所。以。家。裏。一。份。產。業。漸。漸。被。他。弄。光。了。現。在。要。靠。女。人。過。日。子。姘。上。了。羅。妙。華。那。知。羅。妙。華。也。是。要。靠。男。人。過。日。子。的。他。們。倆。雖。然。很。是。恩。愛。經。濟。狀。況。却。不。能。寬。裕。黃。姐。姐。因。了。這。層。遂。想。來。迷。薛。珍。珍。這。天。他。硬。了。頭。皮。到。一。蘋。香。來。踏。進。薛。珍。珍。的。房。間。裏。薛。珍。珍。倒。嚇。了。一。跳。想。他。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這。時。黃。姐。姐。老。着。面。皮。笑。迷。迷。的。對。薛。珍。珍。點。了。點。頭。對。薛。珍。珍。道。你。幾。時。來。的。怎。麼。連。信。也。不。給。我。一。個。我。真。記。念。你。極。了。薛。珍。珍。聽。他。這。樣。說。倒。弄。得。一。時。難。以。回。答。頓。了。一。頓。道。啊。唷。你。倒。來。了。怎。麼。說。我。沒。有。信。你。纔。沒。有。信。呢。黃。姐。姐。道。啊。嚨。我。

三日兩時寄信給你怎說沒有信難道都被郵政局裏遺失了嗎又道這也不必說他你現在到了上海還要到北京去嗎薛珍珍起初看見黃姐姐來滿腔的怒氣想要發洩一下現在看見黃姐姐一副和顏悅色的神氣無名火不覺退了許多聽見黃姐姐問他還要到北京去不去便回答道北京不去了我的傢生你同我放在那裏啊黃姐姐老早已經預備好一串誑語哄騙薛珍珍便說道啊喲不要說起我今天來就是來同你賠罪的一切要你原諒呢薛珍珍這時倒弄得不好意思起來祇得說道你這句話我倒有些不懂什麼原諒不原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出來聽黃姐姐道我自己做錯了事上了人家的當說出來真有些難爲情不但是難爲情還覺着對不住你

咧薛珍珍道你說了這許多話我一句也不明白究竟什麼道理你說出來好了黃姐姐道我說出來你不恨我嗎薛珍珍道真是奇怪什麼恨不恨你快些說出來黃姐姐見薛珍珍的神氣已經軟了許多心裏暗喜想索性老一老面皮便撲的對薛珍珍雙膝跪了下來薛珍珍見黃姐姐對他跪下來倒不曾料到心裏覺得黃姐姐一定有難言之隱很替他可憐遂說道啥事體快些起來叫人看看了像啥樣式黃姐姐依舊不肯起來說道你不恨我我纔起來說出來你要恨我我一生一世不起來跪在地上求你薛珍珍不禁笑了笑道你快些起來我不恨你你快點說出來吧伸手來攙黃姐姐黃姐姐便乘勢起來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了薛珍珍道那你可以說了我的傢生究

竟在那裏黃姐姐道我上了人家的當被人家賣掉了薛珍珍道上了什麼人的當黃姐姐道的一個女人的當真是一個賤貨如今跟一個拆白黨逃了薛珍珍道你上女人的當總是你自己不好你總是去吊人家人家纔會給圈套你上黃姐姐道冤枉孽障的的確確是他來迷我的薛珍珍道就是他來迷你與我的傢生也沒有關係啊黃姐姐道這一層確是我的不好我今天來賠罪就爲了這層當時鹹水路的房子原托了一個人看着不是我寫信給你的嗎薛珍珍道這封信我倒接着的後來怎樣了黃姐姐道不到半個月那個人因爲生病就不高興看了我想房子空着總有些不妥當所以我一個人住了進去可恨那個賤貨知道了我的地址時常來尋我有一天真

是不巧。我如今想起了，真很懊悔。他又到鹹水路來看我。忽然天下雨了，越落越大。起初我想等雨停一停，送他回去。後來辰光越等越晏了。這一夜他竟沒有回去，就住在鹹水路。薛珍珍聽到這裏，打斷黃姐姐的話頭道：「我租了房子，讓爛污貨的野女人住嗎？」黃姐姐道：「這都是我的不好。當時輾了一下，不曾送他回去，不想他這夜便住過了，竟成爲老例。天天來住在我這裏，我趕他也不肯走……薛珍珍道：「你說了好久，我也沒有問明白。你那個女人究竟是什麼樣人，怎麼可以夜夜住出來？」黃姐姐道：「不知那裏來的賤貨，我當時也不知怎樣。石灰眯了眼睛，去認識了他。如今後悔也來不及。」薛珍珍道：「以後怎樣了？」快些講下去。」黃姐姐道：「有一次我的影戲公司裏到山東去。」

拍戲。我去了。約有半個月。纔回來。房子裏。傢生。都被那賤貨。賣掉了。那個賤貨。也不知去向。至今。沒有着落。最可恨的。他還把鹹水路的房子。也頂去了。你想。那個賤貨。還好當人嗎。薛珍珍道。傢生。既然賣掉了。你爲什麼。還要騙我房子。翻造。傢生。搬了出來呢。黃姐姐道。這實在。因爲一時沒了主意。想暫時騙一騙你。等我有銅錢的時候。可以買還你……我今天來。就是要告訴你。我也是上人的當。並不是我賣掉你的傢生。這時薛珍珍看黃姐姐。說得入情人理。而且。是一副可憐的神氣。心已軟了下來。再沒有勇氣。和他吵鬧。祇得嘆了一口氣。說道。既然賣掉了。也不必說起了。黃姐姐聽見薛珍珍這樣說。知道已經上了圈套。接着問薛珍珍。上海來。還想做生意嗎。薛珍珍道。想自

己鋪房間黃姐姐道那麼我公司裏有幾個人很歡喜吃花酒讓。我。介。紹。他。們。到。你。那。邊。來。薛。珍。珍。道。那。是。好。極。了。不。但。把。方。纔。的。一。股。怒。氣。完。全。消。去。而。且。還。覺。得。黃。姐。姐。待。自。己。還。不。差。不。知。不。覺。兩。人。又。要。好。了。起。來。當。夜。黃。姐。姐。就。住。在。一。蘋。香。沒。有。回。去。這。一。夜。却。把。個。羅。妙。華。氣。極。了。原。來。黃。姐。姐。同。羅。妙。華。勾。搭。上。了。夜。夜。住。到。牯。嶺。路。金。五。官。租。的。小。房。子。裏。去。代。表。金。五。官。這。一。天。恰。巧。是。個。禮。拜。六。卡。爾。登。總。歸。有。跳。舞。會。黃。姐。姐。預。先。約。好。了。羅。妙。華。同。去。那。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等。了。一。夜。沒。有。來。氣。得。羅。妙。華。沒。有。法。想。便。存。心。要。找。到。了。黃。姐。姐。大。鬧。一。場。一。連。三。夜。黃。姐。姐。沒。有。到。牯。嶺。路。羅。妙。華。知。道。一。定。又。出。了。毛。病。這。天。在。新。支。那。公。司。裏。碰。着。了。羅。妙。華。向。黃。姐。姐。

道。你。這。兩。天。到。那。裏。去。了。怎。麼。不。看。見。黃。姐。姐。道。生。了。三。天。病。沒。有。出。來。羅。妙。華。道。你。生。了。病。氣。色。比。從。前。好。了。黃。姐。姐。面。上。倒。不。禁。一。紅。羅。妙。華。道。你。不。要。先。走。拍。完。了。影。戲。一。同。去。羅。妙。華。因。爲。在。拍。影。戲。場。裏。不。好。同。他。爲。難。存。心。等。拍。完。了。影。戲。同。他。到。牯。嶺。路。吵。他。一。場。黃。姐。姐。本。來。有。些。吃。不。消。羅。妙。華。的。他。遂。不。敢。先。走。等。羅。妙。華。拍。好。了。影。戲。羅。妙。華。道。走。罷。黃。姐。姐。道。到。那。裏。去。羅。妙。華。道。自。然。是。到。牯。嶺。路。黃。姐。姐。一。想。不。好。今。天。一。到。了。牯。嶺。路。是。不。再。能。脫。身。的。了。那。邊。一。蘋。香。不。是。要。等。我。嗎。要。緊。關。子。上。不。能。不。去。遂。對。羅。妙。華。道。我。今。天。晚。上。有。處。應。酬。不。能。不。去。讓。我。去。道。了。喜。再。到。牯。嶺。路。來。好。嗎。羅。妙。華。那。裏。會。相。信。他。便。道。你。到。那。裏。應。酬。我。也。一。同。去。黃。姐。姐。想。糟。了。他。

今天看住我了。對羅妙華道：我帶你去應酬，你也不認識那家。不像樣的羅妙華道：應酬不去，也不打緊，不由分說，叫黃姐姐上公司裏的汽車，送到牯嶺路。黃姐姐沒法，祇得登了汽車。羅妙華也跨上，一同來到牯嶺路。金五官的小公館裏，黃姐姐這時真像熱石頭上的馬蟻，剛正坐定，又對羅妙華道：今天是我一個朋友結婚，請我做男賓，相不能不去。時候將近，到了讓我去吧。我去了，可以就來。羅妙華突然的從沙發裏跳起來道：今天無論如何不許出去。難道一夜不見，便熬不住嗎？黃姐姐心裏暗暗吃驚，想他怎樣會知道的。裝做若無其事的神氣道：你說的什麼話？我不懂。羅妙華厲聲道：你那裏會懂？你所以要急急的去找懂的人了。黃姐姐道：你這種話，疑心我外面又有

了。花頭嗎。羅妙華道。當我不知道嗎。我老早知道了。你快些說出來。究竟同那裏來的賤貨在一起。黃姐姐道。不要冤枉人。你聽的那個人的閒話來。疑心我。羅妙華道。我用不着聽別人說。我自然知道你還不說出來嗎。快說。快說。黃姐姐道。叫我說些什麼。啊。羅妙華道。問你自己。你同的什麼人在一起。黃姐姐道。我同的……羅妙華道。快說。快說。黃姐姐慢吞吞的道。我同的是你。羅妙華以爲黃姐姐被自己冒出來了。孰知被黃姐姐開了玩笑。心裏不禁大怒。恨恨地對黃姐姐道。好好你算笑。我說着。便奔過來扭住了。黃姐姐這時。黃姐姐是坐在一隻長沙發上。偏坐在左邊。羅妙華一邊扭住黃姐姐的胸膛。一邊倒到右邊去。忽然大哭起來。口裏不住的說道。你欺侮我。你欺侮我。

：黃姐姐看他這副神氣心裏很覺得他的潑辣便靠在沙發上不動一任羅妙華的扭吵羅妙華越哭越響扭得越是厲害黃姐姐道你不要哭你究竟要我怎樣羅妙華帶哭帶說的道我要你怎樣我要你說出同那個賤貨在一起……黃姐姐道我沒有人啊羅妙華道你沒有人爲甚麼今天一定要去黃姐姐道去是吃我朋友的喜酒啊羅妙華道誰聽你的鬼話朋友的喜酒不吃了不會餓死的黃姐姐道他請我做男賓相不去了豈不是要不能結婚嗎羅妙華道你是不是一定要去黃姐姐道去了可以就來羅妙華從沙發裏立起來道好的你要去等我死了再去說罷便奔到後房拿出一個二寸長的玻璃瓶出來當中滿裝着鴉片烟膏是平時金五官吃着玩的羅妙華

開了瓶蓋向嘴裏便倒黃姐姐倒萬萬想不出羅妙華真的會尋死路想不要弄了人命案子出來搶着過來奪已有許多到了羅妙華的肚裏羅妙華恨恨的道我死了你可以天天去應酬哩黃姐姐把手裏奪下來的玻璃瓶看看的確是生鴉片煙膏急得一時想不出法子定了一定神知道吃了生鴉片煙要立刻就施救時間長遠了就要來不及他一眼瞥見羅妙華又伏在沙發上哭了黃姐姐本想就此一走忽然想弄出了命案事體究竟不妥當請醫生要緊便想起了時模仁來原來他同時模仁也很相熟立刻打電話到時模仁的醫院裏幸虧時模仁沒有到別地方去答應立刻就來不一刻時模仁果然來了給羅妙華吃了藥水總算把生鴉片煙都嘔了出來這樣一來

黃。姐。姐。便。也。不。敢。再。說。應。酬。的。話。祇。得。伴。着。羅。妙。華。但。是。心。裏。却。念。念。不。忘。着。薛。珍。珍。又。不。好。通。個。音。信。很。難。熬。的。過。了。一。夜。到。明。天。早。晨。因。爲。公。司。裏。要。拍。影。戲。派。汽。車。來。接。羅。妙。華。便。同。黃。姐。姐。同。去。黃。姐。姐。在。羅。妙。華。不。留。心。的。當。兒。便。溜。到。一。蘋。香。來。薛。珍。珍。見。黃。姐。姐。來。了。問。道。你。昨。夜。爲。甚。麼。沒。來。黃。姐。姐。道。公。司。裏。要。緊。出。片。子。昨。夜。拍。了。通。宵。的。戲。清。早。就。睡。現。在。剛。正。起。身。咧。薛。珍。珍。也。不。疑。心。他。同。他。商。量。舖。房。間。的。事。情。黃。姐。姐。道。你。舖。房。間。總。要。下。節。了。算。起。來。還。有。一。個。多。月。你。住。一。個。多。月的。旅。館。不。是。太。貴。嗎。薛。珍。珍。一。想。不。差。便。道。依。你。的。意。思。是。租。房。子。嗎。黃。姐。姐。道。自。然。租。房。子。暫。時。住。了。再。說。薛。珍。珍。道。托。你。同。我。租。一。所。好。嗎。有。一。上。一。下。就。够。了。黃。姐。姐。道。這。是。很。便。

當我明天便可以給你回音呢。薛珍珍道：那是最好，最好，最好。當時說定了租房子。黃姐姐便要走。薛珍珍道：你今天不住在這裏嗎？黃姐姐道：今天夜裏還要通宵恐怕不能來了。明天來給信你吧。黃姐姐出了一蘋香，仍舊到攝影場來。影戲還沒拍。舒齊羅妙華本來在那裏尋黃姐姐，尋不着，知道他一定去溜一趟了。心裏正在憤怒，只見黃姐姐來了，便問道：你到那裏去的啊？黃姐姐道：我到昨天結婚的朋友那裏去的。因為昨天他請我做賓相，我沒有去，所以今天趁空專誠去道歉。羅妙華哼了一聲，道：誰來聽你的鬼話？只為在拍影戲場上人多眼雜，不好意思，破口的大罵，也就不響了。太陽漸漸的落西，影戲便拍完了。羅妙華要緊緊的催黃姐姐同走。黃姐姐今天存心住在牯嶺。

路一蘋香那裏老早說好鬼話遂跟着回去到了牯嶺路羅妙華同黃姐姐剛要進門只見門開着羅妙華的貼身丫頭叫阿翠的是羅妙華的心腹候在門口見了羅妙華一把拖着低低的說道不要一淘進去五少爺在裏面呢羅妙華問道他幾時來的啊阿翠道來了兩個多鐘頭咧他問我羅小姐到那裏去的我回答他說是先施公司去買東西去的羅妙華便輕輕的對黃姐姐道你只得夜裏來了他橫豎夜裏不能住在外邊的黃姐姐聽見叫他等等來真是求之不得便道那麼啥辰光來羅妙華道十一記鐘黃姐姐道那麼我去了十一句鐘來吧便與羅妙華分別羅妙華進去走到房裏只見金五官坐在沙發上吸香煙金五官見羅妙華來了便道你到那裏去的先施公

司嗎羅妙華道。是的。金五官道。怎麼。你到先施公司去。回來。一樣東西也沒有買。兩手空空。羅妙華靈機一動。便嘆了一口氣。金五官道。爲什麼。嘆氣。羅妙華道。天氣漸漸的冷了。想做兩件衣裳。那知身邊沒有錢。祇得退了出來。金五官道。我上禮拜不是給過你二百塊錢嗎。怎麼便完了。羅妙華道。啊。你真是近來不常來。有點糊塗了。你想房租也要。電燈費也要。電話費也要。還要。天天開火。倉兩百塊錢。够甚麼用。今天你有錢在身邊嗎。金五官道。我今天身邊不多。羅妙華道。讓我來搜。便走近金五官的身旁。老實不客氣。伸手到金五官的衣袋裏。掏出皮夾。夾來金五官。祇得讓他掏。不敢說半個不字。羅妙華掏出皮夾。夾來一看。皮夾裏有一疊鈔票。羅妙華拿出來一數。是一百六十

塊羅妙華道祇有一百六十塊就是吧。隔不到十天又要付房租了。其實牯嶺路的房子房租已經欠了三個月。羅妙華從金五官身邊拿了錢那裏肯付房租。只因房東知道是金五官租的。相信金五官知道他欠了房錢不怕他賴。所以也不來催付。金五官見羅妙華把皮夾倒空了也只能付諸一笑。談了一回時候已經九點過了。金五官就在這裏吃了夜飯。不到半個鐘頭阿四真的又來喊了。金五官道知道了。你先去好。咧阿四道五少爺你快回去吧。老爺又火冒了。金五官祇得坐了汽車。回去。羅妙華却說了許多怨話。好像恩情深重的樣子。金五官去了。約摸有兩個鐘頭光景。黃姐姐來了。阿翠出來開門。黃姐姐向阿翠道去了嗎。阿翠道去了。黃姐姐便興匆匆的進去。原

來黃姐姐這時非常得意在這五六個鐘頭之中他已把薛珍租房子的事情辦妥看定了在景州路立刻到一蕪香來說房子已經看定了在景州路是一樓一底房子很新租價也不貴你就可以搬進去了薛珍道那麼幾時搬黃姐姐道最好就搬薛珍道來得及嗎黃姐姐道你又沒有笨重的行李薛珍道笨重的行李是沒有不過有幾只箱子黃姐姐道祇有幾只箱子有什麼來不及叫一部汽車就可以搬去了薛珍道不成功的搬了進去就可以住嗎黃姐姐道傢生一應俱全樣樣都有祇要你躡進去就可以住咧薛珍道既然這樣今天就搬吧搬定了也算舒齊了一件事黃姐姐的心思想讓他搬定了不致有什麼變端所以今天竭力慫恿他立刻就搬薛

珍珍以爲黃姐姐替他出力答應立刻就搬便叫茶房去喊一部汽車算清了旅館的帳目同黃姐姐一汽車到景州路看定的房子來薛珍珍一看是一上一下一間亭子間器具都全房間裏床榻也有沙發也有幾只真的無須再租傢生心裏很佩服黃姐姐的能幹黃姐姐辦舒齊這件事體一瞧表上還祇有十記鐘便同薛珍珍出來到大西洋吃夜飯吃過了夜飯時候已經十一句過了黃姐姐便推總要去拍影戲獨自到牯嶺路來這夜就住在羅妙華那裏羅妙華見黃姐姐准時而至心裏的氣倒也不了許多從此羅妙華與黃姐姐上感情又恢復了出入也總在一起形影不離的很是要好黃姐姐一面敷衍羅妙華一面落空便到景州路薛珍珍那裏這一天他到薛珍珍

房子裏存心要下手了。只見薛珍珍躺在床上，見黃姐姐來了，便問道：「那裏來黃姐姐？」道：「從一個朋友家裏來。」回答了一句，便在沙發上坐下，皺了眉頭，一聲不響。薛珍珍奇怪道：「今天爲什麼事情不快活？」黃姐姐道：「不要說起，真是倒霉。」薛珍珍道：「什麼事情？」黃姐姐道：「今天撞了一鼻子灰，以後我也不能吃影戲飯了。」薛珍珍道：「你說的究竟是什麼事情？」不爽不快，叫人悶死了。」黃姐姐道：「總之我在影戲界裏，坍台到極點了。這碗飯不能再吃。」咧薛珍珍道：「真是不爽快。」問了你好久，還不說出來。」黃姐姐道：「沒有什麼事。」不過我同朋友商量一筆款子，這個朋友一口回絕了。我薛珍珍道：「不借給你款子，同做影戲什麼關係。」呢。」黃姐姐道：「我們公司裏要擴充範圍，添招新股演員，大家要

認股我一時拿不出來。所以同一個朋友商量。那知他沒有情義。回絕了我。這個朋友從前本來是個窮光蛋。靠了我得法的。如今我同他商量錢。他倒回絕我。你想可恨不可恨。薛珍珍道。上海灘上朋友講什麼交情。黃姐姐道。他不講交情。弄得我影戲界裏不能立足了。薛珍珍道。做影戲的大家。要認股嗎。黃姐姐道。不是做影戲的。大家要認股。因為我們的公司。要謀擴充。所以許多演員。大家必須認定股子。你瞧別人都認了。拿出錢來。我拿不出來。坍台不坍台。這碗飯。還好吃嗎。薛珍珍看他一副可憐的神氣。心裏倒着實想幫助他。忙問道。每人要認多少。股子呢。黃姐姐道。倒也不少。因為這一次公司裏擴充股本。總數要添數十萬。倘使少了。基本不充足。就難以賺錢。薛珍珍道。

怎麼股本大了會賺錢呢黃姐姐道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們公司現在不能賺銅錢都因為沒有極大的資本手面做不開資本一大家就相信了薛珍珍道那麼認了股子可以有利息嗎黃姐姐道自然利息一定很厚我們這箇公司就是像現在不賺錢每逢春秋二季也要發給股東二分錢的利息何況賺了錢呢薛珍珍道這樣說來也不是白化的啊黃姐姐道非但不是白化而且還有益黃姐姐這時知道薛珍珍被他說活了動了遂緊一句道可惜你身邊也不便否則和你通融些那是你一定肯的你要認些股子也好將來年年可以領利息呢薛珍珍本來有心肯借給他又不情願自己說肯拿出錢來如今黃姐姐這樣說法很中下懷便問道那麼你認的多少呢黃

姐姐暗暗歡喜，便吞吞吐吐的說了說來。薛珍珍一聽，倒弄得難於回答，不知爲甚麼。黃姐姐一說，薛珍珍爲難。究竟薛珍珍是否真的借給黃姐姐，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朱寡婦三更迎豔女

疝將軍半夜鑿春冰

話說黃姐姐在景州路薛珍珍的房子裏，騙薛珍珍認新支那公司的股子，要向薛珍珍借錢。被黃姐姐一陣胡言亂語，說得活動了。問黃姐姐認的多少股子，黃姐姐纔吞吞吐吐的道：「一共有二萬。薛珍珍本來想借給他，但是想不到黃姐姐開口便是二萬，倒弄得爲難了。心想幾千塊錢還可以商量，怎樣他認了二萬塊。我雖北京帶來了些錢，倘使一次就借給他二萬塊，未免太大了。薛珍珍正在狐疑不決的當兒，黃姐姐猜透了他。」

的心○思○對○薛○珍○珍○道○這○二○萬○塊○錢○不○是○平○白○地○花○費○的○有○股○單○
做○憑○據○比○了○存○在○銀○行○裏○還○要○穩○當○利○息○也○比○銀○行○裏○大○薛○珍○
珍○道○但○是○數○目○太○大○了○黃○姐○姐○道○公○司○裏○的○導○演○每○人○都○認○十○
萬○塊○大○演○員○每○人○都○認○二○萬○塊○這○是○不○能○獨○少○的○要○是○一○個○都○
不○認○倒○也○可○以○但○是○坍○足○了○台○祇○得○脫○離○影○戲○界○咧○非○但○脫○離○
影○戲○界○連○在○社○會○上○也○難○以○做○人○這○一○些○款○子○都○調○不○轉○人○家○
那○裏○再○會○相○信○你○呢○其○實○認○了○股○份○股○單○上○就○寫○你○的○名○字○可○
惜○你○也○掉○不○轉○所○以○我○擔○憂○薛○珍○珍○見○黃○姐○姐○說○得○非○常○誠○懇○
便○深○信○不○疑○想○算○是○我○入○的○股○子○那○真○再○好○也○沒○有○了○本○來○我○
的○銅○錢○是○存○在○銀○行○裏○如○今○做○了○影○戲○公○司○的○股○本○一○樣○有○利○
息○可○拿○不○是○沒○有○分○別○嗎○便○道○那○麼○二○萬○元○數○目○也○着○實○不○小○

我北京來只帶了三四百洋錢。你是知道我的苦況。否則何苦還要做這種討飯生意。我想到小姊妹淘裏去借借。看能借得到。最好。但是借到了。就算我入的股本可以嗎。黃姐姐道。自然可以。股單上就寫你的姓名。領起利息來。就可以你自己去領了。薛珍珍道。准其這樣吧。這筆款子幾時要。黃姐姐道。最好你今天就去調來。我今天夜裏拍影戲的時候。就可以交給經理。明天就可以取股單交款子。我第一個。最先面子也來得最好。看薛珍珍道。那麼你下半年再來。我如今出去調頭。黃姐姐心中暗喜。與薛珍珍溫存一番。而出薛珍珍也並不去。開了皮包。取出一個存摺。放在衣袋裏。直待到黃姐姐來。便交給了他。說是一個北京同來的姊妹所借。摺上一共三萬。借了二萬。要

還我一萬黃姐姐心花怒放拿摺翻開一看是北京致重銀行活存的摺子果然是存着三萬塊一時心花都開了便道不要緊不要緊可以叫公司裏找出一萬塊來薛珍珍道那是好極了叫他們找現款吧黃姐姐道現款也可以這時他笑了一笑道你忘了一件事咧薛珍珍突然之間到弄得不明白起來問道什麼事啊黃姐姐笑道你這個摺子存了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三萬塊錢的利息你不要了嗎薛珍珍被他提醒了倒不禁好笑起來道啊呀忘記了心裏又非常感激黃姐姐覺得他待自己真很誠實不覺更是信任他了又道這筆利息可以也叫你公司裏找出來嗎黃姐姐道當然可以算起來數目也不少咧說完了便把那存摺塞在袋裏同薛珍珍講了一回影戲事

業的發達資本大了。包可以賺銅錢。薛珍珍被他說得深信不疑。到六點鐘光景。黃姐姐立起身來。要走了。說拍影戲的時候。將到咧股單。拿着了馬上。可以送來。出了景州路。一直到牯嶺路。來黃姐姐在一路。上心裏快活。得說不出來。兀是盤算着。到北京去取款子。到了牯嶺路。羅妙華問他那裏去的。黃姐姐便誑騙了他一陣。這個時候。羅妙華同黃姐姐。又是非常要好。黃姐姐也夜夜住到牯嶺路來。所以羅妙華也不加盤詰。坐談了一回。黃姐姐便約羅妙華到卡爾登去跳舞。羅妙華當然非常起勁。打扮得很是妖嬈。同黃姐姐來到卡爾登舞場。剛正坐定。只聽見有人喚着羅妙華。黃姐姐回轉頭去看。却原來是新支那公司的導演陸翥鴻。大家招呼了。陸翥鴻走過來問道。你們

祇有兩個人嗎？黃姐姐道：「兩個人，你是幾個來的？」陸翥鴻道：「我是三個人同來的。」黃姐姐問道：「那三個人？」陸翥鴻一指後面，「只桌上道：『你看是那三個人？祇有兩個連我。』」纔三個，「咧！黃姐姐羅妙華回頭看時，原來是戴美珍同胡繡英。這時戴美珍、胡繡英也都看見了羅黃二人，都過來招呼戴胡二人。現在都是新支那公司的演員，第十五回書裏不是表過戴美珍的事嗎？從前是在大地球公司拍的幾張片子，成績很好，名氣也非常之大。許多影戲公司爭相聘他，被新支那公司捷足先得。胡繡英是初進電影界，拍了一張『離羣之悲』，成績很好，而且他還擅長做風騷的一派，所以大家便加了他一個『騷辣派』。女明星的頭銜好得胡繡英生性本很放浪，對於這『騷辣派』三

字。倒。也。受。之。無。愧。當。時。大。家。在。一。個。桌。子。上。坐。了。戴。美。珍。道。你。們。才。來。嗎。羅。妙。華。道。剛。來。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戴。美。珍。道。我。們。來。了。好。久。了。黃。姐。姐。道。你。們。吃。東。西。嗎。戴。美。珍。道。我。們。已。經。吃。過。了。吃。得。很。飽。你。們。用。吧。這。時。音。樂。的。聲。音。又。鏗。鏘。而。起。了。跳。舞。場。裏。的。男。女。便。一。對。一。對。的。跳。起。來。接。着。黃。姐。姐。也。抱。了。羅。妙。華。跳。陸。翥。鴻。便。抱。着。胡。繡。英。跳。跳。了。一。回。那。樂。聲。停。止。跳。舞。也。停。止。大。家。歸。到。原。座。位。上。羅。妙。華。剛。要。坐。定。陸。翥。鴻。忽。的。走。過。把。羅。妙。華。的。肩。上。拍。了。一。下。羅。妙。華。回。轉。頭。去。嬌。然。一。笑。道。陸。先。生。你。做。什。麼。啊。陸。翥。鴻。道。羅。女。士。你。過。來。我。同。你。說。句。話。羅。妙。華。便。立。起。身。來。跟。陸。翥。鴻。走。到。一。個。牆。角。裏。陸。翥。鴻。道。羅。女。士。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你。肯。不。肯。羅。妙。華。道。什。

麼事情。陸翥鴻道：「我現在有個計劃，關於我們新支那公司的前途，很大，想要靠你成功。不知你肯幫助我，不肯？羅妙華道：「可。是叫我拍什麼吃力的戲嗎？那是不必說，當然可以的。陸翥鴻道：「並不是拍戲，是另外一樁事。羅妙華道：「那末你說出來。嗟，究竟我能做不能？陸翥鴻道：「祇要你肯答應，沒有不能做的。羅妙華道：「我可以做的事情，當然答應。陸翥鴻道：「不是別的事情，要。求你到北京去一趟。羅妙華倒有些不明白，說道：「我到北京去做什麼啊？陸翥鴻道：「這是我的一個計劃，請你秘密些。我們的新支那公司，不是經濟很窘迫嗎？這是你也知道的。出了幾張片子，都是蝕本。我們現在拍的這張『莊嚴的姨太太』，一半還沒到，沒有銅錢再拍下去了。照這個樣子，新支那公司祇

好立刻關門。所以我現在想出一個計劃，要請你幫助我。羅妙華道：「什麼計劃啊？」陸翥鴻道：「我想到北京去招股。北京的有銅錢人多，想去弄些錢來。但是我一個人去，恐怕他們不相信。因此商量你同我一起去一趟。我們的公司成敗在此一舉，你能够幫我的忙，我真是感激不盡呢。」羅妙華聽陸翥鴻這樣說，叫他到趟北京，本很情願。一來他生性歡喜放浪，二來他北京生平未曾去過，但是有個黃姐姐在旁邊，不好意思拋棄了黃姐姐，獨自同着陸翥鴻到北京。況且黃姐姐也恐怕不答應，正在躊躇的當兒，黃姐姐走過來了。黃姐姐看見陸翥鴻鬼鬼崇崇的，拖了羅妙華去講話，已是很不開心。等着他們談了好一會，還不見談完，瞧上去好像陸翥鴻同羅妙華商量事體的樣子。

不由得非常動火。便老實不客氣。走過來聽他們講些甚麼。陸
鴻見黃姐姐來了。遂打斷了話頭。黃姐姐道：「你們講些什麼
難道我不能聽嗎？」陸鴻道：「沒有什麼。不過同羅女士談一樁
事吧。」黃姐姐問羅妙華道：「究竟是什麼事情？你能够告訴我
嗎？」羅妙華爲這件事正是躊躇不決。見黃姐姐問他。想不如在
陸鴻面前說穿了。看黃姐姐如何說法。便道：「陸先生要到北
京去招股子。一個人去。恐怕沒有人相信。他所以約我同去。」
黃姐姐聽見叫羅妙華到北京。便疑心陸鴻有些不老實。
忽然想起薛珍珍。致重銀行的摺子來。想我本來要到北京。如
今陸鴻既約羅妙華同去。不如讓我跟去。一來可以到致重
銀行裏去取存款。二來可以監視他們的行動。不是一舉兩得。

嗎。遂問羅妙華道：「你的意思怎樣呢？」答應陸先生：「一起去嗎？」羅妙華道：「我還未決定。」咧黃姐姐道：「陸先生既是爲公司裏的事，情要叫你去當然要去的，便是我也同陸先生一起去一來，是去見識見識北京的情形。」二來於公司方面的事也可以效勞一些。陸鴻鵠起初要羅妙華一個人去爲可以自己做主，偷使跟了一個黃姐姐。當然有些礙手礙腳，心裏雖然不願，但是不好意思回絕他不能去，而且知道羅妙華與黃姐姐是一搭一擋，一吹一唱，不讓黃姐姐到北京去。羅妙華恐怕也去不成，想橫豎我不能轉羅妙華的念頭，不過要利用他做個幌子罷了。黃姐姐既然要跟去也祇得讓他去了，便道：「那是好極了，我們一齊去，成績一定不差，但是我想三天裏就要動身，好早日。」

回來你們有什麼必須帶的行李預備好了。免得臨時促促羅妙華道。我們動身的日脚最好說定了。吧。黃姐姐道。我也以爲早去一天的好。陸翥鴻想了一。想道。準在後天吧。大家既已說定。依舊回到原位。酒沸花舞。直鬧到夜間兩點鐘時候。羅妙華與黃姐姐方纔擁抱着同車。而回明天公司裏。人都已知道。便又在卡爾登餞行熱鬧非常。又隔了一夜。大家齊集在火車站上。送行的人着實不少。公司中又送了許多新聞到報館裏。刊登他們便同車。直到北京。從此卡爾登舞場上少了一粒大明星。似乎也寂寞了一些。隔了兩個多月。他們方始回上海。大家又是接風宴。請他們忙過不迭。戴美珍就去和胡繡英商量。合作主人請他們吃飯。繡英道。羅阿姊風頭真健。不過昨天我有。

一個北京朋友來告訴我。說他們在北京的成績不能算好。你外面也聽得麼？美珍道：聽是也聽得一些。小報上也見過一些。不過不很詳細。你的朋友怎麼說？難道外面的謠言是真的麼？繡英道：我們自己要好姊妹自然情願他不真。完全是謠言。可是我那朋友却說得活龍活現。像煞是真的。我已叮囑他千萬不要再傳出去了。美珍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繡英道：我告訴了你。你也不許告訴別人的。美珍道：自然萬一被小報知道。又要加鹽加醬。肉麻當有趣的登出來了。繡英道：他們到了北京。三個人便住在西方飯店。一共開了兩個房間。三人分住。陸蠡鴻便託人到各報上去登了極大的封面廣告。說上海的新支那影片公司新片「上海百名人」到北京。的戲院裏來開映。

還外。加女明星羅妙華的唱歌。這廣告在報上露佈之後。遂轟動了北京的社會。因爲北京雖然是個首都。形形色色。都有單單電影女明星一項。獨付缺如。祇得聞聲相思。沒有見面的機會。如今看見廣告上羅妙華登台唱歌。怎的不轟動一時呢。第一天在開光戲院做影戲賣了滿座。一班北京人當然不是來看影戲。是來看羅妙華的。在羅妙華登台的當兒。一時掌聲如雷。陸翥鴻暗暗得意。講到羅妙華的姿態。本來非常漂亮。這一天要博台下的同情。故意做出種種的嬌媚神氣。來迎合北京人的心理。當然是同聲贊美。羅妙華便出了風頭。第二天陸翥鴻又想出一個贈送照片的法子。把羅妙華的時裝照相在照相館裏趕印了許多。凡是到開光戲院來看影戲的都贈送。

一。張。這。個。消。息。一。傳。播。來。的。人。越。加。來。得。轟。動。真。有。萬。人。空。巷。
之。概。北。京。人。得。了。羅。妙。華。的。照。片。大。家。都。視。同。拱。璧。如。獲。珍。寶。
細。看。那。張。照。片。的。羅。妙。華。穿。着。一。薄。如。蟬。翼。的。半。西。裝。兩。只。臂。
膀。完。全。露。了。出。來。胸。前。雙。峯。隱。約。的。可。以。看。出。下。身。的。褲。子。也。
是。短。得。在。腿。灣。裏。腿。上。罩。着。一。雙。長。統。絲。襪。肌。膚。隱。隱。地。露。出。
來。原。來。這。個。照。相。還。是。夏。天。拍。的。雖。不。能。算。是。全。裸。也。好。算。是。
半。裸。北。京。本。是。風。流。的。社。會。對。於。羅。妙。華。怎。不。神。魂。顛。倒。呢。北。
京。的。報。紙。便。天。天。登。着。羅。妙。華。陸。翥。鴻。的。新。聞。好。像。梅。蘭。芳。到。
了。上。海。梅。黨。的。新。聞。記。者。天。天。在。報。上。做。着。起。居。注。一。般。北。京。
的。人。便。沒。有。一。個。不。知。道。羅。妙。華。陸。翥。鴻。同。住。在。西。方。飯。店。專。
誠。到。西。方。飯。店。來。瞻。仰。丰。采。的。應。接。不。暇。還。有。許。多。戲。院。的。老。

板看見開光戲院靠了羅妙華天天賣滿座眼紅起來也想商量陸翥鴻在自己的戲院裏開映幾天也要請羅妙華登台獻藝因此便排日的宴請陸羅二人還有達官貴人豪商大賈都轉羅妙華的念頭託人介紹也是盛筵款請他們二人羅妙華天天打扮得十分妖豔的同陸翥鴻赴宴這樣的鋒銳十足旁邊却氣壞了個黃姐姐想照這樣的招搖總不是道理陸翥鴻倒可以利用羅妙華招股子於我一些也沒有利益而且天天瞧他們一起赴宴自己却沒有份兒更加說不出的難過尤其北京的一輩闊老無不神魂顛倒爲間接結好起見便隨意認一些股子好得是空口說說過後不足爲憑可是陸翥鴻却已暗暗得意他到北京來的目的本來是要說活動一輩闊老

叫他們入股騙些他們的銅錢。如今這樣的一宣傳居然有效。闊老來請他們吃飯就可以慢慢入手。陸翥鴻那能不开心呢。許多闊老之中單表一個潘瓢就是討過薛珍珍做姨太太的。他在北京闊老之中於經濟界中最能活動。從前也做過財政。總長北里之中沒有不知道潘大人的。而且他對於女色方面也好。說是無往不利。他一聽見羅妙華在北京便心癢癢地要見見電影女明星的丰采。他在北京無論那種女人他都玩過。獨是這電影女明星一項因為北京從來不曾有過。但瞧見報上上海的電影女明星怎樣豔麗。怎樣放蕩。但是祇得聞聲相思而已。如今忽然來了一個電影明星如何可以放過。便在自己宅裏設宴請陸羅二人。陸翥鴻知道潘瓢是個有名的財閥。

想大大的趨奉一下。當晚同了羅妙華赴宴，還把一本『五女郎』的片子帶去，以便就在潘宅開映。這一夜潘瓢所請的客人，大半都是軍政兩界的闊人。陸羅二人當晚到了潘宅，潘瓢瞧見羅妙華苗條碩長的身材，秋波蕩漾的妙目，衣飾的奇巧，在北京真的沒有見過，覺得比較堂子裏的姑娘別有一種風韻。暗想不愧羅妙華是個名馳南北的電影女明星，確非北里中人所可比擬。陸翥鴻便把帶來的片子開映給許多闊人看。做完了影戲，大家入席賓客的許多眼光不約而同的都射在羅妙華身上。羅妙華於交際一道本來不弱，倒也應付裕如。吃過了幾道菜，潘瓢對陸翥鴻道：『今天蒙陸先生同羅女士降臨寒舍，真是非常榮幸。但是素知羅女士擅長歌舞，能否就請羅』

女士當衆獻藝也好。我們飽飽眼福。陸翥鴻當然答應。要叫羅妙華跳舞。唱歌。羅妙華也不好拒絕。祇得離席連唱帶舞。來賓又齊聲贊美。這一次直鬧到一句鐘纔散。陸羅二人回到西方飯店。只見黃姐姐已經睡了。羅妙華喚了幾聲。也不曾喚醒。便到陸翥鴻的房間裏來談着。方纔的許多闊人。羅妙華的虛榮心。比了別人加倍的重。這回看見了這班大老。却也非常起勁。與陸翥鴻談這個。那個。正在談得起勁的當兒。忽然有人敲房間的門。陸翥鴻便問那個外面。回答說是茶房。陸翥鴻遂開了房門。一看茶房背後跟着的。是一個馬弁打扮的人。踏進來了。開口道。那一位是陸先生。陸翥鴻打量那人。好像是軍人。身邊的護兵。倒有些害怕。遂問道。你是那裏來的。找陸先生有什麼

事情那馬弁打扮的人道：「咱是朱寡婦胡同魯宅裏來的，咱們大帥同潘大人要請這裏的羅小姐去玩。陸翥鴻聽說要叫羅妙華到朱寡婦胡同魯宅裏去，心想這位魯將軍是出名的蹂躪女子的魁首，三更半夜叫羅妙華去，一定不是好路道。但是，要巴結他們，倒不可不去，便對羅妙華道：「魯將軍同潘大人要請你去玩玩，你去不去？」羅妙華雖然是個經驗宏富的女子，但是，只能在上海交際場裏馳騁，對於這班大人物，倒也有些難於周旋。如今聽說叫他到魯將軍那裏去，他方纔在潘瓠席上已經瞧見魯將軍的模樣，魁梧奇偉，真是個粗獷武夫。看見了，也有些毛骨悚然。何況到他家裏去呢？正很躊躇的時候，那馬弁打扮的人又說道：「羅小姐，快請上車吧。汽車停在外面，咱

們大帥說羅小姐不去就得多派幾個弟兄來接啦羅妙華一聽嚇得心裏勃勃的跳陸翥鴻一想他要是去那裏是派兵來接簡直是來捉人咧還是去的好一來免得他派兵來二來多少有些效果便對羅妙華道你去一趟吧羅妙華想起魯將軍也覺有些可怕還不敢去心裏想叫陸翥鴻同去便說你也去嗎我們一起去吧那馬弁又道大帥吩咐羅小姐一個人去了好了羅妙華祇得硬着頭皮隨那馬弁出了飯店乘汽車直達朱寡婦胡同不提陸翥鴻見羅妙華去了倒着實放心不下心裏雖然很急但也沒有法想好得羅妙華吃些小苦頭於我的計劃上或者可以有些成績他正在這樣癡心妄想不想隔壁房間裏的黃姐姐一翻身爬起來疑心羅妙華與陸翥鴻有什麼

麼毛病。原來他獨自在房裏。越想越氣。氣極了。賭氣就睡。其實沒有睡着。知道羅妙華喊他。他故意不答應。裝做睡着的模樣。後來不聽見羅妙華的聲音了。睜開眼睛。來一看。羅妙華已經不在房間裏了。知道一定在隔壁房間裏。又等了一刻。還不見來。不覺憤恨起來。心想。難道他與陸翥鴻有花頭嗎。便一翻身爬起來。急急匆匆的穿好了衣服。奔向陸翥鴻的房間。來一轉。扭開門進去。只見陸翥鴻已睡在床上。黃姐姐搶過去。把陸翥鴻的被頭一揭。却不見羅妙華的影蹤。疑心陸翥鴻把羅妙華藏了起來。床底下。床背後。都尋到。真的不見羅妙華。陸翥鴻倒弄得莫名其妙。瞧着黃姐姐一副窮兇極惡的神氣。很覺可怕。黃姐姐尋完了。沒有羅妙華。恨得暴跳如雷。厲聲道。妙華呢。你把

他藏到那裏去了。陸翥鴻一時說不出來。黃姐姐又催着他說。陸翥鴻沒法祇得說道。朱寡婦。胡同那裏去了。黃姐姐道。他一個人去做什麼。陸翥鴻道。是魯昌同潘瓢請他去的。黃姐姐一聽。是魯昌請他去的。知道魯昌是有名的女色裏的魔王。不禁又恨。又難過。恨恨的對陸翥鴻道。你怎麼讓他去的。陸翥鴻道。是他自己要去。黃姐姐道。好好。你不同他到潘宅裏吃飯。魯昌那裏會看見。如今倒又放他一個人去。好好。現在北京也不與你爲難。到了上海。總有辦法。我也不住在這裏了。今天就上火車去。咧憤憤的回到自己房間裏。取了一只皮包。這皮包裏原來就是薛珍珍的存款。他已向致重銀行提了出來。打了一張匯票。可以在上海支取。他拾了皮包。再到陸翥鴻的房間裏對

陸。翥。鴻。道。我。回。上。海。去。了。同。你。上。海。再。見。吧。說。着。匆。匆。的。便。走。
陸。翥。鴻。心。裏。雖。然。吃。驚。也。祇。得。由。他。陸。翥。鴻。自。己。那。裏。睡。得。着。
等。等。羅。妙。華。又。不。回。來。心。裏。焦。急。萬。分。隱。約。迷。朦。了。一。回。醒。轉。
來。鐘。上。已。經。九。點。多。他。立。刻。起。來。到。羅。妙。華。的。房。間。裏。却。看。見。
羅。妙。華。就。躺。在。一。只。長。沙。發。上。陸。翥。鴻。喚。了。幾。聲。方。始。醒。來。陸。
翥。鴻。道。你。爲。什。麼。不。睡。到。床。上。去。躺。在。沙。發。上。不。要。着。寒。嗎。羅。
妙。華。微。微。的。睜。了。一。睜。眼。睛。低。聲。道。很。乏。力。呢。陸。翥。鴻。心。裏。明。
白。把。羅。妙。華。扶。了。起。來。扶。到。他。床。上。同。他。蓋。了。被。頭。羅。妙。華。便。
昏。昏。沈。沈。的。睡。了。陸。翥。鴻。走。出。房。間。來。問。茶。房。道。你。們。知。道。羅。
小。姐。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嗎。中。間。一。個。茶。房。道。羅。小。姐。回。來。東。
方。已。經。發。白。咧。羅。妙。華。這。一。瞋。睡。到。晚。間。纔。醒。因。爲。仍。舊。要。上。

台唱歌到開光戲院來。這時候因爲羅妙華招搖得太厲害了。歡迎的人太多，便有破壞的份子說羅妙華的壞話。更是因爲開光戲院天天滿坑滿谷，別的戲院眼紅存心要與羅妙華陸翥鴻開開心，不知那個捉狹鬼假印了許多請帖，都是署着陸翥鴻羅妙華的名字，四面亂發一班新聞界接到了請帖都興匆匆的赴宴。那知撲了個空，當他們是有心同北京人開玩笑。明天的各報上遂都反了論調，把羅妙華同陸翥鴻大罵說羅妙華怎樣的淫蕩妖艷，有傷風化，咧把裸體的照相送人，咧甚至於說羅妙華是女拆白黨，來騙北京人的錢財，咧夜夜西方飯店裏有客人去的咧，種種破壞的言語無所不至。隔了一天，還有人到警察署裏去要叫警察署驅逐羅妙華，不許再逗留。

在北京不然於社會風化上大有關礙因此羅妙華同陸翥鴻的輿論漸漸惡劣開光戲院的生意也驟然之間一落千丈這時候陸翥鴻弄得進退兩難本想來招北京人入股目的未達羅妙華却吃了苦頭真是偷雞勿着蝕把米聽聽外間的空氣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他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如及早回上海但是這一次毫無利益就此回上海未免有些說不過去他又想出一個計策來立刻寫了許多信托上海的朋友在報上宣傳說陸翥鴻這一次到北京成績怎樣怎樣甚麼有名人物都入他們的股現在定幾時就要回來了。他一面却無聲無息的潛回上海黃姐姐聽見陸翥鴻回轉起初本想同他爲難後來因爲一無理由況且他已經失敗見了羅妙華羅妙華也叫

他。不。要。提。起。了。免。得。大。家。曉。得。黃。姐。姐。也。就。不。再。與。陸。翥。鴻。爲。難。這。件。事。也。就。不。了。而。了。咧。美。珍。道。我。們。可。以。不。去。管。他。還。是。代。他。守。秘。密。要。緊。我。們。明。夜。准。在。大。西。洋。罷。繡。英。道。你。去。辦。就。是。了。兩。人。議。定。美。珍。自。去。知。照。定。房。間。發。帖。不。提。到。了。明。天。陸。翥。鴻。同。羅。妙。華。當。然。應。邀。赴。宴。只。見。胡。繡。英。衣。飾。華。美。十。分。氣。概。一。副。姿。態。尤。其。來。得。倜。儻。豔。麗。陸。翥。鴻。心。裏。暗。暗。奇。怪。想。胡。繡。英。從。前。從。來。不。曾。有。過。間。錢。請。客。時。常。聽。得。他。愁。窮。我。到。了。一。趟。北。京。他。忽。然。這。樣。的。氣。概。了。真。是。應。該。括。目。相。看。了。後。來。他。打。聽。別。人。才。知。道。他。近。來。進。賬。很。好。新。開。了。一。片。叫。什。麼。羅。克。商。店。聘。了。他。做。女。招。待。因。爲。生。意。好。給。他。一。百。塊。錢。一。月。其。實。那。商。店。也。利。用。他。的。名。氣。買。客。可。以。多。來。些。罷。了。另。外。還。有。

月下海影戲公司情願請他做主角。每月送他二百塊錢。已先付了兩個月薪水。這片公司專門拍裸體的片子。胡繡英便去做裸體的主角。戴美珍也在其內。陸翥鴻便問美珍道：「這片下海公司幾時開。我倒要看看他們拍些甚麼片子。」戴美珍道：「如今已經不成功了。陸翥鴻道：「怎麼只有一句話嗎？」戴美珍道：「本來是要開出來的。都是受了江浙戰事謠言的影響。答應的股本都不肯交下來。如今正擱淺着呢。原來這時候正是鬧着江浙戰事。滬寧路上一天的兵車接連不斷。嚇得內地的人民都逃到上海租界裏來。無論大旅館小旅館都擠得滿坑滿谷。有許多小棧房的老板便視爲賺錢的機會來了。故意的把棧房價目抬高。逃難的人一時急促。間沒有找着房子。祇得吃他

的竹槓而且這時候的房價也陡然的漲了起來平常一間亭子間祇要租幾塊錢這時非幾十塊不可甚至於五六十塊都有租的人却來得多上海租界裏一時幾有人滿之患人民忙着逃難的當兒江浙果然開火了那知戰期延長兩個月方纔停止首先到上海佔據龍華的是笑話將軍這位笑話將軍叫做明允章他奉令打上海因爲吃了敗仗所以投降了上海方面那知他的運氣真好上海方面的首領因爲餉項不接濟所以溜到東京去了他便佔據了龍華說是被他第一個攻克笑話將軍一到龍華便自稱爲王起來就算自己是護軍使居然出示安民功架十足一方面他又亂派官吏原來這時候的上海亂得不得了首領一逃許多官吏也都到租界笑話將軍就

此把手下的一班心腹一個個位置什麼縣知事咧警察廳長咧種種的局長咧都在他掌握之中笑話將軍好不得意而且他生性歡喜財色兩字祇要有什麼人拿了整千的銀子去運動他請他派個官做做他祇要看得見白花的洋鈔沒有做不到的事這時便有一輩官迷都情願拿了銅錢孝敬給笑話將軍要他派個一官半職但是上海的官吏雖多究竟也有限你也拿銅錢運動做什麼局長他也送銀子運動做什麼廳長一時弄得笑話將軍也難於措置好得笑話將軍只管收錢其他都隨隨便便你出了運動費做得着做不着不關他事所以官迷之中白花掉運動費的倒也不少就是得了委任狀却也難於到任你道怎麼原來笑話將軍雖然佔據了龍華自稱護

軍使亂派官吏一面南京這位瞎子督軍並不承認他做護軍使因爲笑話將軍並不他自己手下的將官是友軍的先鋒隊瞎子督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始把上海得到那知却被笑話將軍佔了上風心裏真有些無可奈何他便也做法笑話將軍亂委官吏存心是不當笑話將軍人物看待笑話將軍今天委一個縣知事他也委一個縣知事笑話將軍明天又委一個地方廳長他也委一個地方廳長一個職份總有兩個人來做弄得大家不能到任上海社會上遂有了雙包案的雅謔就像向作觀同申桂孫便是得了委任狀大家都不敢到任向作觀在第十回裏不是做過一任灘縣的釐局局長嗎後來督軍另派了個武嘉和便把這個釐局局長奪了去他便回了濟南恰

巧他的岳母寫信給他叫他夫婦到上海來吃內姪女的喜酒並且要叫他籌備婚事時候幫幫忙還有什麼人銀行股子的話他便到了上海適逢着梁慧娟被李清篁李仲英一輩人騙到漢口做土生意回來便被捕房捉了去後來保出來向作觀也出了不少力喜酒遂沒有吃成功他的岳母只因內姪女出了這樁事情心裏不高興入銀行股子的事也就不再提起向作觀這時候因爲鬧着江浙風雲也不願意立刻回濟南就此在上海租了房子暫且住下笑話將軍一到上海做了護軍使運動做官的消息傳遍了上海不禁又活動了向作觀這時他有幾個朋友也說這筆生意大可得說得起勁大家便想股份性質運動一個局長玩玩出息好些的還是稅務所長商量

定妥湊集了一萬塊錢實行到笑話將軍那裏去運動公推向作觀出面向作觀當然求之不得好得護軍使署裏有個秘書同向作觀也是朋友向作觀便去托他居然弄到了一紙委任狀想要到任接事可是南京也派了個稅務所長向作觀想倘使去接事了那南京方面的也來接事不是弄僵了嗎所以祇能攔下來一時難以到任那已經送給笑話將軍的一萬塊錢當然不能討回來幾個股份朋友祇得自認晦氣向作觀正在欲到任而不能的當兒聲勢煊赫的長腳將軍來了原來長腳將軍是笑話將軍的上級軍官這回勢如破竹的衝到上海聽說笑話將軍佔據龍華自稱護軍使亂派官吏不覺勃然大怒說要到上海來把笑話將軍軍法從事笑話將軍得了消息立

刻溜之大吉。向作觀是笑話。將軍所委這時當然不成問題。一萬塊錢也算拋在長江裏。瞧了一回水花。好在是股份性質。每人損失也不大。也就放棄了做官的心腸。向作觀自從吃了這回苦頭。便不再想做官。意欲於上海一意經商。同人家合股開公司。有時候也出錢辦辦小報。很覺逍遙自在。此處說過。可不再表。至於那申桂孫呢。却是瞎督派他做上海警察廳長的。他本來有警察廳長之熱。這回總算如願以償。無奈剛在笑話將軍勢力範圍以內。不敢到任。直到長脚將軍到了上海。申桂孫的警察廳長之夢也就醒了。不能再做。這都是長脚將軍到了上海的事情。如今還不曾來笑話。將軍依舊逍遙龍華。胡帝胡天這位笑話將軍一向生長在窮鄉僻壤之地。他統領的軍

隊駐紮的地方也是苦得了。不得雖然生性歡喜財色。但是他住的地方沒有財色可以供他開心。所以他一到上海。真是自迷五色。失了魂魄。當做了神仙福地。不是長脚將軍。威靈顯赫的來趕掉他。他恐怕情願老死在上海了。這時又有一輩趨炎附勢之人。以爲笑話。將軍從此就是上海的護軍使了。馬屁一五一十的拍上去。單表其中有個洪世明。洪世明在第五回書裏已經表過。就是因爲嫖賭狂蕩。被他老子老洪驅逐出了家門。梅特勒的繙譯。余仲虎替他控告父親。說老洪吞沒母產。驅逐兒子。那老洪便托時模仁同余仲虎商量。余仲虎開口便是十萬時模仁對老洪一說。老洪勃然大怒。說情願同他打官司。時模仁因爲余仲虎允他提十份之一急急的到老洪姨太太。

那裏想托姨太太在枕頭邊說句話果然老洪聽了他姨太太的話拿了八萬塊錢出來余仲虎的律師就替他消了案時模仁到手八千塊洪世明到手了二萬塊其餘的都是余仲虎的洪世明得了二萬塊錢斗然的又闊綽起來無奈他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手裏一有了錢依舊吃喝嫖賭無所不至這時他從前的一班朋友看見洪世明又有了錢都來趨奉他一起嫖賭幸虧洪世明的運道來了有人約他去販土大得其法賺了十幾萬洪世明竟成了個小小的富翁嫖嫖堂子賭賭銅錢寫意得了不得笑話將軍初到上海看着這種繁華之地當然有些躍躍欲試便有拍馬屁的朋友把洪世明介紹給笑話將軍當個識途老馬洪世明認識了笑話將軍心想這是上海灘上最

闊的闊人了。應該大大的結交一下。知道笑話將軍歡喜的是美色。他便夜夜約笑話將軍逛窯子。笑話將軍逢到白相堂子別的事情。便可以一概不問。有一天夜裏。洪世明在一家堂子裏請客。這家堂子。倌人是叫翠冰。是個出名的爛污貨。並不是洪世明做這個爛污貨。只因洪世明看上了翠冰的一個妹子。叫翠英的。還是小先生。所以時常在翠冰那裏請客。這一天他請了笑話將軍。笑話將軍便到了。笑話將軍從不曾吃過花酒。他冒冒失失的到翠冰那裏走進來。弄得四面亂轉。相幫看見他。曲頭曲腦。心裏暗笑。便指引他到樓上。喚起客來。把笑話將軍嚇了一跳。上了扶梯。踏進房間裏。一疊連聲的喚着『笑話』

「笑話」洪世明見貴人駕到。立刻過來敷衍笑話將軍也莫名。

其。妙。看。見。來。客。不。少。都。是。不。認。識。的。洪。世。明。知。道。笑。話。將。軍。是。吸。雅。片。煙。的。叫。翠。冰。擺。好。了。煙。具。在。榻。上。請。笑。話。將。軍。吸。洪。世。明。乘。便。又。同。翠。冰。說。他。是。新。近。來。的。護。軍。使。真。是。上。海。第。一。個。闊。人。你。們。着。實。可。以。巴。結。巴。結。翠。冰。是。何。等。玲。瓏。乖。巧。的。人。物。看。見。他。土。頭。土。腦。知。道。是。個。好。打。發。的。而。且。他。又。是。上。海。灘。上。第。一。等。闊。人。着。實。想。巴。結。笑。話。將。軍。這。時。煙。具。已。經。擺。好。翠。冰。對。笑。話。將。軍。道。明。大。人。你。用。煙。嗎。笑。話。將。軍。看。了。翠。冰。一。眼。覺。得。眼。前。一。亮。就。是。這。種。五。顏。六。色。的。裝。束。在。笑。話。將。軍。眼。睛。裏。也。從。沒。見。過。慌。忙。道。吃。的。吃。的。翠。冰。道。那。麼。用。吧。明。大。人。我。來。同。你。裝。好。嗎。笑。話。將。軍。只。樂。得。嘴。都。合。不。攏。來。連。道。一。笑。話。一。笑。話。一。笑。話。剛。要。橫。到。榻。上。瞧。見。了。煙。具。又。連。道。笑。話。笑。話。呆。呆。

的。瞧。着。煙。具。翠。冰。看。見。笑。話。將。軍。這。副。神。氣。不。禁。暗。笑。說。道。明。大。人。哈。格。笑。話。介。笑。話。將。軍。道。這。是。吸。煙。的。東。西。嗎。笑。話。笑。話。翠。冰。道。明。大。人。這。是。煙。盤。傢。生。呀。笑。話。將。軍。道。這。種。東。西。可。以。吸。煙。嗎。笑。話。笑。話。翠。冰。倒。被。笑。話。將。軍。弄。得。昏。起。來。想。煙。盤。傢。生。不。是。吸。煙。用。是。怎。麼。用。的。呢。笑。話。將。軍。這。時。一。疊。連。聲。的。喚。着。笑。話。笑。話。很。現。出。奇。怪。的。樣。子。一。把。拖。了。洪。世。明。對。洪。世。明。道。笑。話。笑。話。你。叫。我。吸。煙。這。種。東。西。可。以。吸。煙。嗎。洪。世。明。被。他。一。把。拖。到。床。前。看。見。榻。上。擺。着。的。明。明。是。煙。鎗。煙。盤。怎。麼。說。不。可。以。吸。煙。呢。當。笑。話。將。軍。嫌。煙。具。太。壞。對。笑。話。將。軍。道。護。軍。使。這。副。煙。盤。傢。生。太。糟。嗎。叫。他。換。一。副。吧。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這。不。是。吸。煙。的。東。西。啊。裝。煙。的。傢。伙。這。樣。小。的。嗎。我。們。煙。缸。比。

了。這。個。要。大。幾。倍。啦。原。來。笑。話。將。軍。的。煙。量。極。大。平。常。吸。一。次。總。要。六。七。兩。小。煙。缸。他。沒。有。見。過。如。今。看。着。他。不。由。得。大。為。奇。怪。所。以。連。連。呼。着。笑。話。洪。世。明。起。初。當。他。嫌。煙。具。太。壞。後。來。聽。他。說。嫌。煙。太。少。忙。對。翠。冰。道。明。大。人。嫌。你。們。的。煙。少。你。們。換。一。只。大。缸。吧。翠。冰。果。然。去。拿。了。一。隻。磁。缸。出。來。便。在。笑。話。將。軍。的。對。面。躺。了。同。笑。話。將。軍。裝。煙。笑。話。將。軍。臥。對。美。色。心。裏。癢。癢。地。很。是。快。活。翠。冰。裝。了。一。筒。煙。授。到。笑。話。將。軍。的。嘴。上。笑。話。將。軍。一。吸。便。沒。有。了。不。禁。連。連。道。笑。話。笑。話。怎。麼。一。口。就。完。啦。翠。冰。倒。暗。笑。起。來。心。想。今。天。把。我。們。藏。着。的。煙。膏。要。送。終。在。他。口。裏。了。祇。得。又。裝。一。筒。送。到。笑。話。將。軍。口。邊。一。吸。又。沒。有。了。一。口。一。筒。連。吸。了。七。八。十。筒。之。多。笑。話。將。軍。只。纔。說。不。要。吸。了。這。時。候。

席間已經擺好大家等着笑話將軍坐席笑話將軍吃舒齊了。烟立起來洪世明讓他坐了第一位他便坐了洪世明取過局票來對笑話將軍道軍使你叫那個啊笑話將軍聽了不懂洪世明又道軍使你叫那一個局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叫什麼局洪世明知道他不懂了便又道軍使你要喊個姑娘來玩玩嗎笑話將軍道好的好的洪世明道軍使你喊幾個來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喊五十個吧洪世明祇得依他把局票亂寫寫了。三四十個都一齊發出去自己也叫了幾個不一回便陸續的來了笑話將軍的背後變做了肉屏風笑話將軍只樂得開張了血盆大口嘻嘻笑個不住他想真是有生以來也沒過這樣快樂這時那個翠冰愈其奉承笑話將軍明大人長明大人

短笑話將軍覺得翠冰與他有意思了便起了非份的念頭他本來是一個粗獷之徒見了看得中的女人便想供自己快樂這時他見了翠冰這樣一個人物真是覺得天下第一等的美人但是倒着實爲難了他他不知道他肯不肯我在別地方把他搶了來就得了現在倒不好冒失他總算還粗中有細想問一問洪世明再說一場酒直鬧到半夜裏的兩點鐘方纔大家散去笑話將軍別具懷抱存心要與洪世明說話洪世明看見笑話將軍呆呆的坐着便道軍使你的汽車來嗎如其不會來就坐我的汽車送你回去笑話將軍正中下懷遂道好的好的我坐你的汽車吧兩人便一同下了扶梯笑話將軍的汽車原來已候在門口還有幾個護兵在汽車兩旁站着笑話將軍

踏出來道：你們把汽車開回去。我回別人去遊玩啦。幾個護兵
 答應了。聲是便叫汽車夫開回去。笑話將軍遂坐了。洪世明的
 汽車。汽車夫問道：開到那裏去？洪世明想了一想，道：太東旅館
 在汽車裏。洪世明問笑話將軍道：方纔的翠冰，你看得中嗎？笑
 話將軍道：那個是翠冰。洪世明道：就是那個裝煙給你吸的姑
 娘。笑話將軍正中下懷，便道：就是那個裝大烟槍給我吸的嗎？
 很好，很好。洪世明道：軍使，你看得中何妨？把這塊冰鑿一下子
 呢。笑話將軍道：可以玩嗎？洪世明道：軍使，還是要談談。還是
 末就。叫他來好嗎？洪世明道：軍使，還是要談談。還是要實行笑
 話將軍便又不懂。道：笑話笑話。洪世明又換一句道：軍使，喚了
 他來，還是就同他清談。還是要到床上去笑話將軍道：笑話笑

話那自然要到床上的啊。立在地下行嗎。洪世明不禁暗笑。心裏明白他的意思。想我這回可以拉一拉馬成功了。他一定感激我。便道：軍使，你打算出多少錢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同他玩要出錢嗎？洪世明道：他們堂子裏的姑娘是靠了給人家玩賺錢的啊。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靠了這件事情賺錢。笑話。笑話。洪世明道：軍使，偷使真的要玩。我倒可以同他們講價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那個不要玩。恐怕你也要玩的。洪世明道：我們叫了他來再說罷。這時汽車已經到了太東旅館的門口。兩人下了車。洪世明開了一間大房間。佈置得很是攷究。笑話。將軍覺得真是見所未見。很覺好玩。洪世明便寫局票叫茶房去叫局。不多一回。翠冰便來了。跟了一個老鴇叫阿胖嫂。嫂

的翠冰踏進來，便嬌滴滴的喚了一聲：「明大人，笑話！」將軍忙不迭的答應，又說了許多方纔待慢的話。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洪世明這時想同阿胖講價，便想出一個計較對笑話。將軍道：「軍使，你要用煙嗎？」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怎麼？你知道我煙癮發了呢？」洪世明撇了電鈴，叫茶房弄煙具，茶房認得洪世明，是太東旅館裏的老主顧，沒有辦不到的事，便把煙盤傢生取了來，擺在榻上。笑話！將軍一看，道：「笑話！笑話！怎麼都是小的呢？」翠冰道：「這裏都是小的啊！」明大人你多用幾筒吧！我來裝煙。笑話！將軍便睡到榻上。翠冰同他裝煙。洪世明出了房間門，對阿胖嫂嫂招招手。阿胖嫂嫂出來問道：「洪大少，啥事體？」洪世明道：「我同你商量那位明大人看上了翠冰，想叫他住在這裏，可以嗎？」

阿胖道有什麼不可以。洪大少，但是你是明白人。我們是靠的什麼。洪世明道：那個自然。你說個數目。我好同他商量。阿胖嫂便把一夕的代價說出來，只把洪世明嚇了一跳，倒弄得難以答言。要知阿胖嫂說出來的究竟是多少，爲何洪世明嚇了一跳。這段露水姻緣，有沒有成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春夢一場重落卑田院
威風八面裝點縣衙門

話說笑話將軍同洪世明在太東旅館開了房間，笑話將軍躺到榻上，吸煙。洪世明踏出房門，招手喊翠冰的老鴛。阿胖嫂出來問：「啥事體？」洪世明對他說：「明了。」叫阿胖嫂討價錢。阿胖嫂道：「我是無有不可以。不知我們阿媛肯不肯？」咧。洪世

明道你答應了。阿媛當然好商量。這位明大人好算得。上海頂天立地的闊人了。他銅錢橫豎不在乎。此你說了一個數目。我同他說去。阿胖道：「那麼這樣吧。」伸了一個指頭出來。洪世明道：「一千嗎？」阿胖道：「一萬把。」洪世明嚇了一跳。心想：「他這記竹槓倒弗小。一萬塊錢。睏一個爛污貨。天下有這樣冤桶嗎？」遂搖了搖頭道：「一萬塊錢。你真真瞎來了。睏你們阿媛。要這許多開一個小先生的包。要多少呢？」阿胖道：「我們阿媛難道是大先生嗎？」洪世明道：「啊喲。你這句話說給別人聽。倒還或者相信你。要騙我是騙。勿相信的。」阿胖道：「洪大少。請你幫幫忙。這位明大人。橫豎不在乎。此洪世明道：「幫忙是可以的。數目似乎太大了。難開口。」阿胖道：「既然這樣減少了一千吧。」洪大少道：「你是老客人。」

謝。謝。你。幫。幫。忙。真。是。感。激。不。盡。呢。洪。世。明。這。時。忽。然。靈。機。一。動。想。這。回。倒。可。以。楊。一。下。便。宜。了。遂。對。阿。胖。道。老。實。說。開。一。個。包。也。最。多。化。了。一。千。塊。你。真。是。獅。子。大。開。口。阿。胖。道。也。不。瞞。你。洪。大。少。說。這。原。是。敲。敲。彎。舌。頭。要。請。你。大。少。幫。忙。的。瞧。洪。世。明。道。好。的。準。其。這。個。數。目。但。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算。是。謝。我。阿。胖。道。自。然。應。該。謝。的。洪。大。少。你。要。甚。麼。事。啊。洪。世。明。道。你。們。的。小。阿。媛。翠。英。是。算。我。的。了。阿。胖。道。把。我。們。小。阿。媛。送。給。你。嗎。這。似。乎。太。說。不。過。去。啊。洪。世。明。道。不。是。的。小。阿。媛。要。給。我。點。大。蠟。燭。了。阿。胖。是。何。等。刁。乖。的。人。心。想。他。倒。要。揚。這。個。便。宜。貨。不。要。管。他。且。答。應。了。他。再。說。遂。道。洪。大。少。這。是。總。好。說。的。啊。大。少。幫。了。我。們。這。樣。的。忙。這。是。應。當。的。了。洪。世。明。只。樂。得。心。花。都。開。了。

洪世明道。他們因爲軍使是個大官。巴結一下。所以祇要九千塊錢。笑話將軍道。九千塊錢還賤嗎。笑話將軍。這個人說他是個粗人。真是粗進勿粗出。銅錢祇會拿進不肯拿出。要叫他拿出九千塊錢來。真是要他命了。他忽然想出一個計較來。想先玩玩。再說玩過了。銅錢不拿出來。他們也沒法想。便道。銅錢要先付嗎。我身邊沒有帶來。洪世明想他答應了。不至於賴回答道。不必先付。明天付給他們好了。笑話將軍道。那麼準定這樣吧。就在這個地方嗎。洪世明道。就是這個地方。我可以另外開房間的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你也睏在這個地方嗎。洪世明道。我不睏。在這個地方。我另外到別地方去住。笑話將軍道。那麼你去吧。洪世明心想。他真猴極得了。不得走出房門。又招手。

喊阿胖。阿胖出來。洪世明道：「成功了。他起初嫌太貴。被我說得他活動了。答應錢。明天就付阿胖。道：「多謝洪大少。幫我們的忙。真是感激不盡呢。」阿胖便到房間裏。關照了翠冰。翠冰也沒有什麼情願。不情願阿胖已經答應。就是不情願也不敢違抗。好得翠冰本是無可無不可的。阿胖關照過了。退出房來。洪世明也另外開了一間房間。不去管他自己。喊茶房。茶房心裏明白。說道：「洪少爺。是不是喊胡小姐嗎？」洪世明點點頭。茶房便去了。不一回。遂來了個濃裝豔眼的少婦。踏進房門。就道：「怎麼這三更半夜還沒有睡覺。還要來叫魂。」洪世明道：「不看見你。睏得着嗎？」那少婦道：「我不看見你。倒蠻好睏。」洪世明道：「本來你們這些貨色有什麼情義。那少婦搶過來。把手指在洪世明額上。一點。」

道。啥。叫。啥。貨。色。請。問。僚。閒。話。少。說。我。夜。飯。也。沒。吃。飽。去。喊。客。大。
菜。來。吃。吧。洪。世。明。這。時。也。覺。得。有。些。飢。餓。遂。喚。茶。房。喊。兩。客。大。
菜。吃。完。大。菜。已。經。四。點。多。鐘。了。再。隔。一。回。就。要。天。亮。那。豔。裝。少。
婦。到。明。天。十。一。點。鐘。纔。去。此。人。非。別。就。是。電。影。明。星。胡。繡。英。他。
同。洪。世。明。常。在。旅。館。碰。頭。成。了。老。相。好。所。以。一。叫。就。來。胡。繡。英。
出。去。的。時。候。洪。世。明。還。沒。有。起。身。正。在。心。想。笑。話。將。軍。不。知。昨。
夜。怎。樣。得。意。自。己。爲。了。笑。話。將。軍。可。以。揚。着。這。樣。的。便。宜。貨。真。
是。夢。中。也。要。笑。醒。忽。然。聽。見。敲。房。門。的。聲。音。洪。世。明。便。問。是。那。
一。個。外。面。答。應。說。是。我。洪。世。明。一。聽。是。阿。胖。的。聲。音。遂。道。阿。胖。
嗎。你。叫。茶。房。開。門。進。來。好。了。少。停。茶。房。便。開。了。門。阿。胖。進。來。道。
洪。大。少。你。昨。天。看。見。明。大。人。是。同。阿。媛。一。房。間。嗎。洪。世。明。被。阿。

胖這一問弄得真是莫名其妙。說道：「什麼啊！明大人確是同你
家阿媛住一房間啊。」阿胖道：「住一房間爲啥？阿媛房裏失去了
明大人。」洪世明道：「這有什麼希奇？他事情忙回衙門去了。」阿胖
道：「我們阿媛爲啥哭？」洪世明奇怪道：「你們阿媛哭嗎？」我沒有知
道啊。」阿胖道：「至今還沒停咧。」我問他，他也不肯說。洪世明聽了
從床上一翻身起來，忽忽忙忙的穿好了衣服，奔到翠冰的房
間裏來。阿胖也跟著來，只見翠冰伏在檯上，嚶嚶的啼泣。洪世明
上前去湊下去問他道：「翠冰爲什麼哭？」明大人他到那裏去了？
問了幾聲，翠冰依舊是哭。洪世明倒很爲難。對阿胖道：「你勸勸
他，叫他不要哭，有話好商量。」阿胖道：「阿媛你吃了什麼苦頭嗎？
儘管說出來。」翠冰只纔帶哭帶說的道：「什麼？是明大人簡直是。」

個野人。洪世明道：他昨天怎麼樣？翠冰道：我還給他罵了一頓呢。洪世明倒笑起來了。又問道：他爲什麼要罵你？翠冰道：他說……洪世明道：他說怎樣？翠冰起初吞吞吐吐，肯說阿胖道：阿媛你說出來不要緊。啊，翠冰道：他說九千塊錢簡直不……洪世明道：爲甚麼他這樣說呢？這也我們不要去管他。他本來是個粗人，他究竟是什麼時候走的？翠冰道：天一亮他就走了。洪世明道：你爲什麼不把他拖牢，叫他慢慢走？翠冰道：啊，暗洪大少，你倒說得出這句話。他那副吃人的神氣，看見也要嚇殺。還高興同他講話麼？洪世明道：那麼你吃了半夜虧咧？阿胖道：洪大少，不要打趣了。我們現在要講正經話。這九千塊錢是你，洪大少答應下來的。總要問你要。洪世明想他溜了，還肯

拿出錢來嗎？既然向我要，我也祇得延宕他一下，便道：那是自然。諒來明大人也不是賴錢的人。我今天去討，討不着，再說。阿胖道：這件事要請洪大少幫忙的了。這時翠冰哭也停止了。洪世明道：你們都未吃飯，就在這裏吃吧。便擡電鈴叫茶房喊三客大菜。阿胖也不客氣，吃完了飯。阿胖便領了翠冰回去了。千叮萬囑的托洪世明討錢，說我們人財兩交，你把九塊錢拿來。我把小阿媛給你開包。洪世明道：讓我今天就去同你們討好了。夜裏給你們回音。阿胖道：好的，便帶了翠冰回生意上去。了這邊。洪世明心裏真是奇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今天倒非得去探探笑話。將軍的口氣，不可這九千塊錢，當然不能再提。他便乘了自己的汽車，到龍華護軍使署來一問。說軍使今

天。沒。上。衙。門。大。約。在。公。館。裏。洪。世。明。遂。再。到。笑。話。將。軍。的。公。館。裏。果。然。見。着。了。笑。話。將。軍。一。見。洪。世。明。便。道。笑。話。笑。話。你。把。大。當。給。我。上。倒。要。我。九。千。塊。錢。真。真。笑。話。洪。世。明。道。昨。天。軍。使。玩。得。不。爽。快。嗎。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一。些。都。沒。趣。味。洪。世。明。道。軍。使。是。什。麼。時。候。走。的。洪。世。明。軍。道。笑。話。笑。話。他。倒。向。我。討。錢。了。我。還。不。走。嗎。不。走。真。是。傻。子。了。洪。世。明。知。道。他。真。想。不。出。一。錢。了。那。裏。再。敢。提。到。銅。錢。上。的。話。漸。漸。又。談。到。堂。子。裏。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上。海。的。堂。子。姑。娘。都。是。這。個。樣。子。嗎。洪。世。明。道。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都。是。這。個。樣。子。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你。不。領。我。到。好。的。地。方。去。真。是。笑。話。洪。世。明。道。隔。一。天。請。軍。使。到。一。個。好。的。地。方。去。笑。話。將。軍。道。好。的。地。方。除。了。堂。子。還。有。嗎。洪。

世明道多着咧。軍使高興可以一同去玩。天天換一個地方。
 玩他一個暢說得笑話。將軍又起勁起來。說道笑話笑話。天天。
 換一個地方有這許多好玩的地方嗎。洪世明道好玩的地方。
 玩一年都玩不盡咧。笑話將軍道今天就去好嗎。洪世明道祇
 要你軍使高興我就可以奉陪。笑話將軍道就去好不好。洪世
 明道軍使有空嗎。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天空着衙門的事。
 情真討厭得很。洪世明道如此就請軍使出門上汽車吧。笑話
 將軍道上你汽車嗎。洪世明道是的笑話。將軍很起勁的同洪
 世明出來一同坐着汽車。洪世明叫汽車夫開到羊莊路渭河
 坊。汽車夫當然知道不一回便到了一同下了汽車。走進一個
 人家笑話將軍只管跟了洪世明走直走到那個人家的內室。

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說道洪少爺你長久不來了貴忙得很啊洪世明道天天想來沒有功夫那婦人道這位貴姓洪世明低低的湊到那婦人耳上道他是上海的大官專來揀好的貨色近來有新貨嗎那婦人道有倒有不過價錢貴一點洪世明道他也不在乎此銅錢你祇要揀好的去叫那婦人道知道了你呢洪世明道就是老主客吧那婦人答應了便到後面去了一回從新出來敷衍洪世明笑話將軍在一旁有些弄不明白一聲不響等了約摸半個鐘頭聽見一陣的革履之聲漸兒的近了門簾一揭走近來一個少婦打扮得很是入時身體很肥面龐兒胖胖的倒也生得白嫩那個少婦一掀門簾微微的笑了一笑就向房裏走老婦人道來了就是這個對洪世

明道請你問一聲。看得中嗎？洪世明便輕輕的對笑話將軍道：「房裏的婦人軍使你看得中嗎？」笑話將軍本來那裏有看得中。看不中的分別看見了女人好像叫化子吃死蟹，只都好忙道：「笑話笑話，看得中就可以玩嗎？」洪世明道：「是的，祇要出些銅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怎麼又要銅錢？」洪世明道：「女人不肯給人家白玩呢。」笑話將軍道：「那麼要多少呢？」洪世明便問老婦人道：「他倒有些對景，啥價錢？」那老婦人道：「四十塊。」洪世明道：「怎麼價錢這樣大，可以少些嗎？」那婦人道：「不能少，他的確是人家的少奶奶，而且是個新貨。」洪世明道：「那麼讓我問問，看便又對笑話將軍道：「他說四十塊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什麼堂子裏的要九千塊，他祇要四十塊呢？」洪世明道：「真是便宜的軍

使。答。應。嗎。笑。話。將。軍。道。我。就。進。房。去。嗎。洪。世。明。道。這。裏。的。規。矩。要。先。付。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什。麼。堂。子。裏。先。玩。呢。洪。世。明。道。這。裏。不。比。堂。子。裏。堂。子。裏。要。九。千。塊。他。祇。要。四。十。塊。錢。呢。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我。身。邊。沒。有。帶。你。同。我。墊。一。墊。吧。洪。世。明。不。敢。說。不。墊。祇。得。說。好。的。你。進。房。去。吧。笑。話。將。軍。便。慌。忙。立。起。來。三。脚。兩。步。的。走。到。房。裏。洪。世。明。却。摸。出。錢。來。代。他。會。鈔。心。想。墊。了。出。去。永。遠。收。不。轉。來。幸。虧。祇。有。四。十。塊。錢。丟。了。也。爲。數。有。限。不。到。五。分。鐘。那。洪。世。明。所。叫。的。也。來。了。笑。話。將。軍。同。洪。世。明。到。晚。上。六。點。鐘。模。樣。方。纔。大。家。出。來。洪。世。明。送。笑。話。將。軍。回。公。館。在。汽。車。裏。洪。世。明。問。笑。話。將。軍。道。軍。使。今。天。比。了。昨。天。怎。樣。笑。話。將。軍。道。有。趣。有。趣。洪。世。明。道。這。個。地。方。比。堂。子。裏。好。嗎。笑。

話將軍道堂子裏好同他比嗎洪世明知道笑話將軍這次滿意了又道軍使你說堂子裏人不好嗎笑話將軍道洪世明道有的堂子裏姑娘也是很好的笑話將軍道好的地方你不領我去洪世明道我明天同你一起去請你吃酒好嗎笑話將軍道那是好的隔了三天洪世明便換了一家堂子請客去邀笑話將軍好久不來洪世明想他堂子裏不肯來了嗎便打電話到笑話將軍的公館裏回答道我們大人身體不舒齊睡在床上不能來洪世明想原來他生病了所以不來便也不去管他你道笑話將軍生的什麼病却是風流病翠冰本是個爛污貨笑話將軍那裏知道加着明天又到渭河坊去了半天以致出了毛病笑話將軍沒有生過這個病自然弄不明白祇得不住

的喚着笑話笑話怎麼會痛起來呢過了三天病勢愈加來得厲害了睡在床上不能起來這一天護軍使署裏來了個護兵請大人立刻就到衙門有緊要事情商量笑話將軍實在是疝氣發作不便到衙誰知催將軍的差役接連又來了兩個笑話將軍勃然大怒道他們不來伺候我叫我去嗎有什麼天大的事情也要我不痛了再說那護兵祇得退下去這夜裏笑話將軍痛得厲害呻吟了一夜明天的早晨那昨天來的護兵又來了說道不好了大人快逃吧笑話將軍怒道笑話笑話快些與我滾出去那護兵道大……大人魯大人的……兵……已經到了……已經到了火車站衙門裏的人都……都逃去了啦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那個魯大人真是笑話除了我還有大

人嗎。那護兵道就是魯昌大人。啊笑話。將軍這一驚。驚得非同小可。說道笑話。笑話。魯昌已經來了嗎。護兵道聽說已經來了。笑話。將軍便霍的跳起來。痛也不管。拾了一只箱子。就要走了。這只箱子裏原來都是鈔票。護兵道大人你往那裏丟。啊笑話。將軍道笑話。笑話。他來了。還不走嗎。快預備汽車。笑話。將軍便坐了汽車。逃往鄉間。不知去向。笑話。將軍一逃。他手下的兵士沒有了頭腦。那裏還有理性。便在華界上大肆搶劫。不管有錢的人家。沒錢的人家。都遭了兵燹之慘。可憐洪世明。同妍頭租的房子。在華界上。他的動產衣飾。都在這房子裏。也遭了潰兵波。及把他的家。一當搶得絲毫無遺。房子也燒掉。洪世明從夢中驚醒。總算逃出來。活得性命。但是身上祇剩了一身單。

短衫褲子此外搶去的搶去燒掉的燒掉一部汽車也被兵士毀壞得一塌糊塗他的姘頭也在這雜亂之中失散分離他自已逐漸墮落依舊做了乞丐余仲虎替他敲了兩萬塊錢他好像做了一場大夢如今恢復了他討飯的生活倒也逍遙自在這羣潰兵在華界上擾亂的不成其局等到長脚將軍的軍隊隨後趕到潰兵便呼嘯而去長脚將軍一到上海聲勢煊赫第一個下馬砲便派一個上海縣知事這個縣知事姓左名延禮這時候的雙包案當然被長脚將軍的威風所驅左延禮便入面威風的帶了匣子砲馬弁安然上任講到左延禮這個人雖然是有用之材可是也同笑話將軍般的愛色若命起初很規矩矩的做縣知事不上兩月老脾氣難免放出來但是不過

吃。吃。花。酒。打。牌。也。是。縣。知。事。份。內。應。做。的。事。兒。有。一。天。一。個。紳。士。在。堂。子。裏。請。客。請。了。左。延。禮。左。延。禮。碰。着。了。個。金。五。官。晤。談。之。下。非。常。投。契。左。延。禮。知。道。金。五。官。是。個。老。白。相。就。此。十。分。要。好。金。五。官。却。以。爲。得。交。貴。人。十。分。榮。幸。二。人。便。常。常。在。一。起。玩。耍。原。來。這。時。候。金。五。官。已。經。得。了。自。由。他。在。老。子。金。曉。仁。面。前。聲。明。永。不。在。外。面。討。人。租。小。房。子。了。金。曉。仁。本。來。天。天。監。視。他。也。覺。得。有。些。懶。了。而。且。管。不。了。只。好。眼。開。眼。閉。的。由。他。羅。妙。華。這。時。正。往。北。京。金。五。官。把。牯。嶺。路。的。房。子。退。了。租。算。與。羅。妙。華。沒。有。關。係。好。得。羅。妙。華。有。了。黃。姐。姐。也。不。把。金。五。官。放。在。心。上。北。京。回。來。了。就。另。與。黃。姐。姐。租。房。子。住。本。不。想。再。到。牯。嶺。路。的。小。房。子。裏。來。金。五。官。本。來。早。已。對。於。羅。妙。華。有。些。厭。了。便。也。

不再想起羅妙華。倒是枯嶺路房子退租的時候，房錢還欠幾個月。羅妙華騙他都付清，原來一面積欠着金五官，不禁也覺悟。電影女明星的浪費了，自從脫離之後，非常自由，經濟上也鬆動了一些。偶然到卡爾登大華飯店跳舞堂子裏吃花酒。這回同左延禮認識了，十分投契，時常兩人在一起打打茶圍看看戲。有一次左延禮在公館裏請金五官吃飯，吃過了飯，約了兩個人來，又了八圈麻雀，又完了。祇有四點鐘，左延禮道：時候太早，我們去到那裏玩玩好嗎？金五官道：這個時候到那裏去玩呢？左延禮道：時候是太早，倘使再又麻雀吧，坐着很是腰痠，我們今天想一種新鮮的玩意兒好嗎？金五官道：除了堂子裏也沒有可以消磨辰光的地方。左延禮道：天天到堂子裏

太熱鬧。我想換換口味。金五官想了一想道：我說的消遣法，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左延禮道：你且說出來。金五官道：看影戲好嗎？左延禮道：也沒有什麼不好。橫豎是消磨辰光罷了。但是我，不歡喜看外國片子，因為我不懂英文。金五官道：新支那公司新近攝好的那張『梅花恨』聽說很好。今天在萬花大戲院開映，還是第一天。咧，左延禮道：『梅花恨』是那一個明星主角。金五官道：戴美珍同羅妙華。左延禮道：是他兩個人嗎？這是非看不可的了。金五官道：你贊成這兩個人嗎？左延禮道：我十分贊成。那個戴美珍那臉蛋子，真討人歡喜。一顰一笑，真標緻。金五官道：戴美珍確是很標緻。如今益發胖了，但也不損其美。所以近來電影界裏都稱他叫子孫太太，倒很有福相的。左延

禮道照這樣一個人不要說討他做姨太太便是討他做少奶奶也着實有大家風範金五官笑道你要討他做少奶奶叫他一進門就做縣老爺的太太真是一交跌到青雲裏了左延禮道這不過是一句瞎說的話倘使能够旅館裏喊得來像出堂差一樣那我真非天天到旅館裏不可金五官道怪不得人家崇拜電影女明星的多連你是個縣大老爺也這樣神魂顛倒於電影女明星咧左延禮道如今堂子裏的姑娘總是這個樣子好像一個版子裏印出來的簡直玩得有些厭了我覺得電影女明星確是一種特別的風韻堂子裏人萬萬及不到的金五官道你的話倒也不差這一層因爲電影女明星天天在路上跑社會上的形形色色看見得多不像堂子裏的姑娘祇要

學習一付對待客人的手段罷了。左延禮道：戴美珍同羅妙華，我不過是在影戲片子上看見那個騷形怪狀的胡繡英。我倒。在羅克商店裏看見過風頭真健那天穿着一條血牙色的褲子，不着裙子，一個屁股，嫵來嫵去，真是鋒銜十足。他的一雙眼睛也很好，瞟來瞟去，我看見小報上說他騷在骨子裏，真是一。些不差。那天的許多買客沒一個不同他打棚，最好笑的有一個人買冰糕，但說我要買冰一個糕，字有意不說出來。胡繡英道：你要買冰，我們這裏沒有，祇有冰糕。那個人道：怎麼說沒有。在你的身上啊，引得許多買客都笑了。金五官道：好得胡繡英面皮老仔，你說什麼，他面孔都不紅，一紅。左延禮道：電影女明星中戴美珍當然最特出其餘，可取的要算胡繡英同羅妙。

華了。胡繡英當然是取他的騷羅妙華，却取他的浪。左延禮說到這裏，忽然說道：「百眉，我聽見旁人說過，你同羅妙華有過花頭。這句話確嗎？」金五官道：「這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左延禮道：「如今怎樣呢？」金五官道：「大家看見了，也不過肚裏明白。左延禮道：「究竟羅妙華的滋味怎樣？」金五官道：「不過你方纔所說的浪吧？」其餘也沒甚可取。左延禮道：「你同他是怎樣成功的呢？」金五官道：「這種人有什麼講成功不成功？要喊他來玩玩，祇要化費錢。我起初也以為電影女明星有味。現在覺悟了，情願一樣的化錢白相。堂子裏人左延禮道：「羅妙華可以喊出來嗎？」那「我非得嘗試嘗試不可也。算長點見識。」金五官道：「我們只管講女明星倒把正文忘了。」左延禮道：「什麼正文啊？」金五官道：「看梅。」

花恨的影片啊。左延禮道：立刻就去。兩人便坐了汽車，來到萬花影戲院。梅花恨的片子已在那裏做了。左延禮同金五官在包廂裏坐下。銀幕上一幕一幕的映出來。戴美珍飾的角色是非常溫柔，和靄越顯得他雍容華麗。羅妙華飾的角色是陰險潑辣，愈覺他的既騷且浪，搭配非常得宜。左延禮道：這齣梅花恨在中國影戲裏要算好片子咧。他們搭配得很對。倘使把羅妙華同戴美珍換轉來，就不能生色了。金五官道：戴美珍肥白得很，真有些像子孫太太的樣子。左延禮道：我就愛他的肥白。一個女人瘦了一把骨頭，有什麼趣味？但是話又說回來了。羅妙華是個瘦長條子，倒也覺得苗條可愛。一些也不覺得他的瘦。我說都是他浪的緣故。人家愛他的浪，就不覺得他的瘦。

了……正在討論肥瘦的當兒忽然聽見左邊的包廂裏喊着「美珍」美珍」左延禮道百眉你聽見對過的包廂裏喚着美珍嗎說不定就是戴美珍我們可以注意一下也算飽飽眼福只聽見左邊的包廂裏嬌滴滴的答應道在這裏呢左延禮便一眼勿霎的望着對過包廂裏無奈都是漆黑一時也瞧不清楚問金五官道你瞧得出嗎金五官道瞧不清楚停一回到休息的時候我們可以賞鑒一下不一刻果然電燈霍的一亮休息的時間到了左延禮縱目望過去只見對面包廂的第二排裏坐着一個少婦打扮的人衣飾很是入時面貌却一時也看不清楚隱約是銀幕上戴美珍的模樣遠望過去也覺得神采煥發風韻斌媚左延禮道百眉你瞧戴美珍的風韻畢竟不

差啊。金五官道：你真要風魔了。左延禮道：我覺得比了甚麼人都好。金五官道：你既是這樣的着迷，不妨到旅館你喊幾個玩。左延道：可以嗎？那是求之不得了。金五官道：以我所知，胡繡英、同羅、妙華都可以喊得來。要住夜也有一定的代價。戴美珍倒不知道。左延禮道：我們去喊他們來。當然目的是住夜。喊來談談有什麼意思。但不知代價貴不貴。金五官道：比了堂子裏總強一點。左延禮道：就是貴也不要緊。祇要喊得動，貴也要試一試。左延禮正在說話，金五官把他的衣袖拉了一拉，低低的對左延禮道：你瞧。戴美珍同着一個男子在講話呢。左延禮望過去，果然見戴美珍的背後坐着一個男子，把一個頭湊到戴美珍的肩上，低低的講個不住。模樣很是親暱。戴美珍也不住。

的回過頭去回答那個男子細看那男子三十多歲的年紀一身很考究的衣服左延禮道這是他的丈夫嗎金五官道我不曾聽見過戴美珍有丈夫左延禮道你這話奇了一個女人總有一個丈夫啊金五官道這是你的所見不廣了電影女明星可說十個九個沒有一定的丈夫左延禮笑起來道你這句話太說得刻毒了剛正說完那全場的電燈又復漆黑了銀幕上映出光來他們二人的談話也就此停止不一回影戲做完了左延禮慌忙立起身來立刻就要走出包廂金五官道人頭太軋慢慢交走走左延禮低低道快走可以細細的賞鑒一下咧金五官方纔知道他要緊出去的用意二人便匆匆的從人叢中擠出來下了扶梯立在門口等候果然看見戴美珍姍姍而來

背後那個中年男子用手扶着他，不讓別個軋着他。左延禮細的一瞧，戴美珍確是名不虛傳，與銀幕所見的一般可愛。左延禮金五官正在注意戴美珍的當兒，戴美珍却開口了。回頭對那中年男子道：「啥辰光了？」那中年男子忙掏出身邊的掛表來一瞧，道：「七點多些。」左延禮一聽，却是一口廣東口氣。方知道那男子是廣東人。這時戴美珍同那男人已經下了石級，坐一部轎車疾馳而去了。左延禮金五官目送轎車去後，方纔上汽車。汽車夫問道：「開到那裏？」左延禮道：「時候晚了，我們去吃夜飯，好嗎？」金五官道：「我也有些飢餓哩。」左延禮道：「一蔬香，還是一枝春金。」金五官道：「我說大西洋的大菜好。」左延禮道：「那麼就到那裏對汽車夫道：『到大西洋左延禮在汽車裏還嘖嘖稱戴美珍的。』」

可愛一回。又說到那個同戴美珍一起的。中年男子。豔福。真是不淺。令人羨慕。不覺車子已到大西洋門口。二人下了汽車。走到樓上。在一個房間裏坐定了。大家點了幾樣菜。慢慢的吃着。左延禮道。吃完了飯。怎樣消遣呢。金五官道。隨便。祇要你說出來。我沒有不贊成的。左延禮道。開房間好不好。金五官道。你真的想實行。方纔談的話嗎。左延禮道。今夜橫豎沒事。衙門裏是總歸明朝去了。姑且試試看。金五官道。你這樣起勁。我當然可以奉陪。左延禮道。你說開那個旅館好。金五官道。我以為開近西一來。是我熟一點。二來近西的茶房。對於這種門路上。精一點。左延禮道。那麼準。其近西吧。大菜吃完。一同出了菜館。叫車。夫開到近西旅館。不一刻。便到左延禮。分付汽車。夫道。你把我把汽

車。開。回。公。館。去。吧。我。要。可。以。打。電。話。來。汽。車。夫。便。應。命。把。汽。車。
 開。回。公。館。去。不。提。左。延。禮。金。五。官。二。人。到。了。近。西。旅。館。在。三。層。
 樓。上。開。了。一。個。房。間。三。層。樓。上。的。茶。房。沒。有。一。個。不。認。識。金。五。
 官。的。都。喚。他。做。五。少。爺。今。天。看。見。金。五。官。來。開。房。間。許。多。茶。房。
 道。五。少。爺。你。好。久。不。來。了。金。五。官。道。最。好。的。房。間。有。嗎。茶。房。道。
 有。有。遂。開。了。一。個。極。考。究。的。房。間。茶。房。道。要。用。夜。飯。嗎。金。五。官。
 道。剛。纔。在。外。面。吃。過。你。拿。鴉。片。煙。來。玩。玩。吧。茶。房。答。應。去。取。了。
 來。擺。在。榻。上。金。五。官。對。茶。房。道。到。旅。館。裏。開。房。間。總。是。叫。堂。差。
 簡。直。沒。有。味。兒。了。最。好。要。換。換。口。味。茶。房。道。人。家。喊。得。來。的。你。
 五。少。爺。又。不。中。意。金。五。官。道。鹹。肉。怎。麼。沒。有。好。的。都。是。怕。來。分。
 茶。房。道。新。近。有。好。的。要。試。試。嗎。橫。豎。不。中。意。不。要。緊。可。以。打。發。

他。回。去。金。五。官。道。是。什。麼。人。物。茶。房。道。看。上。去。像。人。家。人。金。五。官。笑。道。像。人。家。人。那。就。靠。不。住。了。茶。房。道。人。是。真。漂。亮。喊。得。來。看。看。吧。金。五。官。道。看。看。也。好。茶。房。遂。退。出。房。間。左。延。禮。這。時。橫。在。榻。上。吸。煙。對。金。五。官。道。你。爲。什。麼。不。叫。他。喊。電。影。明。星。啊。金。五。官。道。慢。慢。交。再。好。讓。他。來。兜。我。們。我。們。叫。他。去。尋。這。是。他。以。爲。好。生。意。來。了。這。記。竹。槓。一。定。不。輕。哩。左。延。禮。道。怎。麼。住。夜。的。價。錢。是。茶。房。作。主。的。嗎。金。五。官。道。作。主。是。並。不。是。茶。房。作。主。可。是。他。們。去。喊。都。有。一。筆。扣。頭。這。筆。扣。頭。也。很。大。聽。說。要。提。對。成。哩。譬。如。價。錢。是。三。十。塊。茶。房。地。界。倒。要。扣。去。十。五。塊。本。人。祇。有。十。五。塊。了。倘。使。茶。房。黑。心。一。點。三。十。塊。說。五。十。塊。不。是。又。加。上。念。塊。的。好。處。嗎。左。延。禮。道。原。來。有。這。樣。的。弊。病。幸。虧。同。了。你。一。

起得着許多便宜呢。金五官道：雖不能說怎樣有利益，但是上海種種的黑幕，我都略知一二。這時房門有開鎖的聲音，金五官對左廷禮道：來了，且看看是何等人物。茶房把房門開了，便有一個女郎走進來，只見那女郎生得倒還漂亮，一個鵝蛋臉兒，兩只秋波不時盪動，身材也不長不短，上身穿着一件鵝黃的襖子，下身是團錦綉的裙子，風頭很健。金五官心裏倒也覺得好，湊過來問左廷禮道：這個人你看怎樣？無奈左廷禮另有目的，遂回答金五官道：我以為沒有意思。金五官心裏明白，左廷禮的心思是在明星身上，便也不再問他，讓他去吸鴉片煙。自己來問那女郎道：你姓什麼？那女郎道：姓何。你道這個女郎是誰？就是第十二回書裏的何蕙霞。何蕙霞的生活本來非常。

神秘常常假裝了好人家的女子。騙取男人的財物。上海灘上的女拆白黨大約就是何蕙霞一流人物。他與白相人也串通十二回書裏黃子材打着了跑馬票從滄洲旅館裏出來。路上忽然遇着兩個人把他的鈔票完全奪去。又把他手上割碎了。這就是何蕙霞的槍花。何蕙霞專門做這種勾當。男人上他當的倒也不少。時常還要到旅館裏來跑跑弄點意外的收入。今天茶房替金五官喊來了金五官。瞧他甚爲標緻。很爲對勁。他想左延禮橫豎迷着電影明星。他看都不願意看。不如讓他去喊電影明星。我同那姓何的女人可以另開一間。他這樣的想着。便又對左延禮說道。這個人你不中意嗎？我倒有些對勁。左延禮道。你對勁不對勁不關我事。祇要你同我叫茶房喊個電

影明星來好了。金五官道：「讓我來試試看，便揸電鈴叫茶房，方纔那個叫鹹肉的茶房又進來道：『五少爺，啥事體？』金五官道：『我們兩個人咧，那茶房很乖巧，說道：『再要喊一個嗎？』金五官道：『最好有奇怪一些的人物，價錢大些，倒不要緊。』茶房想了一想，道：『不知你們中意不中意？』說出來，大家都知道。金五官道：『大家都知道的貨色，還會好嗎？』茶房道：『不是的，他實在是個做影戲的。』所以大家知道，恐怕上海灘上沒有一個不曾聽見過他們的。大名金五官一聽，正中下懷，在榻上吸煙的左延禮聽見了，也提起了神，凝神一志的聽他下文。金五官道：『做影戲的女人，上海灘上多得了，不得不知你說的，是有名氣的，是沒有名氣的。』茶房道：『我們喊得動的，也沒有幾個有名氣的，倒也有金五官。』

道。你。說。出。來。聽。聽。看。究。竟。是。那。個。做。影。戲。的。茶。房。道。大。名。鼎鼎。的。張。百。合。林。玫。瑰。我。們。倒。可。以。喊。得。動。但。是。也。要。趁。他。們。高。興。他。們。今。天。不。起。勁。就。不。肯。來。不。像。別。的。靠。此。過。活。喊。了。沒。有。不。來。的。金。五。官。道。那。裏。來。的。百。合。玫。瑰。電。影。界。裏。也。從。沒。聽。見。過。他。們。兩。人。啊。茶。房。道。五。少。爺。去。打。聽。五。少。爺。是。老。白。相。我。不。會。欺。騙。你。的。金。五。官。道。那。麼。倘。使。要。喊。他。們。二。個。人。是。啥。價。錢。茶。房。道。啊。唷。價。錢。辣。來。五。少。爺。你。還。是。要。喊。得。來。住。夜。還。是。喊。得。來。看。看。金。五。官。道。這。兩。個。人。影。戲。裏。時。常。看。見。自。然。是。喊。得。來。住。夜。茶。房。道。住。夜。的。價。錢。真。很。大。了。他。們。說。要。二。百。塊。咧。左。延。禮。一。聽。想。二。百。塊。圓。一。個。女。明。星。別。人。說。起。來。總。是。很。大。了。在。我。們。看。起。來。也。不。覺。十。分。貴。金。五。官。道。女。明。星。爲。啥。這。樣。貴。茶。

房道這也是客人把他們的身價抬高的。喊的人很多呢。金五官道你這句話什麼意思。茶房道住旅館的客人最先是叫堂差。但是堂差不能在外面住全夜。所以有了鹹肉。客人都叫鹹肉了。貪的是實惠。後來又有了什麼磨鏡黨。客人都歡喜看磨鏡黨了。隔了不多時候。愈弄愈希奇。有什麼叫狗戲樓外樓。等了客人。又厭棄磨鏡黨看樓外樓。同狗戲了。左延禮聽了奇怪。道什麼叫做樓外樓。啊。茶房道這都是想出花樣騙銅錢吧。了。樓外樓是一個女兩個男三個人同做把戲。你想可笑不可笑。左延禮哈哈的笑道。這倒成了一個黝字了。茶房又道。這種把戲客人漸漸的看得厭了。如今一有電影明星。他們都要玩電影。明星了。喊得來看一看的也。很多呢。金五官道。看一看。出幾

個錢呢。茶房道：三十塊。金五官道：電影女明星真辣，看一看便要三十塊。咧。金五官道：閑話少講，你親自給我送一張請客條子到寶昌路去請一請戴美珍。戴小姐他要來的。左少爺可以謝你五十元。說着便在盤裏取出一張請客條子寫明請戴美珍。下面署着一個「五」字在皮夾裏面揀出兩張十元的鈔票授給茶房。茶房稱謝了一聲自去。左延禮便問道：你既然認識爲啥不早說。金五官道：我也是羅妙華介紹的。只見了兩三面。今天去請他不知他來不來。左延禮道：不知要多少錢。一夜金五官笑道：這是沒有一定的。瞧你高興送他多少便多少。或者送些首飾也好。並且也不是立刻可以成功。我給你拉一下皮條。你自己去辦罷。說着便去。和何蕙霞胡調。左延禮獨自抽

烟不提約隔了兩個多鐘頭。茶房開門進來道：「五少爺有客人便履聲。」橐橐走進一個儀態萬方的少婦來。金五官左延禮抬眼細瞧，不是戴美珍，是誰？戴美珍踏進房間，面上露着微笑。金五官道：「請坐，請坐，好久不見了。」戴美珍也不提羅妙華的事，只談些閑文。金五官又和左延禮介紹一過。左延禮道：「戴女士的影戲我們看過幾回了，做得真好。」戴美珍道：「這好算戲嗎？不過是玩玩罷了。」左延禮道：「何必客氣，在身邊掏出兩根香烟，一根授給戴美珍，一根授給何蕙霞。」說道：「請用煙吧。」美珍道：「謝謝你。」這時候左延禮看見夢魂顛倒的戴美珍，果真現在眼前，已經是六神無主，快樂得骨頭都酥了。笑逐顏開的，又問道：「近來有新的片子拍嗎？」戴美珍道：「新近拍一張叫『可恨的閨婦』，將

近拍好了。左延禮道：「我們又有好的影戲看咧。」戴美珍道：「拍得真是一踢糊塗。」左延禮道：「不要客氣。」金五官見左延禮同戴美珍談話很對徑，便說道：「你們請談一下。我到五層樓去看個朋友。」戴美珍欠了一欠身，金五官便走出房間來，叫茶房再開一個三百十五號房間，又問茶房道：「那個姓何的女人，是啥價錢？」茶房道：「三十塊五少爺中意嗎？」金五官道：「倒還好，你去喊他到這邊來罷。」一會兒，何蕙霞果然過來。剛開門的時候，忽然有個女人走過來，拍了一記何蕙霞的肩膀，說道：「密司何，長久不見了。你在這裏啊？」何蕙霞突然之間，被那女人一拍，嚇了一跳，回過頭來一瞧，却是徐冰梅。背後却跟了一只玲瓏光澤的洋狗，便道：「我道是那個原來是密司徐，真的長久不見了。我聽見你。」

一向做新戲好嗎？徐冰梅道：「不要說起新戲，還可以做嗎？何蕙霞道：「你現在有事嗎？沒有事就請到房間裏坐坐。」徐冰梅把金五官瞧了一眼，現出尷尬的神氣。何蕙霞道：「不要緊，這位是我的朋友，也可以同你介紹呢。」徐冰梅便答應了，跟着何蕙霞金五官同到三百十五號裏，那只狗也跟了進來，蹲在徐冰梅的足旁，喝了杯茶。何蕙霞問道：「這只狗是你的嗎？」徐冰梅道：「養着玩的。」何蕙霞又道：「你做新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爲啥勿做了？」我自從在沙利文見了你一同到跑馬場裏失散了以後，就沒看見過你。雖然聽見有人說起你的行蹤，但是不大詳細。」徐冰梅道：「我起初想做影戲，後來因爲影戲做的人太多了一時不容易出名，所以索性做新戲起先。我在一個公司的屋頂花園。」

上。做。第。一。個。月。倒。還。好。第。二。個。月。就。不。成。功。了。何。蕙。霞。道。爲。啥。
弗。成。功。徐。冰。梅。道。上。海。灘。上。最。多。這。輩。壞。坯。子。自。己。辦。了。一。張。
豆。腐。干。大。的。小。報。功。架。十。足。算。是。吃。報。館。飯。的。人。天。天。來。看。新。
戲。逢。到。我。出。來。他。們。便。怪。聲。的。喝。彩。弄。得。做。的。人。倒。肉。麻。來。兮。
喝。喝。彩。倒。還。不。要。說。他。還。要。在。報。上。弄。筆。頭。後。來。弄。得。注。意。我。
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我。走。到。那。裏。他。們。跟。到。那。裏。密。司。何。你。
想。這。種。人。不。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嗎。所。以。我。合。同。滿。了。就。此。
不。做。新。戲。了。何。蕙。霞。道。這。班。小。報。上。弄。筆。頭。的。人。真。是。可。惡。人。
家。一。點。小。事。他。們。便。鄭。重。其。事。的。記。起。來。密。司。徐。今。天。是。開。房。
間。嗎。徐。冰。梅。道。正。想。開。房。間。不。想。倒。遇。見。了。你。又。道。密。司。何。我。
要。問。你。一。件。事。體。那。李。仲。英。黃。子。材。聽。說。爲。販。土。的。事。情。被。巡。

捕房捉了去。有介事嗎？何蕙霞道：「我也聽見過，不知現在怎樣了。」金五官道：「李仲英、黃子材兩個人嗎？他們的名字在報上見了好幾回，是爲販土捉進去的。如今還關在外國監牢裏咧。這時候茶房在房外道：『那邊請徐小姐呢。』徐冰梅聽見，便立起身來，說道：『那邊有個朋友，我要去了。』開房門點了一點頭，三步併作二步的走了。狗却緊緊的跟在後面。金五官兒徐冰梅走遠了，問何蕙霞道：『他是什麼人？何蕙霞笑道：『他嗎？有啥好路道起初，我認識他的辰光，還以爲是規矩人。其實在外面東搭西搭，那個坐監牢的李仲英，就與他有些瓜葛。後來李仲英弄上了個女學生，就把他棄了。他又與一個外國律師的翻譯好像叫余仲虎的勾搭上了。租了幾個月小房子，後來那個余仲虎又

不知。怎樣。把他。丟了。就聽見。他做。新戲了。如今。新戲。又不。做了。不知。做什麼。勾當。旅館。裏跑。跑總。不是。好路。道金。五官。道叫。茶房。來問。問看。便立。起來。揷。電鈴。茶房。進來。道五。少爺。什麼。事情。金。五官。道方。纔的。那個。徐小。姐是。做什麼。的鹹。肉嗎。茶房。笑道。鹹。肉倒。不是。鹹肉。金。五官。道不。是鹹。肉是。野雞。嗎茶。房道。也不。是野。雞野。雞倒。爽快。了金。五官。道你。倒說的。奇怪。做野。雞爽快。他做的。勾當。還比。野雞。不爽。快嗎。茶房。道說。出來。好笑。金。五官。道你。說出來。不要。這樣。吞吞吐。吐茶。房便。把徐。冰梅。的勾。當說。出來。給金。五官。同何。蕙霞。聽見。了只。笑得。嘴都合。不攏。來要。知茶。房說的。什麼。金。五官。同何。蕙霞。爲什麼。都笑得。嘴都合。不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老祖宗壓倒小流氓

紅戲子鬨動全上海

話說金五官同何蕙霞在近西旅館三百十五號房間裏問茶房徐冰梅現在做什麼勾當。茶房吞吞吐吐的不說。金五官道：「快些說出來。」嗜茶房笑道：「說出來。」五少爺道：「一定要好笑。」金五官道：「不要管他。」好笑不好笑。你且說出來。」茶房道：「他帶的一只小狗是什麼用場啊。」他賣銅錢就靠這只小狗了。金五官道：「他與這只狗來玩把戲嗎？」茶房道：「一些也不差。」何蕙霞道：「啊，他做這種不要臉的事情嗎？」我方纔問他這只狗什麼用場。他說：「養着玩的。」我就覺得奇怪。一向也不會聽見過他歡喜養狗。原來這個道理。金五官道：「我看這只狗小來。那裏可以同一個人做戲。」茶房道：「狗的大小沒有關係。橫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

金五官同何蕙霞一聽不禁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攏來。金五官道：「這種事情我倒還是第一次聽見。隔一天要喊他來也算廣。」廣眼界何蕙霞道：「叫他做一次出幾個錢呢？」茶房道：「十五塊何蕙霞道：「啊，只有十五塊看他倒也可憐。這時候鐘上鏗鏘的已經敲了三下。」金五官道：「三記鐘了你覺得餓嗎？」要吃叫茶房去喊何蕙霞道：「稍有些餓。」一客土司一客湯吧。茶房道：「五少爺你也要嗎？」金五官道：「也是這個樣子吧。」茶房便領命而去。不一回已經喊來大家吃完了。金五官問茶房道：「那邊的左少爺已經睡了嗎？」茶房笑道：「方纔吃了些點心。如今想是睡了。」茶房收拾了盆子出去，便把房門砰的關上一宿無話。到明天十二句鐘模樣，金五官何蕙霞方纔雙雙離床。何蕙霞吃了些點心。

便去了。金五官遂到左延禮的房間裏來。只見左延禮一個人正在吃麵。左延禮見金五官來了，說道：「你點心吃過嗎？」金五官道：「吃過了。你吃的什麼麵？」左延禮道：「鹹菜蹄子麵。」金五官笑道：「你昨夜嘗了鹹味，今天早晨還要吃什麼鹹菜？不要鹹出了毛病。」左延禮也不禁被金五官說得一笑，也道：「你昨夜不是嘗的鹹味嗎？究竟怎樣鮮不鮮？」金五官道：「我還要先問你呢。這一重相思債，總算還去了。不然恐怕要生病咧。」左延禮道：「那裏有這話？」他昨夜談了一會兒就去的。金五官道：「明人面前不必說假話了。」左延禮道：「這是真的大概。」一兩天之內，總可下手咧。金五官道：「我倒佩服你。」左延禮微笑不答。兩人談了約有一刻鐘光景。鐘上敲十二記。左延禮道：「啊，十二記鐘了。我要到衙門咧。」

白相歸白相。公事歸公事。立刻打電話到自己公館裏叫汽車到近西旅館來接。不到一刻鐘工夫。左延禮的汽車已經來了。左延禮就與金五官分別臨走的時候。金五官道：「今天夜裏在什麼地方碰頭？」左延禮道：「此地吧。」金五官道：「你一定來嗎？」左延禮道：「準來準來。」金五官道：「我在這裏等你好了。」左延禮便登汽車上衙門而去。金五官回到房間裏叫茶房買了一份報細細的。看着忽然聽得隔壁房間裏有兩人爭吵的聲音。金五官留心一聽。却是一男一女。女的道：「你這樣下去。總不是道理。旅館裏住着銅錢完了。怎麼樣？」男的道：「那我也沒有法子。只好聽天由命。」啊。女的道：「我看還是去托朋友謀些事做做。有了進賬方始可以敷衍。不然總過不下。那男的便默然了。金五官覺得非

常奇怪。便喊茶房問隔壁三百十六號裏住的是什麼人。茶房道：「一個是年紀大的男人，一個女人，還祇有二十多歲模樣。」瞧上去不是姘頭，便是小老婆。金五官道：「姓啥？」茶房道：「姓彭。」金五官又道：「住在這裏好久了嗎？」茶房道：「快有兩個多月了。」金五官遂也不再問，走出來，想張張三百十六號是怎樣的人物。但是三百十六號的門關着，金五官繞到洋台上，斜着打玻璃窗裏望進去，也看不甚清楚，只見榻上擺着煙盤，傢生一個男人橫着吸煙，面孔不能瞧見。一霎那間，他們窗衣拉上，金五官祇得回房間。心想：「這個婦人倒着實是個美人之影。」何以情願伴着一個老兒頭呢？如今不說金五官心裏懷疑，且表那三百十六號裏的兩個人，一男一女，究竟是什麼人呢？原來那個老頭子

就是第十五回書裏的彭三大人。彭伯振那個女人是個女戲子。叫紅小蓮。十五回書裏彭三大人不是被宋子平游履青翻了戲。反吃官司。只得出碼頭去嗎。後來幸虧勞悶安出來把這件事解決。但是彭三大人已經陷於破產地位。所以帶了他的姨太太老七一同逃走。當時汽車到了火車站。彭三大人便把已經寫好的一封信交給汽車夫送到邱老爺那裏。第十五回裏已經表過彭三大人是預備到南京去一趟。因為南京政界裏他有幾個熟人。想把所餘下來的產業運動一個官做做。作孤注之一擲。他到了南京先住在旅館裏。想在政界裏活動。看了幾個朋友。無奈也沒有機會。他想一時難找機會。長住旅館。不是道理。便在南京租了房子。暫且安身。後來居然被他運

動。着。一。個。省。公。署。的。科。長。但。是。省。公。署。的。科。長。是。何。等。清。苦。的。事。兒。那。裏。來。的。出。息。運。動。費。也。難。於。歸。原。彭。三。大。人。本。來。手。面。也。還。有。些。便。想。在。南。京。政。界。裏。大。出。風。頭。非。培。植。勢。力。不。可。若。要。培。植。勢。力。第。一。步。當。然。是。開。報。館。利。用。了。輿。論。多。少。總。有。些。影。響。他。於。是。獨。資。創。辦。一。家。報。館。規。模。倒。也。不。小。也。有。電。報。也。有。通。訊。他。以。爲。出。到。一。張。報。總。要。色。色。俱。全。方。始。人。家。着。眼。偷。使。無。聲。無。臭。的。辦。一。張。地。方。報。簡。直。沒。有。意。思。因。此。他。這。月。報。館。每。月。的。開。銷。倒。也。着。實。可。觀。起。先。幾。月。他。銅。錢。拿。出。來。一。切。應。付。裕。如。這。時。候。政。界。裏。有。幾。個。朋。友。想。開。一。月。水。泥。公。司。以。爲。彭。三。大。人。是。個。富。翁。便。去。約。他。入。股。彭。三。大。人。一。來。因。爲。敷衍。這。班。政。界。人。物。二。來。因。爲。水。泥。的。出。息。甚。好。也。就。答。應。他。們。

做了一個大股東。那知這個水泥公司樣樣都籌備好了。無奈不能出貨。倘使早晨出貨。夜裏便可以開幕。並且水泥的銷路也有着落。可惜一時出不出貨。色就是製造水泥的工程師也。沒有請處。但是一切都已齊備。職員都已用好。一天要一天的開銷不上。幾月便漸漸有些不能支持了。這種原因實在是他們一班大股東都沒有商業的經驗。以爲水泥的效用大。出息好。不加考慮。貿然創辦。以致有這樣的失敗。可是孤注一擲的彭三大人。却大大的受了打擊。失敗了。水泥公司連累了報館。報館遂陷於窘地。弄得幾乎飯也開不出。職員的薪水當然不能發給。不要說報館裏這樣窘態。畢露便是彭三大人自己。也漸漸的陷於窘鄉。殘餘的一些產業運動科長巴結政界人物。

用。去。了。些。報。館。同。水。泥。公。司。又。遭。了。兩。次。打。擊。看。看。已。將。蕩。盡。他。也。想。不。出。好。法。子。可。以。維。持。他。的。財。產。而。且。他。自。己。吸。煙。賭。錢。種。種。費。用。分。文。不。能。省。掉。正。在。這。個。當。兒。他。的。姨。太。太。老。七。瞧。着。彭。三。大。人。這。樣。爲。難。便。有。下。堂。求。去。之。意。時。時。在。彭。三。大。人。面。前。露。着。不。稱。心。的。表。示。彭。三。大。人。也。明。知。老。七。的。不。稱。心。是。沒。有。銅。錢。給。他。揮。霍。的。緣。故。畢。究。女。子。沒。有。情。義。漸。漸。的。忍。無。可。忍。祇。得。在。彭。三。大。人。面。前。提。起。了。彭。三。大。人。也。沒。有。法。子。叫。他。不。要。走。只。得。付。之。一。嘆。老。七。脫。離。了。彭。三。大。人。聽。說。到。漢。口。重。操。舊。業。也。不。必。細。表。彭。三。大。人。自。從。老。七。去。後。愈。加。抑。鬱。無。聊。加。着。水。泥。公。司。的。不。幸。消。息。常。常。還。來。報。告。報。館。裏。日。常。的。開。銷。還。要。問。他。來。取。比。了。討。債。還。難。於。應。付。他。這。時。實。在。沒。

有法子便暗中祇可以把省公署的款子暫時應急原來他當的科長正管着財政他起初不肯把公款挪移現在身處絕地沒有法子只得出此下策照這個樣子他的心境當然很是不好起不起勁後來他忽然覺得自己太苦了這樣的悶鬱下去說不定要生病咧橫豎一個人處處是命中注定的我也何苦這樣自尋煩惱現在既有公款可用何妨樂他一樂等到弄穿綳再說彭三大人橫了這條心便又花天酒地起來歌舞場中無日沒有他的蹤跡有一天在晚上八記鐘彭三大人覺得無聊便信步走到一家戲館裏這家戲館是髦兒戲子彭三大人看了一回看到一個髦兒戲子上台覺得面貌非常秀美想我活了這許多年紀也從不曾見過這樣標緻的女戲子你道這

個。髦。兒。戲。子。是。誰。原。來。就。是。紅。小。蓮。自。此。他。便。天。天。夜。裏。到。那。家。髦。兒。戲。園。裏。去。看。戲。看。見。紅。小。蓮。總。覺。得。非。常。可。愛。有。一。次。他。在。省。公。署。裏。同。幾。個。科。員。談。天。無。意。中。談。起。了。髦。兒。戲。子。彭。三。大。人。道。我。看。見。的。髦。兒。戲。子。要。算。此。地。的。紅。小。蓮。最。標。緻。了。其。時。有。一。個。科。員。姓。趙。的。最。會。體。貼。人。家。的。意。思。知。道。彭。三。大。人。醉。心。於。紅。小。蓮。便。道。彭。老。科。長。你。贊。成。紅。小。蓮。嗎。彭。三。大。人。道。我。看。他。很。標。緻。趙。科。員。道。紅。小。蓮。的。家。裏。是。擺。碰。和。台。子。的。我。倒。被。朋。友。拖。了。去。過。幾。回。老。先。生。你。有。興。我。們。一。同。去。碰。一。回。麻。雀。好。不。好。這。句。話。正。中。了。彭。三。大。人。的。心。坎。連。道。好。極。好。極。趙。科。員。便。約。了。個。日。期。同。彭。三。大。人。一。起。到。紅。小。蓮。的。家。裏。一。連。去。了。幾。趟。紅。小。蓮。覺。得。彭。三。大。人。的。手。面。很。闊。便。敷。衍。得。

非常。慫。慫。從此。彭。三。大。人。便。天。天。到。紅。小。蓮。那。裏。真。是。一。往。情。深。那。紅。小。蓮。呢。雖。說。是。風。塵。中。人。也。久。有。從。良。之。意。瞧。見。彭。三。大。人。待。他。倒。的。確。是。真。情。他。的。一。顆。心。也。不。知。不。覺。牢。繫。在。彭。三。大。人。身。上。那。姓。趙。的。科。員。知。道。彭。三。大。人。愛。上。了。紅。小。蓮。時。常。在。紅。小。蓮。的。口。中。聽。得。彭。三。大。人。的。好。處。趙。科。員。何。等。乖。巧。便。做。了。個。月。下。老。人。雙。方。情。願。紅。小。蓮。遂。做。了。彭。三。大。人。的。姨。太太。紅。小。蓮。跟。了。彭。三。大。人。也。不。再。做。戲。倒。很。能。勤。儉。持。家。沒。有。一。些。髦。兒。戲。子。的。習。氣。待。彭。三。大。人。也。非。常。之。好。但。是。彭。三。大。人。這。種。種。費。用。都。是。把。公。款。移。用。他。想。一。朝。發。覺。我。便。得。成。立。一。個。虧。空。公。款。之。罪。心。裏。焦。灼。得。了。不。得。而。且。水。泥。公。司。同。報。館。場。面。撐。着。都。是。個。不。了。之。局。想。來。想。去。祇。有。出。走。之。一。法。

他。便。仍。舊。用。一。套。老。例。帶。了。紅。小。蓮。望。上。海。一。溜。到。了。上。海。祇。得。暫。時。耽。擱。在。旅。館。裏。所。以。就。開。了。近。西。的。三。百。十。六。號。彭。三。大。人。想。我。走。是。走。了。但。是。一。走。之。後。公。款。的。事。兒。當。然。立。刻。要。發。覺。了。我。不。是。又。成。了。個。畏。罪。逃。匿。的。罪。名。嗎。這。時。省。公。署。裏。有。個。秘。書。姓。劉。的。平。常。與。彭。三。大。人。最。是。要。好。那。個。劉。秘。書。家。裏。非。常。有。錢。彭。三。大。人。也。曾。向。他。借。過。幾。回。從。沒。有。回。絕。過。彭。三。大。人。想。姑。且。寫。封。信。給。他。信。上。寫。明。窘。狀。虧。空。的。公。款。能。否。墊。一。墊。將。來。有。一。朝。得。意。真。是。沒。齒。不。忘。不。上。幾。時。那。劉。秘。書。回。信。來。說。你。虧。空。的。公。款。也。祇。有。九。千。多。塊。已。經。同。你。墊。補。請。你。放。心。還。說。有。機。會。同。你。謀。一。個。好。差。使。彭。三。大。人。感。激。得。無。可。言。喻。寫。信。去。謝。謝。他。後。來。果。然。得。了。機。會。省。長。發。表。彭。伯。振。

署理江陰稅所長彭三大人便帶了紅小蓮到江陰上任稅所的出息甚好彭三大人也不似從前這樣縱情聲色紅小蓮却克勤克儉的幫着理家彭三大人還把原配焦氏也接到江陰焦氏自從經過了一番苦楚又覺得紅小蓮待他能克盡婦道也不再潑辣彭三大人患難的時期過了倒安安逸逸的過快樂日子這一番幸福全是那劉秘書作成他現在世界上有這種朋友彭三大人也可以無憾了這許多都是後話現在趁空表過再說當時金五官見了彭三大人房間裏這番情形很覺奇怪但是不久也就不想起了到夜裏八記鐘模樣金五官又到近西裏來方纔的房間他本沒有退等了一下左延禮果然如約而至左延禮一到便打電話請戴美珍電話是打通了那

邊一個婢女回說戴小姐今夜要到一家人家去吃喜酒左延
 禮道他不來了嗎婢女道來是來的要十一句鐘纔能來呢左
 延禮道祇要他來就好了便把電話搖斷金五官也叫茶房又
 去喊了何蕙霞隔一點鐘光景何蕙霞已經來了左延禮道我
 還沒吃飯呢肚裏很餓金五官道我也沒吃就在這裏吃吧馬
 上叫茶房喊大菜金五官問道密司何你吃過夜飯嗎一起吃
 吧何蕙霞也不客氣少刻大菜來了三人吃完左延禮不住的
 瞧着表心急得了不得金五官笑道時候快到咧左延禮道讓
 我開好一個房間昨天我的房間是退掉了金五官道急什麼
 等人來了再開來得及左延禮道也好大家同何蕙霞談了一
 回不覺時鐘已是鏗鏗的敲了十一下左延禮道十一記了怎

麼還弗來。又打了一個電話。回說就來。只得耐心等待。左延禮再去掏出表來一看。說道：「咦！十二記要到了。怎麼還不來！」立起來。踱了一回。急得在地下團團轉。金五官何蕙霞二人不禁暗好笑。又隔了半個鐘頭。還不見來。左延禮不覺垂頭喪氣。說道：「一定不來了。他正在懊喪的當兒。」茶房忽然開門進來。說道：「戴小姐來了。」左延禮突然的跳了起來。說道：「來了嗎？」一句沒有說完。戴美珍也現在眼前。打扮得比昨天還時髦。左延禮就對茶房道：「同我開一個房間。」金五官道：「慢慢交大家談一回好嗎？」左延禮道：「有什麼不好？不過開好了便當點罷了。」這時戴美珍已到房裏坐定。左延禮倒了一杯茶。授給戴美珍。說道：「我當你不來了。」戴美珍道：「我在太東旅館吃喜酒。所以來得遲了。」金五官

道太東旅館什麼人家喜事戴美珍道你們不知道嗎今天是黃姐姐同羅妙華正式結婚啊左延禮道黃姐姐是什麼人啊金五官道我倒沒有知道啊戴美珍道黃姐姐嗎也不用說是他的姘頭了左延禮道既然是姘頭爲什麼還要結婚戴美珍道如今黃姐姐因爲得意了已經做了新支那公司的協理羅妙華也一心一意的嫁他姘頭總歸是偷偷摸摸別人面前說不嘴響所以正式結婚一下請次客以後說起來總算他們是夫婦啊左延禮道你說了好久我方始明白那個黃姐姐就是做影戲的黃耀笙嗎戴美珍道就是他大家都叫他黃姐姐所以我也稱他黃姐姐咧金五官道黃耀笙是個小角色怎麼現在做了新支那公司的協理呢戴美珍道新支那公司招股

他入了二萬多塊的股子。近來新支那公司裏大賺錢。他是個大股東。所以大家推他做協理。戴美珍的一番話。讀者不要奇怪的。確句句都是實情。原來黃姐姐騙了薛珍珍三萬塊錢。在北京劃了來。他本是想自己用。不想事有湊巧。新支那公司的許多股東商議要添招股本。黃姐姐想我這筆錢本來不是我的。不如把他入了股子。當時騙薛珍珍是入新支那公司的股份。如今既然真的招股。不如就入了。可以在公司裏弄個高些的位置。他想定了。便真的入了新支那公司的股子。也是黃姐姐的運氣好。新支那公司添招股之後。非常發達。蒸蒸日上。銅錢賺得了。不得股票。的票價也漲了許多。恰巧這時候上海灘上舉行一個選舉電影皇后的盛會。羅妙華竟被選了電影

皇后羅妙華自從選着電影皇后也知道葆愛名譽不再在外面胡調而且他這時候在新支那公司裏薪水逐漸的增加是够用了也無須在外面弄意外的收入這班女明星他們都做這種勾當實在也爲了生計逼迫的緣故收入豐了當然也知自愛羅妙華便是其中的一個黃姐姐自從做了新支那公司的協理也不再胡鬧知道在社會上做些名譽他想同羅妙華這樣不公開的事總不是道理便同羅妙華一商量在太東旅館正式結婚成爲夫婦黃姐姐這時候非但好像換了個人便是良心也變紅了他想新支那公司的發達我的能够做協理薛珍珍都有關係不能忘恩便把三萬塊的股票送給薛珍珍票面雖然是三萬塊這時的票面却已漲了許多實際上已經

不。止。三。萬。之。數。薛。珍。珍。當。然。十。分。快。活。後。來。薛。珍。珍。做。了。一。陣。生。意。毫。無。進。益。而。且。還。要。貼。開。銷。覺。得。再。做。生。意。沒。有。意。思。想。弄。個。歸。宿。之。所。看。見。黃。姐。姐。名。譽。很。好。待。他。也。還。不。差。便。有。嫁。給。黃。姐。姐。之。意。得。了。羅。妙。華。的。通。過。薛。珍。珍。便。做。了。黃。姐。姐。的。二。太。太。三。個。人。很。有。家。庭。之。樂。這。是。後。話。當。時。戴。美。珍。在。近。西。旅。館。三。百。十。六。號。房。間。裏。同。左。延。禮。金。五。官。閒。談。大。家。都。說。有。趣。事。情。談。了。一。回。左。延。禮。同。戴。美。珍。到。開。好。的。房。間。去。了。三。百。十。六。號。裏。便。剩。了。金。五。官。同。何。蕙。霞。二。人。一。宿。已。過。不。必。細。表。自。此。以。後。金。五。官。又。復。老。脾。氣。復。發。不。回。家。去。夜。夜。同。何。蕙。霞。在。旅。館。裏。隔。了。一。個。禮。拜。左。延。禮。這。一。天。又。到。近。西。來。開。房。間。心。裏。奇。怪。想。金。百。眉。已。經。四。五。天。不。見。了。他。不。知。在。那。裏。幹。些。

什麼喚茶房來一問茶房道金五少爺也有三四天不來開房
間了左延禮便想打個電話去問問他家裏立刻在房裏打電
話到愛文義路金家問金百眉在家嗎金家回答道因爲身體
不舒服所以睏着不能起來左延禮方始知道金百眉在那裏
生病你道金五官生的什麼病原來同笑話將軍一樣生的是
風流病他夜夜同何蕙霞開房間何蕙霞身上難免有些不干
淨金五官因此便出了毛病起初他躲在家裏不肯說說了恐
怕他的老子金曉仁罵他後來有了潰爛的痕跡祇得說出來
了金曉仁一聽不覺勃然大怒說道我剛纔不看你你便成
日成夜的不回來如今弄出了毛病誰來管你近來同什麼人
在一起呢金五官道我前兩天是同左延禮縣知事在一起金

曉仁笑道：「做了縣知事，也同你這樣的胡鬧嗎？倒是金老太太畢竟有愛子之心，對金曉仁道：『兒子不好，當然應該管束，決沒有讓他生病見死不救的道理。』金曉仁道：『你知道他生的什麼病啊？』金老太太道：『我知道的，總要請個內行的醫生來看看。』金曉仁起先是一蓬之火，後來覺得他老妻的話也不錯，決沒有見死不救的道理，究竟不好歸不好，兒子總是兒子，便想請一個專治毒門的醫生來叫他打六零六。知道有個毒門專家叫孫玉芙的，便請了來。孫玉芙這位醫生原來就是第一回書裏打六零六打出了毛病的這位先生。金曉仁不知道他的手術不高明，以為他是個毒門專家，報上的廣告登得很大，遂請他來看。金五官孫玉芙一看之後，便又用他的不二門法打六零

六。那。知。一。打。之。後。毛。病。更。是。加。重。原。來。孫。玉。芙。的。六。零。六。很。不。純。粹。而。且。他。的。手。術。又。不。高。明。打。的。時。候。把。空。氣。雜。了。進。去。以。致。於。金。五。官。益。發。加。重。弄。得。不。可。收。拾。不。到。廿。四。小。時。就。此。全。身。腫。漲。一。命。嗚。呼。這。雖。是。金。五。官。荒。唐。的。下。場。但。也。要。歸。咎。於。孫。玉。芙。的。兒。戲。人。命。金。老。太。見。金。五。官。死。了。大。爲。悲。傷。說。都。是。那。個。孫。玉。芙。弄。死。的。要。叫。金。曉。仁。告。孫。玉。芙。金。曉。仁。也。因。孫。玉。芙。把。人。家。性。命。當。兒。戲。非。常。憤。恨。有。意。要。同。他。搗。蛋。便。真。的。告。了。他。一。狀。又。知。道。他。常。同。左。延。禮。在。一。起。託。人。同。左。延。禮。說。金。百。眉。因。爲。同。你。一。起。遊。玩。生。了。毒。瘡。請。個。孫。玉。芙。打。針。如。今。被。他。打。死。總。要。請。你。想。法。子。出。這。口。氣。左。延。禮。也。因。爲。偷。使。這。種。事。體。傳。出。去。未。免。不。好。聽。遂。依。了。金。家。的。主。張。移。文。到。司。法。

衙門請求嚴辦說孫玉芙兒戲人命的案子也不至一椿這一來那孫玉芙便成立了罪名判了他一個二等有期徒刑孫玉芙領略鐵窗風味當然是左延禮一手之功左延禮依舊常到近西旅館開房間玩耍不過想起了金五官倒也有些寒毛凜凜突然的生了戒心一天他在近西開的是三百十九號一個人在內忽然推門進來一個男子左延禮抬頭一瞧並不認識那踏進房間來的人也急忙的退了出去說道啊喲走差了茶房在旁邊問道你要到幾號房間裏啊那個人道我到姓彭的房間裏去茶房道是那邊三百十六號那人便叫茶房開門進去你道這個看彭三大人的是什麼人原來就是律師翻譯余仲虎余仲虎本來認識彭三大人從前也時常一起吃花酒今

天○余○仲○虎○來○看○彭○三○大○人○也○是○爲○了○約○彭○三○大○人○吃○花○酒○的○事○
體○余○仲○虎○踏○進○彭○三○大○人○的○房○間○拱○手○道○伯○振○先○生○長○遠○不○見○
了○彭○三○大○人○正○在○榻○上○吸○烟○看○見○余○仲○虎○進○來○慌○忙○立○起○來○也○
拱○手○道○仲○虎○兄○長○遠○不○見○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余○仲○虎○道○
這○是○我○聽○邱○老○先○生○說○起○的○我○真○是○記○念○你○得○厲○害○彭○先○生○你○
到○了○那○裏○去○一○趟○彭○三○大○人○道○不○要○說○起○我○到○南○京○去○的○余○仲○
虎○道○這○種○事○體○真○是○令○人○髮○指○那○游○履○青○宋○子○平○這○兩○個○人○從○
前○也○犯○過○案○彭○先○生○你○真○倒○霉○碰○着○了○他○們○彭○三○大○人○道○這○種○
倒○霉○事○也○只○有○我○這○樣○的○倒○霉○人○碰○着○余○仲○虎○道○不○要○客○氣○你○
何○嘗○倒○霉○他○們○做○着○了○你○纔○倒○霉○呢○彭○三○大○人○道○他○們○毫○無○損○
失○有○什○麼○倒○霉○余○仲○虎○道○弄○得○他○們○上○海○不○能○立○足○只○好○出○碼○

頭去豈不是倒霉彭三大人不禁也哈哈一笑余仲虎指着紅小蓮道這位是那個彭三大人道新納的小妾余仲虎道原來是新寵納寵爲甚瞞我們老友彭三大人道是在南京討的也沒有什麼意思余仲虎道彭先生你到南京一定很得意吧彭三大人道不要說起雖然做了一任省公署的科長但是所入不敷所出所以還是到上海來余仲虎道彭先生你於政界裏人頭很熟諒來不致於沒有機會啊彭三大人道講到機會也難說得很加着近來我懶惰得非常也不出去交際愈加難逢機會了余仲虎道彭先生你幾時回上海來的呢彭三大人道日子很多了余仲虎道一向住在旅館嗎彭三大人道住旅館便當些余仲虎道那麼時常出去散散嗎彭三大人道聽過幾

回戲余仲虎道近來的戲也沒有看頭都是什麼「狸貓換太子」復國走南陽」之類彭先生明天起有得看好戲了彭三大人道梅蘭芳登台了嗎余仲虎道已登台了好幾天了明天是一齣好戲叫做「洛神」彭三大人道洛神嗎真是好戲我明天總要去瞧他一瞧賣什麼價錢余仲虎道戲雖好無奈價錢賣得太貴了要五塊錢彭三大人道不管他貴不貴我總得去一飽眼福仲虎兄你要去嗎余仲虎道我是一準去的還有幾個朋友約好咧彭三大人道那是戲場裏可以碰頭咧彭三大人向烟榻上香烟罐裏抽了一根煙授給余仲虎余仲虎劃自來火吸了一口又道彭先生你除了看戲之外還有別的白相嗎彭三大人道簡直可以說沒有因為我這次回上海來除

了。邱老親家之外別的人都不知道。所以沒有人來約我。白相至於一個人獨自去逛呢。實在太沒意思。而且我白相的地方除了看戲祇有堂子。余仲虎道你這樣是悶極了。我想約你吃花酒。好不好。彭三大人道你約是決計來的。倘使大天要吃花酒。那就精神不濟了。余仲虎道不是天天請彭先生吃花酒。今天夜裏在福致里金月家就請彭先生光臨。不知能够不能够。答應彭三大人道那是當然來的。余仲虎道今天熟人很多。所以約彭先生過去叙叙。乘便談談。彭三大人道那是好極了。我準來準來。余仲虎便掏出請客票。原來已經寫好。授給彭三大人拱手道賞光賞光。彭三大人接了請客票。說道其實也無須了。余仲虎摸出表來一看。說道辰光五記鐘了。我還有一些事。

師的事情就要走了。彭先生晚間務必賞光能够早一些最好。彭三大人道準來準來。余仲虎與彭三大人分別。彭三大人本來這幾天心境不好悶得厲害而且他是歡喜吃花酒的人想常悶在旅館裏真要悶出病來了不如出去散散心。紅小蓮也以為然勸他出去疏散一下不要悶在旅館裏想心思。到九句鐘的模樣彭三大人道可以去了嗎。紅小蓮道可以去了。正在這歇時光余仲虎的催客票來了。彭三大人道立刻就來。咧便叫茶房叫一部汽車不一回。彭三大人上車分付開到福致里。他坐在汽車裏不禁又提起了心境。想從前我白相堂子坐的自己的汽車如今祇得喊汽車行裏的坐了。不覺非常傷感。不上一刻鐘汽車已經停下。彭三大人踏進金月的家裏看看還

是。從。前。的。式。樣。沒。有。改。變。走。到。房。間。裏。余。仲。虎。見。彭。三。大。人。來。了。過。來。招。呼。道。彭。先。生。賞。光。真。是。感。激。彭。三。大。人。縱。目。一。覽。房。間。裏。真。是。人。頭。擠。擠。忽。然。看。見。邱。八。老。爺。也。在。這。裏。邱。八。老。爺。也。看。見。了。過。來。道。親。家。你。怎。麼。也。會。來。玩。嗎。彭。三。大。人。道。是。仲。虎。兄。來。約。我。的。啊。大。家。坐。定。邱。八。老。爺。道。你。票。買。了。嗎。彭。三。大。人。道。啊。喲。忘。記。了。這。時。余。仲。虎。走。過。來。接。了。彭。三。大。人。的。洋。鈔。身。邊。拿。出。轎。飯。票。授。給。彭。三。大。人。房。間。裏。送。煙。送。茶。忙。箇。不。已。余。仲。虎。和。他。敷衍。了。一。回。又。去。招。呼。別。人。彭。三。大。人。留。心。一。看。許。多。客。人。態。度。都。有。些。特。別。便。暗。暗。問。邱。八。老。爺。邱。八。老。爺。也。秘。密。告。訴。他。道。你。不。知。道。麼。這。都。是。門。檻。裏。人。余。仲。虎。還。是。個。老。頭。子。呢。輩。份。已。很。大。了。他。在。堂。子。裏。請。客。他。的。請。客。不。是。像。

別個嫖客這樣的賠錢。他請一次總可以賺些。因爲他請的客人多。每個客人來總是買票。買起票來起碼總一個人捐一只。檯子一買四張票有的捐兩三只檯子呢。買票的錢先存在他袋裏。客人散了他是請兩檯的。祇要給兩檯的錢。請一檯的祇給他一檯的價錢。至多付了一兩打花頭。總還可以多餘一大筆錢。咧不過他不至身邊窘。不做這一套的。其餘老頭子就時常要在堂子裏請客。便是這個道理。說到這裏。余仲虎又走過來。便打斷說話。余仲虎道。彭先生有幾位。諒來不認得我。同你介紹。介紹余仲虎。便指着客人道。這位是詹黃淥。詹先生。這位是伍崎人。伍先生都是政報館裏的編輯。一邊又替詹黃淥伍崎人介紹道。這位是彭伯振先生。南京省公署的科長。余仲虎

又介紹別個客人道。這位是臧魯仁。臧先生。這位是裘敏仁。裘先生。你是會過的。又介紹道。這位是周森堂。周先生。這位是涂景才。涂先生。都是銀行界的。鉅子。雜亂的介紹了一陣。忙得彭三大人連連點頭。這時候還有陸續來的客人。也有衣冠楚楚的。像上流社會人。也有祇穿一件長衣裳。馬褂也。沒有穿人頭。很是不齊。這時還有許多客人擠住了。詹黃淥伍崎人兩人談梅蘭芳的事情。有的問梅蘭芳。這次到上海來。包銀多少。有的說。梅蘭芳捧的人多極了。余仲虎道。詹先生聽見說你爲了梅蘭芳。出一本特刊。有這樁事嗎。詹黃淥道。有的樣子已經印好了。說着便從衣袋裏掏出幾本冊子來。分給衆人。說道。因爲不好拿。所以袋袋裏塞了幾本。不够送呢。邱八老爺也送着了一

本拿過來給彭三大人看。彭三大人一瞧封面上，是燙金印着一個梅蘭芳戲裝的照相，是飾的一個洛神。從照像上看來，真是儀態萬方，翻開裏面來，都是梅蘭芳的戲照和名人的題字。著作材料十分豐富。彭三大人道：「梅蘭芳的魔力真不小，有一班文人捧他的場，自然錦上添花了。」邱八老爺道：「親家翁，你在旅館裏悶不悶？」梅蘭芳來了，可以出來看看，也算散散心。彭三大人道：「是的，我明天便去看。」邱八老爺道：「明天是唱『洛神』，一定很軋。」彭三大人道：「機會倒不可錯過，我也要去軋鬧熱了。」彭三大人道：「那麼我們可以在戲場裏碰頭。」咧，他們兩人正在談看梅蘭芳的事情。裘敏仁忽然軋出來，道：「二位，明天要看看小的洛神嗎？」彭三大人道：「我是一定看的。」裘敏仁道：「我也要看看。」

呢。邱八老爺道：「明天的大新舞台真極了。裘敏仁道：「明天有一張小報是洛神特刊在戲場裏送。每一個看客都送一張。這張小報的名兒聽說叫什麼『芳蘭』。是專爲梅蘭芳捧場的。彭三大人道：「上海灘上同梅蘭芳捧場的報紙也着實不少了。我聽說銀行裏同皮貨店裏也爲了梅蘭芳出特刊。咧。裘敏仁道：「有的有的。是上海銀行的旅行部出了一本梅蘭芳特刊。還不要說他最奇怪的皮貨店裏也出特刊。什麼伶界大王灰鼠大王比較這真是想入非非了。邱八老爺道：「講到梅蘭芳的色藝確有可捧之處。但是有一班人以捧梅而做拉屎吃飯的起居。注似乎太沒意思了。裘敏仁道：「邱先生你這句話真一些也不差。就像現在許許多的多的蹩腳小報捧梅蘭芳有何意思。這

時。伍。畸。人。同。詹。黃。淥。兩。人。立。在。旁。邊。聽。他。們。講。詹。黃。淥。插。嘴。道。小。報。當。中。爲。了。梅。蘭。芳。取。兩。種。態。度。一。種。是。捧。的。大。都。不。是。與。梅。黨。的。人。物。有。關。係。便。是。與。舞。台。老。板。有。關。係。除。了。這。種。捧。的。之。外。其。餘。好。說。都。是。罵。的。他。們。罵。的。用。意。也。無。非。想。沾。些。利。益。罷。了。伍。畸。人。道。你。說。起。了。小。報。的。事。情。我。倒。想。着。今。天。聽。見。的。一。件。事。了。詹。黃。淥。道。是。什。麼。事。情。啊。伍。畸。人。道。是。小。報。敲。竹。槓。的。事。情。並。不。涉。及。梅。蘭。芳。詹。黃。淥。道。小。報。敲。竹。槓。好。說。天。天。有。的。有。啥。奇。怪。伍。畸。人。道。事。體。是。並。不。奇。怪。不。過。覺。得。希。奇。吧。你。道。敲。什。麼。人。的。竹。槓。原。來。是。敲。四。馬。路。上。買。春。宮。的。癩。三。的。竹。槓。你。們。諸。位。聽。見。了。不。能。笑。斷。肚。腸。嗎。邱。八。老。爺。道。啊。喲。四。馬。路。上。賣。春。宮。的。癩。三。那。裏。敲。得。出。錢。呢。伍。畸。人。道。說。出。來。尤。其。

笑煞人。他們敲的大竹槓，却是五角小洋。彭三大人笑道：這記竹槓大極了。詹黃淥道：這班人的眼光，五角小洋能够無端進賬，也是好的。本來他們辦的時候，也是合了許許多多的股份。講到敲竹槓，本是份內之事。這種小報材料，又蹩脚印刷，又惡劣。誰願意看他，不靠敲竹槓那裏，可以敷衍呢？伍畸人道：敲竹槓，當然是小報的本領。但是敲五角小洋的竹槓，也似乎太不成話了。邱八老爺道：照詹先生這樣說法，辦小報的沒有一家賺錢的了。但是他們既不能獲利，爲什麼這樣一張一張的多出來呢？詹黃淥道：小報不是都不能賺錢，立得牢的幾家都是。老牌子新近出的小報，簡直沒有一看之價值。至於他們何以要辦小報，倒情願虧本呢？這也有一種原因，一則可以過過報。

館編輯的癡頭二則別人說起來他總是某某報的主筆三則有甚麼宴會請客等事他也可以叨些口福有此三因小報館的主筆遂層出不窮了伍畸人道黃淥你這樣一解剖未免太使蹙脚小報的主筆難堪了這個時候人頭愈其來得踴躍擠在房間裏決非兩桌可以容納余仲虎便分付房間裏的阿姐道人已來得很多了快些擺檯面房間裏阿姐便擺起席來擺好了余仲虎剛要招呼彭三大人同邱八老爺入席的當兒忽然聽得一陣雜亂的扶梯之聲大家不約而同的回頭去一瞧只見一個鶉衣百結滿身骯髒的男子奔進房來大家不禁嚇得一跳幾乎失聲而呼余仲虎也驚得呆了定了定神只見那叫化子已經坐在席上據案大嚼余仲虎當是個瘋子來了及

至走近一瞧不禁失聲道：「你啊！那個叫化子也厲聲道：「你不認識我嗎？你道那個叫化子是什麼人？原來就是被潰兵焚劫的。」洪世明洪世明被笑話將軍的潰兵搶了個光，還把他的房屋也付之一炬，赤手空拳，祇得又做討飯的生活。有時候碰着了從前在一起的朋友，都問他道：「洪世明，你爲什麼這個樣子啊？」洪世明道：「都是丘八太爺害我啊。」朋友道：「你爲什麼不到家裏去呢？」洪世明道：「我早已脫離了家庭。」朋友道：「親戚家裏也不能借幾個錢嗎？」洪世明道：「親戚家裏難開口要銅錢用，路是有一條。」朋友道：「既然有路爲什麼勿走呢？」洪世明道：「祇要尋着余仲虎好了。」朋友道：「尋着了余仲虎怎樣？」洪世明道：「我同家裏脫離我父親，拿出好幾萬銀子出來，我祇得了一些些，其餘都是余。」

仲虎吞沒了朋友道那是再好也沒有。洪世明道：你肯幫我忙嗎？我有了錢自己弟兄都可以用朋友道算數自己弟兄這點力總可以代你出了。原來洪世明的兩個朋友是幫裏的小弟兄還沒知道余仲虎是他們的祖宗。想同洪世明去敲竹槓自己也好分些利益。這天余仲虎在金月家請客被他們打聽着了便來告訴洪世明商量了一回先叫洪世明奔進去同他吵。偷便你被他趕出來。有我們在這裏。洪世明聽了他們便真的奔上樓來一眼看見桌上擺着許多菜肴。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去吃了。再講余仲虎一看是洪世明心裏覺得非常奇怪。心裏想道：聽見別人談起他已經很得法了。怎麼今天又變了化子呢？但是。一個化子任他這樣胡鬧。未見太失面子。立刻。

喝道那裏來的叫化子發了瘋嗎到這裏來胡鬧又吩咐房間裏的阿姐喊樓下的相幫來上來拖他出去洪世明聽余仲虎這樣說真是氣極了說道你不認識我了嗎我同老子打官司你倒吃飽今天我來同你算賬立起來要扭余仲虎余仲虎祇得讓開了他這時相幫已上樓來余仲虎道快把他拖下去相幫過來拖洪世明洪世明哭道好好我今天不要活了你們大家想想我同老子打官司倒便宜了他現在他倒開心吃花酒我這樣苦惱還不認識我嗎說完了不覺嚎啕大哭余仲虎追不知說些什麼快把他拖下去讓我去叫巡捕帶他到巡捕房裏相幫把洪世明拖下樓去余仲虎也隨着跟下樓來踏出門口洪世明又滾在地下帶哭帶罵余仲虎把洪世明踢了一腳

厲聲道：再哭！我真的要交給巡捕帶你巡捕房裏去了。這時洪世明的兩個朋友等在門口，見洪世明被余仲虎趕出來，又見洪世明滾在地下，被余仲虎亂踢他們，遂奔過來，道：余仲虎，你眼睛放得亮點，欺侮我的朋友嗎？余仲虎正在憤怒的當兒，看見來了兩個不知什麼人，料想是洪世明的撐頭，不禁揮了一掌，正打在一個朋友的臉上。那個朋友吃了一記耳光，跳起來，道：好好你敲人嗎？兩個人便同時闕上去，伸手就打余仲虎，也不肯吃虧，回手打他們。正在糾紛不解的當兒，亭子間烟舖上走出兩個客人來，踏到門口，還沒開口，那兩個小流氓嚇得魂飛天外，急忙跪了下來，連連的叩頭，口裏不住的喚着爺、叔叔。以後再不敢了。那兩個客人道：小鬼，真是豈有此理，闖到祖

宗頭上來了。你也不打聽。打聽是什麼人請客。兩個小流棍。祇管在地上叩頭。口裏不住的求饒。兩個客人道：「非給點你們厲害。你們這班小鬼。不可收拾了。說着便要打上去。倒是余仲虎攔住了。說看他們不明事理。饒了他們吧。那兩個客人還恨恨的道：「他們兩個小鬼。眼睛也不睜睜。開連你爺叔這裏都鬧上門來了。還了得嗎？」余仲虎這時要緊到樓上去。免得多耽擱。辰光攔住道：「諒他們也不知厲害。讓他們走吧。那兩個客人道：「還不謝謝老祖宗嗎？」兩個小流氓便又對余仲虎叩了幾個響頭。洪世明本滾在地上。一瞧形勢不對。連忙爬起來。抱頭鼠竄。而逃。余仲虎同兩個客人。返身向裏邊走。兩個小流氓還在地下叩頭。一抬頭。見人已不見了。方纔哭喪着臉。出去。余仲虎同客

人回到樓上。余仲虎對客人拱手道：「真對不起得很。累諸位吃了一驚。這個人大約是個瘋子。瘋瘋顛顛，便是我也嚇了一跳呢。」許多客人心裏個個納罕，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余仲虎又道：「入席罷。」一壁來招呼彭三大人、邱八老爺入席，彭邱二人讓了一回。大家坐定，但是兩桌台面那裏容得下這許多客人。余仲虎先請伍畸人、詹黃、淥裘、敏仁等坐定了，其餘有許多是余仲虎的徒弟，本來巴給余仲虎的，看見人頭太多，一時坐不落，便躲在小房間裏去。有的說：「我來的時候已經吃過了。」余仲虎道：「你已經吃過了嗎？真是對不起。」坐定了席，這時忽然有個不穿馬褂的人向身邊摸了許多紅的帖子出來，立起來一個人一個人挨一挨二的發發到彭三大人、彭三大人接了，心裏覺得

奇怪。想我同他面不相識。怎麼送帖子給我。我便抽出來。看。原來是這人的曾祖九十陰壽發帖討禮。不覺暗暗好笑。但是當面只得說。屆時一定准來。暗想。這個月裏是曾祖陰壽。下個月裏是祖父的幾十歲陰壽。橫豎死無對證。儘他瞎說。借此收一票禮。幫裏頭大家總要送現錢。他也多少可以進帳。點真是聚財妙法。這一席酒直吃到兩點多鐘。方纔陸續散去。彭三大人仍回近西旅館。到了明天晚上。邱八老爺到近西旅館來看彭三大人。約彭三大人到大新舞台看梅蘭芳。邱八老爺道。我知道你是慢性的。今天必定軋我。雖然叫熟案。目定好了。兩只前排的位子。但是不放心。早一點去。吧。彭三大人便抽足了烟。同邱八老爺一齊到大新舞台。只見人已滿了。彭邱二人總算定。

好了。位子坐得很舒服。這時候台上還未開鑼。邱老爺縱目四望。熟人倒也不少。這次梅蘭芳到滬。真的轟動了全城。戲場裏。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報館裏人。像詹黃淥。伍畸人。等。電影明星。像胡繡英。戴美珍。羅妙華。黃姐姐。陸翥鴻。一輩人做教員的。像東海樓程振亞。鮑曉吉。梅醉仁。等。妓女像薛珍珍。霜華。小榭也都在內。還有許多清閒的人。像李島梅。邵介仁。向作觀。等。當然爲了梅蘭芳來。非看不可。還有那遺老蕭錚帥。點頭擺腦也看得非常得意。這個時候的上海灘。梅蘭芳一到。好像來了一顆明星。把黑暗的上海照如白晝。大新舞台門口裝了五個大電燈。字就是『梅蘭芳』『洛神』。照得雲南四馬路一帶雪亮光芒。萬丈戲場的熱鬧。自不必說。一時上海社會上。無論男女老

黑暗上海全書完

少總爭說梅蘭芳怎樣怎樣黑暗的事情比較停頓了一小部份因為有許多人多去看梅蘭芳的戲咧至於上海的黑暗比什麼都要黑而且暗千奇百怪層出不窮寫也寫不盡這許多做書的閑閑寫來不覺已有六十萬言筆也禿得不能再寫便於此擱筆把全書結束趁此餘閑去軋一次熱鬧真個去看一回梅蘭芳的洛神正是

繪影圖形恐未真
春江黑暗荒唐甚

更無禿筆寫酸辛
祇合明燈照洛神



張倚虹

包天笑

先生作

李涵秋

先生作

非小說 一冊

黑海銀燈 一冊

慧琴小傳 一冊

降城痛語 一冊

未來世界 一冊

犧牲 一冊

情波記 一冊

涵秋筆記 二冊

琵琶怨 一冊

雌蝶影 一冊

雙花記 一冊

雙鵲血 一冊

瑤瑟夫人 一冊

黑暗上海 二冊

俠客談 一冊

一元

八角

一元

二角

四角

四角

二角

一元二角

二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三角

二元

一角

龐獨笑

紅識錄 一冊 六角

馮丹斧

拆白黨 一冊 二角

談善吾

真因果 一冊 六角

君朔先

情仇 一冊 三角

沈泊塵

百美圖 四冊 一元二角

葉楚傖

新小說 一冊 八角

張春帆

九尾龜 十三集 共十二冊 七元八角

以上各書，並不論一個月或半年全年，均按所付報費，可

上海書報館出版部啟